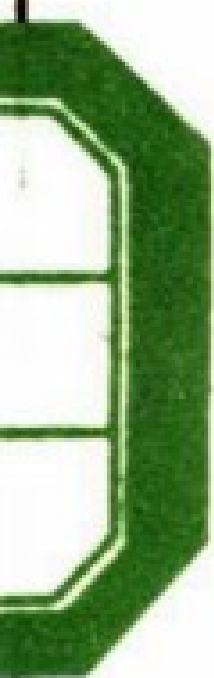




特拉法尔加

加尔多斯 著



航海知识
PDF

特 拉 法 尔 加

〔西班牙〕加尔多斯 著

邓宗煦 译

张雄武 校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蘇子如覺
PDG

Benito Pérez Galdós

TRAFALGAR

本书根据 Editorial Porrúa, México, 1979 年第六版译出

特 拉 法 尔 加

〔西班牙〕加尔多斯 著

邓宗煦 译

张雄武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875 插页 2 字数 111,000

1985 年 7 月第 1 版 198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9,000 册

书号：10188·562 定价：0.82 元

前 言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是十九世纪西班牙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一八四三年五月十日出生于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耳马斯城。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死于马德里。他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排行第十。父亲叫塞瓦斯蒂安·佩雷斯，是陆军中校，参加过独立战争。加尔多斯在家乡读完中学后，于一八六二年进入马德里的中央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他积极参加当时文学协会的讲演、讲座以及茶话会等各项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很快就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派的思想。从一八六五年起，他开始在新闻报刊方面活动，第一次用西班牙语翻译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向《国民报》投稿，在《论战报》、《西班牙杂志》和《马德里画报》发表作品。一八六七年三月，第一次赴巴黎，进一步熟悉了巴尔扎克的小说写作风格。巴尔扎克、狄更斯和塞万提斯对他后来的写作都给以深刻的影响。一八六八年学业结束，并获得硕士学位。一八七〇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金泉》问世，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一八九七年当选为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一九〇六年和一九一〇年曾先后两次被选为共和派代表，并与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主席巴勃

罗·伊格莱西亚斯及该党的其他人物过从甚密。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二年，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先后两次都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反对加尔多斯作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他在晚年十分忧郁，贫穷潦倒。

加尔多斯继塞万提斯、洛贝·德·维加以后，是西班牙文学中最多产的作家。他写了七十八部小说，二十四本剧作和十五部其他作品。他的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反映了西班牙十九世纪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以及人民大众争取民主自由的强烈呼声，他在加入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时的讲演取题为《当今社会是可撰著的源泉》，并不是偶然的。他的作品无疑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一八七〇年他在《西班牙杂志》发表的题为《对西班牙当代小说的管见》的一篇光芒四射、华彩熠熠的论文中，对光怪陆离的惊险小说的恶性泛滥和“罗曼蒂克的出走风”表示焦虑不安，这已充分说明他十分了解自己在西班牙文学中所担负的使命。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这位文学巨擘，号称西班牙文学第二个里程碑，在从事创作的早期就着手撰写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民族演义》。全著共五辑四十六部，每十部为一辑。从一八七三年到一八七九年出版了前两辑二十部；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一二年再出了后三辑二十六部（第五辑只写了六部）。这部巨著描写了十九世纪西班牙民主革命各个阶段，从一八〇五年特拉法尔加之战到一八九八年复辟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它的每一辑都是由一部部自成起

讫、独立完整，但在情节上又互相照应的小说组成。

《特拉法尔加》是《民族演义》中的第一辑第一部，本书详细地描写了一八〇五年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和英国舰队一次大海战以及法国、西班牙海军被击败的史实。

一七九九年雾月十八日拿破仑上台后连年发动侵略战争，尤其是在一八〇四年加冕以后，他吞并其他民族的野心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定下先灭亡英国后鲸吞欧洲的狂妄计划。但灭英的最大障碍就是多佛尔海峡。为达到渡海登陆的目的，除下令全国征集船只等一系列准备外，还要将英国舰队引离多佛尔海峡。所以他就强迫西班牙签订新的“援助”条约，规定西班牙海军为法国服务，并与法国海军共同编成法西联合舰队，以法国舰队司令维尔纳夫为联合舰队司令。但联合舰队的诱英舰计划在英国皇家舰队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的纳尔逊司令面前彻底破了产，于是法国便迫不及待想在海上与英国决一雌雄。

当时与法国结盟的西班牙，君主制度摇摇欲坠，王室昏聩无能。国王卡洛斯四世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个性荏弱、不事朝政的君王。那时有个宠臣名叫戈多伊，破落贵族出身，十六岁加入国王近卫军，一七八四年进宫，受王后宠爱，官运亨通。一七九二年起任首相，独揽国家大权达十五年之久。他一身多职，什么首相、国务大臣、近卫军队长、王后秘书、陆海军大元帅等。可是他“……什么知识都没有，只会弹吉他、跳二十二种花样的加沃特”，当然就管不好国家。他对外奴颜婢膝，向拿破仑臣服，他为了避免入侵的

法军攻占马德里，与法国签订和平条约，从而骗取王室授予的“和平亲王”称号和大量领地。另外，当时太子费尔南多七世图谋王位，准备抢班夺权，而法国对西班牙又虎视眈眈，这就使得西班牙当局非常害怕法国的压力，以致完全跪倒在拿破仑的脚下。一八〇五年英法西在特拉法尔加的大海战，就是在法国拿破仑实行对外扩张政策和西班牙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发生的。

《特拉法尔加》描写一个没父母的孤儿加夫列尔，沦落风尘，和流飞混迹一起，到处漂泊。他在偶然机会巧遇阿隆索夫妇，并博得他们的爱怜，被留作侍童。年迈的退伍军人阿隆索获悉西班牙海军要出海打英国人，便约同一位独眼、独臂、单腿、诨名叫“半拉人”的残废退役老水手，不顾其妻堂娜弗朗西斯卡的坚决反对，带着那个侍童“潜逃”上舰参战。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经历许多酣战、鏖战、惨战、恶战、殊死战，“半拉人”壮烈牺牲并与舰队一起葬入海底；阿隆索和小侍童虎口余生。作品还安插了加夫列尔对罗莎的天真的爱情故事：阿隆索夫妇有一独生女罗莎，长得天仙一般美丽。她和小侍童加夫列尔年龄相仿，从小青梅竹马。后来小侍童对罗莎产生了爱情。但由于两人的地位和身分不同，这种纯真的爱情成了小侍童的一厢情愿。尽管如此，这个年轻侍童在对祖国伟大的爱面前，居然能克制住自己，居然能对自己的情敌、罗莎的未婚夫友好相待，这种高尚情操不能不令人额手称庆。

《特拉法尔加》这部小说始终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

作品中的阿隆索是位年逾古稀残废退伍的海军上校，他念念不忘西班牙舰队在圣维森特角与英海军作战失败的耻辱：“如果科尔多瓦司令不是下令右舷抢风，而是下令左舷抢风，十四日之战就不会失败。”在特拉法尔加战斗前夕，他不仅自己想方设法投入战斗，而且鼓励自己的未婚爱婿也去参战：“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嘛，祖国需要您这个青年登舰去捍卫她。”在一条行将沉没的船上，生命垂危之际，他仍说道：“好的水兵乃是自己祖国的奴仆，我来得很对，我对能来到这里感到非常高兴，我不后悔……”

“半拉人”——身材偏高，一条木头腿，左臂齐肘被砍掉，缺一只眼睛，脸上横七竖八布满敌人的刀伤，对这样一个只能算半个人体的残废退役的老水兵，枪声就是命令，毅然登舰参战，并在战斗白热化之时，一个人同时是水手，是水兵，是炮手，是木工，凡此时此刻需要做的，他都做了。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持着他？是一种藐视敌人、憎恨敌人的强烈民族自尊感。他只要能多杀伤敌人就感到痛快，而把生死置之度外，以至从容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一生确是“一部上世纪末叶和本世纪初叶^①西班牙的海军史，一部荣辱交错的史书”。

《特拉法尔加》把一个极其激烈的大海战场面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次以英国为一方，法国、西班牙为另一方的两支巨型舰队的大海战，在十九世纪初叶的西方，其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其险恶程度也是空前的。为了说明其规模

^① 指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

之大，其险恶的程度，作者先以三位一体^①号为麻雀加以解剖。这艘战舰有四层甲板，船长二百二十尺^②（六十一米），船阔五十八尺（十六米），船深二十八尺（七·八米），一百四十门大炮，一千一百十五名船员。这样的战帆船，是当时号称海上堡垒的特大型的战斗船只。法西联合舰队由四十条类似这样大小的舰艇组成，英国舰队相应也有几十条。两支舰队展开殊死搏斗，构成一幅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幅海战图。由于法西联合舰队司令维尔纳夫指挥的错误，舰队遭受惨败的结局，目不忍睹：“鲜血在上下甲板大量流淌……炮弹发射得那么近，把肉体炸得粉碎。时常看到牺牲的人，要不是被炮弹的气浪抛到海里……就是整个头颅被掀掉，身躯在甲板上打滚。”从敌舰四面八方飞来的炮弹、霰弹，密密麻麻地撒下一批又一批死尸。

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更能表现出西班牙将士为保卫祖国英勇善战、不怕强暴、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参战的大部分西班牙船长很久没领到月饷，生活拮据，家庭牵挂，但都忠于职守，关键时刻都能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丘鲁卡，内波穆塞诺号舰长，刚结婚不久就参战了，他面对六倍于己之敌，面不改色，心不跳，一发炮弹打在他的右腿上，把大腿打飞了，但他还能强作笑容，鼓励将士继续战斗。他有句铿锵的语言：“我宁可把我的船炸毁或者沉掉，也不能把

① 基督教中系指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故名。

② 西班牙的长度计量单位，一尺约等于〇·二八米。

它交出去。”临终时，他只给年轻的妻子留下一件小小的纪念品。他象一件无价的瑰宝沉入海底泯灭了，但他在西班牙人民以至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心中留下一份永不磨灭的精神财富。身负重伤还鼓励官兵暴动夺回船舰的圣安娜号英雄舰长阿拉瓦将军；头部和腿上重伤，鲜血染红制服仍指挥若定，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巴亚马号舰长加利亚诺等海军将领，都不愧为勇敢的西班牙人民的精英，都无愧为西班牙危难时代的灵魂！

十九世纪初叶，苦难的西班牙连年战祸、饥荒、物价飞涨……黄热病席卷整个南伊比利亚半岛，民不聊生，士兵厌战。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兵源大都是招募来的，没受过训练，自由散漫，不熟习技术。但在爱国主义这面伟大的旗帜下，他们很快就适应战斗的需要，甚至连主人翁的舅舅，一个大家讨厌的罪犯，经过战斗的洗礼，表现也很英勇，同仇敌忾了。

西班牙海军的一些舰只是战败被逼投降了，然而他们的内心是不屈服的，这是“一种被击败的自豪感，一种勇敢气魄为优势力量所屈从的想法，在人们眼睛里，不能找到比降下并犹如夕阳西没一样消失的旗帜更好的象征来加以表现”。所以，他们一有机会就起来反抗，夺回被俘的船只。

加尔多斯对他笔下的人物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阿隆索的妻子堂娜弗朗西斯卡，这位反战情绪激烈、火暴性子的妇人，不由使人联想起堂娜裴翡达夫人的性格来，只是前者的性格更开朗、更泼辣，而又具有裴翡达夫人

所没有的、令人同情的纯真和善良的品格。另外，加尔多斯还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便使作品达到烘云托月的效果，使人物的刻画更形象、更典型、更具有代表性。作品中的阿隆索的表妹堂娜弗洛拉，“民族的感情在她的心灵中同大炮的轰鸣交织在一起；她认为民族之伟大是以弹药消耗之多少来衡量的。”而阿隆索的妻子则认为“这跟西班牙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为一点蠢事儿就要见天开炮，越打越凶呢？”她们俩是一个尚武，一个崇文，互相亲昵地憎恨。

毋庸讳言，加尔多斯在作品中把自己全部的爱国热忱贯注在人物身上，尤其通过主人公之口，喊出自己的心声：“……有一种情感凌驾在我一切情感之上……我行将就木，自认为是最没有用的人了，可是对祖国神圣的爱呀，你还使我老泪纵横……我把青春献给了这种情感，现又把我有生之年从事的这项工作献给它。”

还应指出：加尔多斯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文豪，他在《特拉法尔加》这部早期作品中，对于战争根源的问题的认识也是极为深刻的。他借作品中的“我”之口，说：“这些‘岛屿’^①一定要相互蚕食鲸吞……这些‘岛’上准该有很坏的人吧，他们就是那些为了私利，或则因为野心勃勃想发号施令，或则因为贪婪渴望发财，而挑起战争的人们。就是这些坏人欺骗其他人……唆使他们仇恨其他民族，散布不和，煽起嫉妒……”

总之，《特拉法尔加》是按小侍童到老年自我追述的形

① 系指国家。

式写的，读来倍感亲切；篇幅不长，但写得行云流水，有如淡墨疏林，蕴藉深远，有的情节异峰突起，如天外飞来，却又丝丝入扣，合情合理。尤其关于海战一节，更是写得明快跌宕，风风火火，不觉把人带进战火连天的海疆，仿佛听到暴风呼啸，炮火狂吼，仿佛看到惊涛震撼战船，一片硝烟弥漫。同时，又使人感到西班牙各阶层人民的热血在沸腾，他们的心在流血、在激愤、在狂怒，他们维护祖国尊严的呼声响彻云霄。惟其如此，《特拉法尔加》未尝不是一曲壮怀激烈的爱国主义颂歌！

译者

1984年仲夏

在讲述我所目击的这起伟大事件①之前，请允许我先谈几句有关自己的童年的话，以说明命运之偶然怎样奇特地使我身临我国舰队的可怕的结局。

谈自己的出身时，我不学大多数人，他们讲自己一生的丰功伟绩，劈头罗列祖宗的大名，即便不说是特拉比松达②皇帝的子孙的话，那么多数也一定说是贵族，至少是绅士。我在这方面没有响当当的姓氏可以用来装点拙作。除了曾在极短时间里熟识的母亲之外，我对我的祖先一无所知，除非是关于亚当，他和我的血缘关系似乎是无可争辩的。因此，我就只得跟巴勃罗斯③，塞哥维亚④的大骗子一样开始讲述我的故事。总算运气，上帝只就这一点让我跟他一样。

我出生在加的斯⑤著名的比尼亚区。这个区现在不是，过去更不是孕育好风尚的地方。童年时的我和我的活动，六岁以前的，已不复记忆。之所以记得六岁这年，则是因为我把它跟当时听说的一桩海上事件联系在一起。那是一七九七年所发生的圣维森特角⑥之战。

回首前尘，我以一个人观察自己的那种兴致和好奇心，在一片混乱、朦胧的影象中寻视，在往事的画面上，我见自己正在跟一些年龄相仿的孩子在小湾上戏耍。这在当时对

我来说便是全部生活，而且是我们这种得天独厚的人的正常生活。那些不象我这样生活的人，在我看来都不是人类的正宗。混沌童年，不谙世事，所以我以为人是专给海洋造出来的，上帝规定，以游泳作为躯体的主要活动，而作为灵魂的职守则是寻捉螃蟹：或拧下它们的所谓“岛之入口”的珍贵大鳌^⑦出售于市，或留下供自己享用，从而一举两得，既是愉快又有实惠。

我成长在这样的社会，是你所无法想象的粗鲁、蒙昧、下流的社会，以至人们认为我们这些小湾里的孩子比那些

-
- ① 一八〇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国—西班牙海军联合舰队和英国海军舰队在直布罗陀海峡西班牙南部的岬角——特拉法尔加进行了大海战。结果法西联合舰队被英军战败。
 - ② 一二二〇年古希腊帝国分裂为四个帝国，其中一个为特拉比松达帝国，京城临黑海口岸。特拉比松达帝国亡于一二六一年。书中借来比喻天潢贵胄。
 - ③ 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比列加斯(1580—1645)：西班牙作家。于一六二六年发表流浪汉小说《流浪汉的榜样，无赖们的借鉴，大骗子堂巴勃罗斯的生平》。巴勃罗斯是该书的主人公，塞哥维亚人。
 - ④ 塞哥维亚：西班牙一个省及同名省会。
 - ⑤ 加的斯：西班牙南部的一个省及其同名省会，濒大西洋的港城。本书的故事情节就是在该省展开的。
 - ⑥ 圣维森特角：伊比利亚半岛西南的岬角，位于葡萄牙法鲁区的西南端。英国和西班牙两国海军于一七九七年二月十四日在圣维森特角附近海域发生了海战。这是英国海军舰队以十五条船对西班牙海军舰队的二十七条船之战，由于英国海军打乱了西班牙海军舰队的编队，结果英国海军获胜，并俘虏了四条西班牙船只。
 - ⑦ 加的斯沿岸特产螃蟹，其蟹一大一小，大的当地叫“岛口”，是一种佳肴。

干着同样行当、同样斗风战雨和无所畏惧的峡角上的孩子，更要无赖三分。而正是因为这三分，我们这两帮孩子结成了冤家对头，常常在国门处用大块石子嗖嗖地厮杀较量，让英雄的鲜血洒个满地。

到了我为自己的事务奔忙的年龄，并想正正当当挣几个钱的时候，记得我在码头上卖弄小聪明，给许多英国人作使节引谒官^①，他们那时也跟现在一样前来观光。码头是所雅典学校^②，用不了几年就使人开窍。在学习这门广博的人类知识方面，我不是个不勤奋的学生；在流窜抢夺瓜果方面，我也不是个不冒尖的人物，在这方面，圣胡安德迪奥斯广场为我们的积极活动和大量搞投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但我想就此打住这段故事，因为今天想起这么严重的堕落就感到羞愧。感谢上帝很快就来解救我，把我引上了较为高尚的道路。

当战舰停泊在加的斯或圣费尔南多^③的时候，观看它们，使我欣喜若狂，这是我至今犹存的印象中记忆最为深刻

① 使节引谒官是某些西方国家中向本国元首引见外国大使，或在公共场所的进口处及其他一些外交仪式中陪伴外国大使及部长等高级官员的专职外交官。书中是戏谑语。

② 雅典是希腊古代文化的发源地，公元前二世纪中叶以后文化获得显著成就，对罗马和后世的欧洲有相当影响。约在公元前三八七年，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就在雅典附近创办了一所学校，称为“柏拉图学园”。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画家拉斐尔在梵蒂冈的著名壁画《雅典学派》（“哲学”）中也刻画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些古希腊哲学家的形象。这里所谓的“雅典学校”意指丰富知识的学习场所。

③ 圣费尔南多：加的斯省的沿海城市，距加的斯市约二十多公里。

的。由于从未能就近考察那些庞然大物使我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于是我对它们的想象就十分虚幻、荒唐，而且充满神奇的色彩。

渴望模仿大人做的大事，我们这些孩子们也搞起自己的舰队来：粗糙的小木船，扯起用纸或破布做的帆，在峡角或小湾的随便哪一个水坑里，我们十分坚定地，一本正经地驾驶着它们。为了让舰队应有尽有，所以不论通过什么可行的路道，只要有一点钱到手，我们总是到托尔诺·德·圣马利亚街的科斯科哈大婶的店里买火药。有了火药，就举行样样齐全的海军大活动。我们的舰队在三巴拉^①宽的大海里兜住风呼呼直窜；放起它们的芦杆炮，模仿接舷血战互相碰撞，假想的舰队将士在英勇厮杀；硝烟把船都给罩住了，只看见从垃圾堆随手捡来的色布做的桅幡在飘动。这时炮声隆隆，我们就在岸上欢欣舞蹈，心想我们就是那些战船各自所属的国家，相信在大人大事的世界里，各个国家看到自己可爱的舰队的胜利也一样会欢蹦乱跳。孩子们是以奇特的方式看待这一切的。

那是大海战的年代，每年一大战，每月一小战。那时我想，舰队打仗纯粹是因为爱打仗，或者是要试试自己的胆量，就象两个爱斗的家伙约好在门外拼刀子那样。对于那个时候的事情我所具有种种古怪的想法，现在我回忆起来就觉得好笑。当时听到了许多关于拿破仑的传说。诸位猜

① 西班牙长度计量单位，一巴拉相当于0.835米。

猜他在我的脑子里究竟是个什么模样？他的样子与从坎波德直布罗陀^①老到我们比尼亚区来的走私贩没有丝毫的差别。我把他想象成跨着雪利驹、披着斗篷、踏着马靴、戴着毡帽、挎着火铳。照我的想法，这个被大家形容得神乎其神的人物就是这副模样，他率领着跟他一样行头的冒险家们，出征欧洲——一个大岛，岛中又有许多岛，这些岛都是国家，即：英格兰、热那亚^②、伦敦、法兰西、马耳他、摩尔人的土地、亚美利加、直布罗陀、马翁^③、俄罗斯、土伦^④等等。我跟船上的旅客有些接触，就按船舶最常来的地方，任意编了这幅版图。用不着说，西班牙在所有这些国家即岛屿中是顶刮刮的。正因为这样，英国人，一些象拦路贼一样的家伙，才想把它据为己有呢。每当谈起这桩事和其他一些外交上的事情时，我和小湾的小伙伴总要说许许多多洋溢着最热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的话。

可是，我不想以单纯涉及我个人感想的琐事来疲惫读者了，我这就结束对于本人的叙述。那时候，能以无私的爱来补偿我的穷苦生活的唯一的人，是我的母亲。我只记得，她非常美，或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她自从守了寡，就靠缝洗海员的衣服来维持她和我两人的生活。她对我的爱大概

① 坎波德直布罗陀：加的斯省东南角地区，接近英军海空基地直布罗陀要塞。

② 热那亚：意大利濒利古里亚海的一个城市。

③ 马翁：西班牙梅诺卡岛的一个城市。

④ 土伦：法国临地中海城市。

是非常深的。那时，安达卢西亚流行黄热病，我病得很重^①，康复以后，她象参加仪式行列那样庄严地把我拽到老教堂望弥撒，要我在教堂的地面上膝行了一个多小时，随后就在我们望弥撒那祭坛后部的装饰屏上搁上一个蜡制小娃娃（我看简直是我的活肖像），作为感恩的供奉。

我母亲有个兄弟。如果说我母亲是好人，那么她的兄弟就是坏蛋，而且凶神恶煞。现在想起我这舅舅，心里就不寒而栗。据记得的一些零星往事来推断，此人在我讲的那个时期大概犯过什么罪。他是个水兵，一到加的斯上岸回家，总是醉得象摊烂泥。他对待我们十分凶狠：对我妈是动口，骇人的诟骂；对我则是动手，无缘无故地打我。

母亲大抵受够了她兄弟的暴戾，再加上繁重而收入微薄的活儿，这都加速了她的死亡。尽管她死的情景今天在我脑子里只能勾勒一个模糊的轮廓，但她的死在我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却是不可磨灭的。

在那穷苦浪荡的岁月里，我只忙着在海边玩，在街上逛。唯独使我不快的，就是可能招舅父的耳刮、母亲的生气或舰队建设的不顺利。在母亲长逝而去，把我抛向迥然不同的人生之前，我的心还没有经受过任何强烈的和真正深沉的激动。因此，这个令人沉痛的印象，从来没有自我的心中消失。虽然几许春秋已逝，但如同记起梦魇中可怕的影象一样，我还记得母亲躺着，她虚弱极了，不知患的是什

^① 加的斯省属安达卢西亚地区。

病；还记得当时看到一些女人走进屋来，她们的名字和身分我已说不上来了；还记得听到痛苦的呻吟，且感到自己是在母亲的怀抱；也还记得有一双冰冷冰冷的手在我全身触摸。我想，后来人们把我从那里拉走了。联系着这些模糊记忆的，是那白昼中放出可怖的荧亮映入眼帘的黄蜡烛、那喃喃的祈祷、那贫嘴老妪们的窃窃私语、那酣醉海员们的哈哈笑声，随后，便是孤儿的伤感，载载于尘世的被遗弃感——这种感觉在一段时间内攫住了我可怜的心灵。

我不记得舅父在那些日子里干了什么事，只记得他对我凶狠倍增，以致我再也受不住他的虐待，离家出走，想自寻生路了。我去圣费尔南多，又由那里到雷亚尔港^①，与那儿海滩上——末路英雄辈出之地——最浪荡的人们厮混在一起。然后，我不知怎么的，也不知是何原因又同他们流落到梅迪纳-西多尼亚^②。有一天，我正呆在一家酒店里，突然闯进几个水兵来抓壮丁。我们一哄而散，见缝就钻，见屋就躲。我的福星把我带到一户人家，主人们对我顿起怜悯之心，深表关切，这无疑是因为当时我跪着，一面涕泪滂沱，一面以哀求的手势，向他们诉说我的悲惨状况、我的身世，尤其是我不幸的遭遇。

这家老爷太太把我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使我躲避了抓丁。打那以后，我就伺候起他们来了。我跟着他们回到他们的住地贝赫尔德拉弗朗特拉^③，他们只是路过梅迪

① 雷亚尔港：加的斯省的港市。

②③ 加的斯省的城市。

纳-西多尼亚暂作逗留。

他们，我的守护神，就是退伍海军上校堂阿隆索·古铁雷斯·德·西斯涅加及其妻子，两人都上年纪了。他们教了我许多我所不懂的事情。出于他们的喜爱，我很快就当上了堂阿隆索先生的侍童，每日陪他外出散步。原来这位善良的人是残废的，右臂不能动弹，右腿也很不灵活。我不知道他们在我身上发现什么东西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准是我年龄小、无父无母，还有顺服听话，博得他们发善心（对此，我向来是铭感五中的）。对这种喜爱的原因，即使很难说出口，还应补充一点：虽说我在这以前的生活中一直跟最褻褻的无赖来往，但却有点文化或天生的持重，所以不久就改变风度，以至不出几年，尽管没有经过任何学习，也完全可以被当作出身高贵的人了。

我在这个人家待了四年之后，发生了我要讲述的事件。请读者别要求我对这些事说得那么准确无误，这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在童年发生而在暮年才讲述的事情。如今，经过一段漫长的人生，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觉得残年的“冰凌”使我执笔时手也不听使唤了，头脑也麻木不仁了，但还力图欺骗自己，要在甜蜜或热烈的回忆的快意中来寻找短暂的焕发青春。就象那些老色徒想借看美女画来欺骗感官以激发自己已沉睡了的情欲那样，我也竭力想使我老年已消沉了的心绪兴致蓬勃，通过再现往昔的伟绩来重新加温。

果然立竿见影。想象这骗人的玩意儿真奇妙啊！有如

人们重温早就读过的书籍，我新奇而又惊异地看到已逝的年华。随着这令人陶醉的回忆，仿佛有个友好的精灵来卸去我身上岁月的重压，减轻那压抑着我肉体 and 灵魂的残年沉负。这血，今天几乎不能给我老朽的机体提供多少活力的温吞吞、懒洋洋的液体，在我的血管中正以加速的搏动在燃烧、激荡、循环、沸腾、奔突、颤抖。只觉得一道强烈的光芒蓦地闯进我的脑际，照映出无数未被发现的奇迹，犹如旅行者的火炬照亮了黑暗的山洞，使人那样突然地发现地质学上的奇观，好象它们就是火炬创造出来的。与此同时，因受巨大的激动而死去了的心灵——被主叫唤的拉撒路^①，复活了，在我胸中猛烈地跳动，同时，使我感到既痛苦又欢乐。

我现在年轻了，时光未逝：青年时代的大事历历在目，我握住老朋友的手，心中又产生青年时代的甜蜜或可怖的激情，胜利的狂热，失败的痛苦，极大的欢乐和极度的悲哀，在记忆中正和在现实生活中一样，糅合在一起。尤其是有一种情感凌驾在我一切情感之上：这种情感在一八〇五——一八三四年那一段多灾多难的时期一直指引着我的行动。我行将就木，自认为是最没有用的人了，对祖国神圣的爱呀，你还使我老泪纵横！然而，我还可以把言语向你奉献，诅咒那否定对祖国的爱的卑下的怀疑主义者，诅咒那把对祖国的爱混同一朝之利的腐臭的诡辩哲学家。

① 《圣经》故事中的人物。传说他病逝安葬后，耶稣使他复活。

我把青春献给了这种情感，现又把我有生之年从事的这项工作献给它；既然它曾是我实际生活中的保护精灵或守护天使，那就把它引为我撰著生活中的保护精灵或守护天使吧。我要说很多事情：特拉法尔加、巴伊伦①、马德里②、萨拉戈萨③、赫罗纳④、阿拉皮莱斯⑤……倘若诸位有耐心，关于这一切我都要讲一些事情。我讲的故事不会象它应有的那样完美，但我一定尽可能讲得真实。

二

在那不祥的一八〇五年十月初的一天，我尊贵的主人把我叫到他的房间，用惯常的严厉神色（这仅是表面的性质，他的性格可是顶温柔的）打量着我说：

“加夫列尔，你是勇敢的男子汉吗？”

-
- ① 巴伊伦：西班牙哈恩省的一个集镇。一八〇八年西班牙卡斯塔尼奥斯将军以及当时为西班牙服务的瑞士将军雷丁在该镇粉碎了法国将军杜邦率领的整个军团。
 - ② 一八〇八年五月二日马德里起义反对拿破仑吞并西班牙的政治阴谋而遭到严厉镇压。这一事件点燃了全国人民反法的导火线。马德里人民在捍卫民族独立和祖国尊严的斗争中起到旗手的作用。
 - ③ 萨拉戈萨：西班牙同名省的省会。一八〇八——一八〇九年间该城先后两次大败法国侵略军，最后经两个多月的英勇保卫战陷落，居民一半以上壮烈牺牲。
 - ④ 赫罗纳：西班牙同名省的省会。一八〇八年该城展开抗击法军的顽强战斗。
 - ⑤ 阿拉皮莱斯：西班牙萨拉曼卡省的一个城镇。该镇于一八一二年在反法联盟军统帅威灵顿率领下取得对拿破仑侵略军的胜利。

起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说真的，我活到十四岁，还没有碰到过以任何一个英勇壮举震惊世界的机会。但听到叫我“男子汉”，心里充满自豪；同时，在具有那样高度勇敢的人面前否认自己勇敢，又觉有失体面，我就带着孩子的傲气答道：

“是的，我的主人，我是勇敢的男子汉。”

于是，这条好汉——身经百战，还流过血，但并不因此而屑于对自己的忠实仆人亲切相待——对我笑笑，做了个让我坐下的手势。当他正要叫我知道一项重要决定时，他的妻子，我的女主人堂娜弗朗西斯卡冷不防闯进屋来，要给谈话的气氛加上点辛辣味。她开口便火烧火燎地说出这样的话来。

“不，你不能去……跟你说死了，不准你上舰队去。绝对不行！……你这年岁，又是因年老才退伍的！哎，阿隆西托^①，你已经七十啦，经不起折腾啦！”

我似乎现在还看着这位既可敬又暴躁的太太——她那大护耳帽、她那蝉翼纱裙、她那斑白的鬓发、她那下巴一侧带毛的黑痣。罗列这四个杂凑的细节，是因为我的脑海里没有这几样东西，她的形象就浮现不出来。这是位老年不失其风韵的妇女，酷似牟利罗^②画的圣安娜；如果她跟画像一样不会说话，那她令人起敬的秀色就更加完美，而把她与

① 堂阿隆索的昵称。

② 牟利罗(1617—1682)：西班牙著名画家。

圣母马利亚的母亲相比也就更加确切了。

堂阿隆索，怯生生的，象通常听到她说话时那样，回答她说：

“我必须去的，帕基塔^①。根据我刚收到的那个善良的丘鲁卡^②的信，联合舰队要么出加的斯向英国人发起进攻，要么在港湾迎击——如果他们胆敢开进来的话。不管怎么样，这事要轰动起来了。”

“好，我很高兴，”堂娜弗朗西斯卡反驳道：“那里有格拉维纳、巴尔德斯、西斯内罗斯、丘鲁卡、阿尔卡拉·加利亚诺和阿拉瓦^③。让他们狠狠揍那些英国狗吧，可你成了老朽了，压根儿不顶事儿了。你在圣维森特角给弄脱臼的左胳膊还不能转动呢！”

我的主人带着一副学究气和军人尚武的表情摇了摇左臂，以证实其轻便灵活。但堂娜弗朗西斯卡并没有被这软弱无力的证明所说服，继续尖声地说出这般话来：

“不，不准你上舰队去，那儿不需要象你这样的幽灵。假使你四十岁，象你去火地岛^④给我带回印第安人的绿项链那会儿……可这会儿……我都知道了，那个软骨头马西亚尔昨晚、今早净跟你说些打仗的事儿，把你的脑子都吹热了。我觉得呀，这个马西亚尔先生和我必定要大吵一场……他

① 弗朗西斯卡的洗礼名，昵称。

② 丘鲁卡-埃罗尔萨(1761—1805)：西班牙航海家，海军准将，在特拉法尔加会战中殉难。

③ 均系一八〇五年特拉法尔加大海战中著名的海军将领。

④ 南美洲大陆最南端的群岛。

喜欢,就让他回到船上去,叫人家把他剩下的那条腿也给搞掉吧……唉,仁慈的圣约瑟^①!要是我十五岁那会儿就了解了这些海上的人啊!……活受罪呀!没有一天安生!女人结婚是为了跟丈夫一块过日子,可不定哪会儿,打马德里来道公文,乱划两笔,就把他给打发去不知什么地方,去巴塔哥尼亚^②、去日本,或许就到地狱下面去。十个月、十二个月都看不见人影,末了,就是那些生番老爷们没把他吃掉,回家来也成了个可怜疙瘩,那样又病又黄,简直不晓得用什么办法恢复他原来的面色……可是老鸟不入笼,马德里突然又来一份小公文……请您去土伦、去布雷斯特^③、去那不勒斯^④,去这儿去那儿,都随那大流氓“第一执政”^⑤的高兴……唉!要是大家都照我说的去做呀,那这个搞得天下大乱的小老爷马上会得到报应!”

我的主人微笑着看了看墙上挂着的丑像。这幅由不知名的画家笨拙地着过色的画像是拿破仑皇帝——骑着青鬃

① 圣约瑟:《圣经》故事中圣母马利亚的丈夫、耶稣的养父。通称“圣父”。

② 巴塔哥尼亚:阿根廷南部高原。

③ 布雷斯特:法国在大西洋最大的军港。

④ 那不勒斯:当时那不勒斯王国(包括现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首府。

⑤ 法国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解散督政府,翌日成立由三个执政官组成的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第一执政拥有任命官吏、军官、驻外使节和统率军队等大权,第二和第三执政则只有评议权。一八〇二年波拿巴又通过宪法规定第一执政终身任职,有权任命后继人,单独批准和约、否決法庭判决等等。

战马，身披那件有名的长大衣，上面胡乱抹了一层朱砂。这个我欣赏了四年的艺术品所留的印象无疑使我改变了这位伟大人物是穿走私贩服装的想法，以后我就把他描绘成穿红衣主教服、骑青鬃大马了。

“这不是生活，”堂娜弗朗西斯卡挥动两只胳膊接着说，“上帝宽恕我吧——虽然都说海洋是您的杰作之一，但我讨厌海洋。我不知道‘圣职部’^①是干什么的，不把那些鬼战舰都化为灰烬！你们倒来跟我说说：为什么无缘无故地拿炮弹射来射去，等到炮弹炸开了花，又把数以百计倒霉的人放在几块板子上扔到海里去呢？这岂非冒犯上帝？这些人只要听到一声炮响就都疯了！真有意思！我听见炮声，就浑身发抖，要是大家都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再不会有海战了……所有的大炮也都会变成大钟了。”她走到丈夫跟前站住，又接着说：“瞧，阿隆索，我觉得你们被打垮的次数也够多的了。你们还想再来一次？你和那些象你一样的疯子，在十四日^②那次以后还不感到满足吗？”

堂阿隆索听到这件悲惨的往事便紧捏拳头，一句水兵

① 前身是“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于十三世纪由罗马教皇创建，是天主教会侦察和审判“异端分子”的机构。主要设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专门扼杀进步思想和言论，对受害者进行秘密审讯，严刑拷打。刑罚有没收财产、监禁、流放和火刑等类。自十六世纪起，随着教皇权势的衰落，“宗教裁判所”丧失原有的部分职能。一九〇八年教皇庇护十世把罗马最高“宗教裁判所”改为“圣职部”，由教皇亲自主持，公布“禁书目录”，对参加进步组织和活动的教徒处以“绝罚”（开除教籍）。

② 人们把圣维森特角之战称为“十四日”。——原注

的咒骂由于对妻子的尊重才没有冲口而出。

“你执意要上舰队去，”夫人越说越气，“这是那个大坏蛋马西亚尔的不是。这个水鬼该淹死一百次，可一百次都给救活了来折磨我。他要带着他那条木头的腿、断了的胳膊、缺了的眼睛、五十处的伤疤回到船上去，那就让他及时地去吧！但愿上帝保佑，他不再到这儿露面……不过，你不能去，阿隆索，你不能去，因为你有病，因为你为国王效劳够多了，而国王对你的奖励也确实太差了。我要是你呀，我就把你戴了十年的海军上校金杠杠向海陆军大元帅老爷的脸上丢过去……的确，至少也早该让你当个海军上将了；你远征非洲，给我带回那些蓝念珠的时候就完全够资格了——那些蓝念珠，和那些印第安人的项链一起，我已经用来装饰了加尔默罗会的圣母像盒①。”

“不管当不当海军上将，我总得上舰队去，帕基塔，”我的主人说，“这次战斗我不能不去，我要向英国人讨还欠债。”

“得了，你还讨债！”女主人驳道，“一个又是病，又是半残废的人哪！……”

“加夫列尔跟我去，”堂阿隆索用鼓励的目光盯住我。

我递了个眼色，表示赞成他的雄图，但却注意别让堂娜弗朗西斯卡发现。她要是察觉我有赴战的念头，就会使我痛感她那只手的不可承受的分量了。

① 这种盒子是玻璃做的，可以看到里面的肖像。

夫人看到丈夫似乎铁了心，就越发冒火，发誓来世不嫁水军，把皇上①、把我们亲爱的国王、把“和平亲王”②、把援助“条约”③的所有签署人通通骂得狗血喷头，临了还向这位勇敢的水军断言，上帝一定要惩罚他的胆大妄为。

在上述对话——我只凭模糊记忆，所以不担保它的准确性——过程中，一声强烈的犬吠似的咳嗽在隔壁房内振荡，它通知人们：马西亚尔这个“老航海”正在咫尺之间聆听我那位女主人的慷慨陈词呢，她曾多次提到他，说三道四的，并不友善。他想加入谈话，他在这个家一向得到信任，是可以加入谈话的，于是他把门推开，出现在我主人的屋里。

再往下叙述之前，我想介绍一下有关我的主人及其贵族配偶的一些情况，以加深对故事情节的了解。

① “皇上”指拿破仑，他称帝十年余(1804—1814,1815)。

② 曼努埃尔·戈多伊(1767—1851)：西班牙破落贵族出身，十六岁参加国王近卫军，不久便成为国王和王后的宠臣，青云直上，二十五岁被任命为首相，独揽国家军政大权达十五年之久。西班牙在一七九三至一七九四年卷入反对法国的战争失败后，戈多伊于一七九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在瑞士的巴塞爾与法国签订和约，以割让西属圣多明各岛的部分地区作为法军撤出占领地区的交换条件，使马德里免于陷落。马德里统治集团遂把戈多伊捧为英雄，授予“和平亲王”称号并赐予大量领地。

③ 当时西班牙与法国签订的条约，名义上是互相援助，实质上是要西班牙出卖主权，处从属地位。一七九六年八月法国逼西班牙在圣伊尔德丰索签订的一项奴役性条约，导致后者在圣维森特角会战惨败。一八〇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西法签订新约，规定西班牙舰队为法国服务、政治上投靠法国；一八〇三年十一月西班牙被迫与法国签订再次导致西班牙与英国交战的新条约，使西海军在特拉法尔加惨遭失败。

三

堂阿隆索·古铁雷斯·德·西斯涅加属贝赫尔^①的一个古老家族。他献身于海军行伍，从青年时代起就是海军警卫，在一七四八年英国人向哈瓦那发起的进攻中，便英名显赫。他参加一七七五年自卡塔黑纳^②对阿尔及尔的征伐，一七八二年克里荣公爵^③对直布罗陀的攻坚。不久又随堂安东尼奥·德·科尔多瓦^④指挥的拉卡维萨圣马利亚号轻巡航舰远征麦哲伦海峡^⑤。还参加一七九三年英国—西班牙联合舰队于土伦对法国舰队的英勇战斗^⑥。最后，在不幸的

① 即贝赫尔德拉弗朗特拉。

② 卡塔黑纳：西班牙木尔西亚省临地中海港市。

③ 路易·德·巴尔贝斯·德·贝尔东·德·基厄尔·克里荣(1719—1796)：法国军人。后因与法国政府不和，转为西班牙服务并参与一七六二年西班牙对葡萄牙之战。自一七六六年起他又自愿为包围英国占领的直布罗陀要塞效力。并指挥了对直布罗陀要塞的包围战(1782—1783)，由于采用了他不同意采用的浮动排炮战术而失利。

④ 安东尼奥·德·科尔多瓦—拉索(?—1811)：西班牙航海家、军人。一七七四年后任西属拉普拉塔总督。曾于一七八五至一七八八年间两次远征麦哲伦海峡考察。一七九七年屡抗英国的纳尔逊舰队。加的斯保卫战后到布雷斯特与法国舰队合作。一八〇二年返回加的斯并因病退役。

⑤ 麦哲伦海峡位于智利南端，一五二〇年为葡萄牙大航海家麦哲伦(约1480—1521)所发现，故名。

⑥ 一七九三年春，君主制的欧洲建立了反对法国革命的第一个同盟，西班牙被迫加入，与英国组成英西联合舰队对付法国，一度攻占法国土伦。

圣维森特角之战中指挥墨西哥号(被迫投降的战舰之一)而结束了他光荣的战斗历程。

从此，我的主人没有凭他辛劳和漫长的经历得到晋升就退伍了。由于在这场悲惨的战役中遭受了创伤，他病倒了，而且由于战败的沉痛，他心灵中负伤更为严重。他的妻子用情爱为他治疗，虽然也少不了叫嚷，因为对海军、对航海人的诅咒在她嘴里是如此的习以为常，好似一个虔诚的教徒嘴上老挂着耶稣和马利亚的甜美名字一样。

堂娜弗朗西斯卡是位典型的贤夫人，贵族出身，象同时代的所有女性那样笃信而敬畏上帝。她慈善、聪慧，但她那魔鬼般的火暴性子，我这辈子还未见过。坦率地说，我认为她的急躁脾气不是天生的，而是她丈夫那乏味而讨厌的职业所造成的。应当承认，她牢骚满腹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这对伉俪在五十年中本来也许能给这个世界和上帝生下二十个儿女，却不得不只满足于一个：那勾魂的绝色佳人罗西塔^①（我以后再讲她）。由于这些和另一些原因，堂娜弗朗西斯卡每日祈祷时，总求上帝把欧洲的舰队全都消灭干净。

其时，这位英雄在贝赫尔眼看着自己的桂冠虫蛀鼠啃，在忧郁中渐渐憔悴下去。他无时不在思索、谈论着一个重要问题，即“我们的舰队司令科尔多瓦^②，如果不是命令右

① 罗莎的昵称。

② 系指圣维森特角英西海战时的西班牙的舰队司令何塞·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

舷抢风，而是叫左舷抢风的话，墨西哥号、圣约瑟号、圣尼古拉号和圣伊西德罗号就不会落入英国人的手心了，英国海军统帅杰维斯^①也就会被打垮了”。他的妻子，马西亚尔，甚至我本人（我是越出自己的权限）都常跟他说，这件事是毋庸置疑的，看他这怪癖的狂热劲儿是否会因我们对他讲的表示信服而有所节制呢，可是即使这样也没有用：他这个怪癖陪他进了坟墓啦。

这次灾难已过去八年。如今联合舰队要跟英国人决战的消息在他心中产生了某种仿佛使他年轻了的激动。于是他来劲了，一定要亲临舰队去目睹他那不共戴天的仇敌必然战败的下场。尽管他老伴多方劝阻（我已说过），但总不能使他摆脱那荒唐古怪的意图。为了叫人明白他的愿望有多强烈，只消说他竟敢于违拗（但是避免争吵）堂娜弗朗西斯卡的刚强意志就够了。为了对我主人的那股犟劲有所理解，我又该说明一下，他不怕英国人，不怕法国人，不怕阿尔及利亚人，不怕麦哲伦海峡的蛮人，不怕狂怒的海洋，不怕水中的魔怪，不怕呼啸的风暴，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上帝创造的万物^②，就只怕他的好太太。

现在，我还要说说水手马西亚尔。他是堂娜弗朗西斯

① 约翰·杰维斯(1735—1823)：圣维森特岛（一译圣文森特岛——西印度群岛向风群岛中部）的伯爵，英国海军将领。一七九五年被任命为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并于一七九七年率英国舰队在葡萄牙的圣维森特角附近海域瓦解西班牙舰队，为此被封为伯爵。一八〇一——一八〇四年任英国海军大臣。

② 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万物。

卡最恨的攻击目标，但却为我的主人堂阿隆索所喜爱，与他共过事，亲如手足。

马西亚尔(从不详其姓氏)，水手们管他叫“半拉人”，曾当了四十年战舰上的水手长。这位海上英雄的模样，在我讲这个事件的时代，是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最奇特不过的了。我的先生们，你们可以想象，一位身材偏高的老人，有一条木头腿，左臂齐着肘子全被砍掉了，缺一只眼睛，脸上横七竖八布满敌人各色各样武器划出的伤痕，面色象所有的老水兵那样枯焦黝黑，声音沙哑、有共鸣、懒洋洋的——不象栖息于陆地上任何理性动物的声音，那么你们就可以对这个人物有一个大致的概念了。我现在想起他就惋惜我的调色板太干枯，他确实值得让个高明的画师给画个像呢。我说不出他的仪表是令人发笑呢，还是叫人崇敬，我想两者兼而有之吧，就瞧你怎么看了。

可以说，他的生平就是一部上世纪末叶和本世纪初叶西班牙的海军史，一部荣辱交错的史书。马西亚尔曾航行过的船只有雷格拉伯爵号、圣华金号、卡洛斯王号、三位一体号，还有其他英雄的、不幸的船舶，看来它们是光荣地被打垮或遭伏击而被摧毁，连同自己的破船板将西班牙海军力量沉入海底了。“半拉人”除了同我主人一起参加的战役之外，还经历了许多战斗，如马提尼克^①远征，菲尼斯特雷行动^②，又如在这之前，一八〇一年七月十二日夜惊心动魄的海峡事件^③，以及一八〇四年十月五日圣玛丽亚^④之战。

他六十六岁退伍，不是因为他精力不济，而是因为他的

“桅杆”全被砍掉，已经失去战斗力的缘故。他和我的主人两个在岸上是对好朋友。由于这“半拉人”的独生女儿跟家里的老佣人结婚后生了个外孙，他就决计象条不适于作战的老趸船，永远下碇，甚至幻想自己真的也喜欢歌舞升平了。你只要看看他就完全可以明白，对这位光荣的缺臂断腿的英雄，最难干的活儿莫过于照管孩子了。而事实上马西亚尔别的什么都不做了，就是带外孙，背呀，哄呀，催眠呀——做这件活儿，却只需哼哼他那饶有趣味的水兵歌曲再夹几声职业性的骂人话就行了。

可是他一得知联合舰队正在酝酿一场大战，顿时便感到已经消沉的热情又在心里复苏，并且梦见自己在三位一体号的船头甲板上指挥水手了。他在堂阿隆索身上发现同

-
- ① 即马提尼克岛。位于西印度群岛向风群岛中部。一六三五年沦为法国殖民地。英国人曾分别在一七六二——一七六三年，一七九四——一八〇二年和一八〇九——一八一四年间三次占领该岛。所谓“马提尼克远征”系指法西联合舰队向当时占据该岛的英国海军进行的一次战斗，目的是把英国海军引离欧洲，实现拿破仑在英国登陆的计划。马岛之战西法虽获胜利，但未能达到诱英目的。
 - ② 菲尼斯特雷：西班牙拉科鲁尼亚省西端的岬角。菲尼斯特雷行动指发生在该地区的一次海战。一八〇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法西联合舰队企图偷袭埃尔费罗尔和布雷斯特两港，解救被困的部分法国军舰，继而协同拿破仑驻扎在布洛涅的陆军进攻英国。但被英国舰队阻击在菲尼斯特雷角，战斗短促，由于法海军舰队司令维尔纳夫临阵脱逃，致使西班牙舰队蒙受较大损失。
 - ③ 指直布罗陀海峡发生的袭击战，见下文。
 - ④ 指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

样的复发症状，就与他赤诚相见。自那以后，他们俩把白天和黑夜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交流情报和感想：回首前尘，设想将来，睁着眼睛做梦，就好比两个见习水手正在促膝密谈，谋划怎样能爬到舰队司令的宝座那样。

在这些使堂娜弗朗西斯卡大为惊慌的窃窃私议中，产生了登舰观战计划。诸位已经知道我的女主人的意见以及她对这骗子水手的一连串诟骂。诸位也已经知道堂阿隆索坚决要将他的大胆设想，在他的侍童陪同下付诸实行。那么，现在我还得来讲讲，当马西亚尔挺身捍卫战争而对堂娜弗朗西斯卡的可耻的维持现状论进行抨击时，大家都说了些什么话。

四

“马西亚尔先生，”她愤懑倍增地说，“您要上舰让人家给您动最后一次手术，那您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吧。可是这位不能去。”

“好吧，”水手坐在椅子边上刚够支撑身子那么点地方，回答道，“我一个人去。倘若这场热闹不去拿望远镜看看，我会气得七窍生烟的。”

然后他又眉飞色舞地说：

“我们有十五条船，法国佬有二十五条，要都是属于我们的话，就不需要那么多了……四十条船，士气又高！”

象火焰从一根导火线烧到近旁的另一根导火线那样，

马西亚尔那一只眼睛发出来的炽热，也烧着我的好主人那双因上了年纪而视力衰弱的眼睛。

“可是‘塞尼奥里托’^①，”“半拉人”接着说：“一定也带很多船来。所以我就喜欢打仗：有许多木料可以向它们发射炮弹；许多硝烟（烟）在天冷时可以使空气变暖和起来。”

哦，我忘了说，马西亚尔跟几乎所有的水兵一样，遣词用语极为错误百出，丑化自己祖国的语言以致把它变得不伦不类，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在海上生活的人的通病。注意这些航海人的大部分用词，就可以看出，它们只不过是常用词的讹脱，这是适应于他们急躁而刚健的性格——常爱简化生活尤其简化语言的结果。听着他们说话，我有时觉得舌头是阻碍他们发音的器官。

马西亚尔就是这样，他常把名词变为动词，把动词变为名词，竟不请教皇家学院^②。他还把船上的术语用于生活中的各项活动；把船比作人——把船的部位生拉硬扯地凑到人的肢体上去。比如讲到他那只失掉的眼睛就说，“右舷门”关闭了；讲到他那只断了的胳膊就说，“左舷起锚杆”没有了。对他来说，心脏——这果敢和英雄气概的寓所是“火

① 霍雷肖·纳尔逊(1758—1805)：英国纳尔逊的子爵和英国布朗特的公爵，英国海军统帅。在一八〇五年的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阵亡。“塞尼奥里托”是西班牙语“Señorito”的音译，意为“少爷”，系指纳尔逊。

② 系指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该院仿照法兰西学院成立于一七一四年，专门从事西班牙语语言规范化的研究，一七二六至一七八〇年间相继出版过《西班牙语引证词典》。

药舱”；胃又是“干粮舱”。这些话儿至少是水兵们懂得的，但还有其他一些话儿，是他自己在语言学上的发明创造，就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只有他一个人能完全理解它们的意义了。“patigurbiar”，“chingurria”以及其他同类的生造词，谁能懂得是什么意思？虽然不敢肯定，但我想第一个字是“怀疑”的意思，第二个字是“悲伤”的意思。对于喝醉酒，他就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叫法，其中最通常一种叫法是“穿外套”^①，这句话的涵义，如果我不加解释，读者便无从查考：英国水兵无疑因为自己穿的制服本来就应该得到“大外套”的雅号，所以马西亚尔用“穿外套”来代替“喝醉酒”的时候，是指他们敌人中间的一种通常而又普遍的行为。他叫外国海军统帅，尽用些怪名词——或者是他造出来的，或者是切合谐音，按照他的方法译出来的。他把纳尔逊称为“塞尼奥里托”，这个词多少带点表示敬重的意思；叫柯林伍德^②为“抽筋伍的”大叔，他认为这是英语的确切翻译；对杰维斯跟英国人叫法一样，即“老狐狸”；称考尔德^③为“贝煲^④”大叔，

① 系指英军穿的红色传统制服。

② 卡斯伯特·柯林伍德(1750—1810)：英国海军统帅，纳尔逊阵亡后作为他的继任参加特拉法尔加角海战。

③ 罗伯特·考尔德(1745—1818)：英国舰队司令，一七九七年曾参加圣维森特角海战。一八〇五年奉命围困法西联合舰队部分力量，并于同年七月二十二日于菲尼斯特雷角打援成功，但不善于发展胜利。

④ “贝煲”是“perol”的摹音译义，指一种半球形的烧菜、烧水锅。“Calder”(考尔德)的词根有“锅”的含义，故戏冠之以“Perol”。

因为他觉得这两个词很接近。他又循着完全对立的语言系统，给联合舰队司令维尔纳夫^①起了个外号：“短号先生”，此浑名乃马西亚尔在加的斯观看了一场独幕闹剧而得的。总而言之，这些都是从他嘴里胡诌出来的。为了避免恼人的解释，下面我要讲到所记得的他的谈话时，不得不用一些常用的词句来代替。

现在让我们接下去。堂娜弗朗西斯卡一面划着十字，一面这样说：

“四十条船！这是触犯上帝，天哪！至少有四万门炮让这些冤家对头相互残杀啊！”

“这是因为‘短号先生’已经把那些火药舱作好了充分准备，”马西亚尔边答话边指着心口，“这些‘大外套先生们’是有得好笑的。这回可不同圣维森特角那回了。”

“应该记住，”我的主人见人提到他喜爱的话题，高兴地说，“如果舰队司令科尔多瓦命令‘圣约瑟’和‘墨西哥’左舷抢风，杰维斯先生就不会被叫做‘圣维森特伯爵’了。这我是有充分把握的。我有根据断定，我们要左转舵的话就胜利了。”

“胜利了！”堂娜弗朗西斯卡鄙夷不屑地喊了起来。“要是他们再强一点啊……你们这些大言不惭的人好象要把整个世界都吃下去，可是一到海上呢，就象缺了肋骨似的，经

^① 维尔纳夫(1763—1806)：法国海军司令。一八〇五年为法西联合舰队司令，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被纳尔逊战败后自杀。

不起英国人的捶啦。”

“不！”“半拉人”雄赳赳地握紧拳头，气势汹汹地说，“要不是英国人诡计多端，净耍流氓哪！……进攻他们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慌不忙：讲究风格，扯起旗子，光明正大的。可英国人偃旗息鼓，总是找蹙脚的航道，找天空阴云密布的时刻搞突然袭击。他们海峡那次战斗，就是这样干的——这笔血债他们是要偿还的。我们一向行船很笃定：就连那些异教狗摩尔人，也没有人想到会偷偷来呀，可（何）况是英国人，又‘文绉绉’，又象基督徒。可是不！搞偷袭的人不是基督徒，而是剪径贼。您想想，夫人，”为了向堂娜弗朗西斯卡讨好补上了这句话，“我们出加的斯去援救法国舰队。它被英国人追得走投无路，躲在阿耳黑西拉斯^①了。这是四年前的事情，如今想起来，挨（还）火冒三丈，热血奔流。我当时在卡洛斯王号上，一百十二门炮，由埃斯格拉指挥；我们还带着圣埃梅内希尔多号，也是一百十二门炮，圣费尔南多号，阿耳戈英雄号，圣奥古斯丁号和一条三桅萨维纳号。法国舰队有四条船：三只三桅一只双桅。我们会齐以后，晌午十二点从阿耳黑西拉斯向加的斯开出。风力不大，我们过了卡尔内罗角^②就天黑了。夜里天色比柏油桶还要黑，可是天气好，摸黑行船不打紧，船上的人差不多都睡着了。我记得，我正在艏楼上跟我的表兄弟佩佩·德沃拉聊天，他向

① 阿耳黑西拉斯；加的斯省在直布罗陀海峡的一个港口。

② 即弗赖莱角。

我讲他丈母娘的狗勾当。打那儿我看到圣埃梅内希尔多号的灯光，它在右舷，距离一个射程光景。其余的几条船在前头。一（因）为我们万万想不到那些‘大外套’竟然出了直布罗陀在我们后面跟踪。他们拿灯火都熄了，又悄悄地靠近，不让我们察觉，那又怎么能发现他们呢？夜黑是很黑，可突然我好象看见……我一向有只夜猫似的‘灯笼’……我觉得有只船插进我们和圣埃梅内希尔多号中间。‘何塞^①·德沃拉，’我对表弟说，‘不是我见鬼，就是右舷有条英国船。’

“何塞·德沃拉扫了一眼对我说：‘右舷除了圣埃梅内希尔多号，要是还有什么船，那就让大桅打窟窿那里塌下来，把我劈开两半。’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我说，‘我还是去报告值星官吧。’

“话没讲完，轰轰！……只听一排舷炮‘奏’响，向我们船边猛轰过来。全体官兵一骨碌窜起来……各就各位……堂娜弗朗西斯卡太太，那个闹啊！您要是亲眼看见，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就该高兴了。我们个个象魔鬼一样破口大骂，祈求上帝给我们每个手指上都安上一门大炮还击。埃斯格拉登上后甲板，下令右舷开炮……轰轰，右舷应声就打，他们登时还炮……可是在这片沸沸扬扬的喧哗声中，我们没有发现从炮击开始就打过来一些‘熬饿’（想说‘着火’）的鬼东西，纷纷扬扬地落在船上，好似从天上落火烛。眼看我

① 即：佩佩。“佩佩”是“何塞”的昵称。

们的船着了火，我们更气得火上加油，又装上炮，一排打过去，再一排打过去……唉，堂娜弗朗西斯卡太太！可真好看啦！我们的舰长命令进入右舷准备膀舷冲上敌船去。这回就瞧你老兄的了……我正中下怀……眨眼工夫我们都拿着斧头、长矛预备碰船了……敌船迎面扑来，我心里可‘蹦（乐）’了，因为那么着马上就要拼啦……直往右舷塞呀，塞……操八辈祖宗地骂得好凶哪！天开始亮了，桁梢儿都相撞了，双方都剑拔弩张了，就在那当口儿，却听见敌船上一片西班牙语的骂人话。这下可把我们都吓蒙了——发现跟我们打的那条船竟然就是圣埃梅内希尔多号哩。”

“这才好呢，”堂娜弗朗西斯卡对此叙述颇感兴趣了，“可为什么都这么笨，双方……？”

“我跟您说：那阵没工夫说废话。卡洛斯王号的火窜到圣埃梅内希尔多号上去了，那时……加尔默罗会的圣母哇，一片喧腾！‘上艇哪！’——许多人喊叫：火势已蔓延到圣巴巴拉^①身边，这位太太可不是跟人闹着玩的……我们怒骂，叫嚷，亵渎上帝，亵渎圣母，亵渎一切圣灵；一个人满腔怒火的当儿，那么着才觉得消气。”

“耶稣，圣母，圣父呀！多可怕呀！”女主人惊叫起来，“都得救了吗？”

“四十个人搭上一条指挥艇，六七个人乘上一只小划

① 圣巴巴拉：炮兵女守护神，每年十二月四日是她的纪念日。后把她的名字用来表示“弹药舱”。笔者在这里用作双关语。

子。摇划子的几个人后来又救起圣埃梅内希尔多号的大副。何塞·德沃拉抓住一截桅杆，半死不活地爬上摩洛哥的海滩。”

“其他人呢？”

“其他人……海洋大得很呢，可以容下很多人。那天两千入‘灭了火’，其中包括我们的舰长埃斯格拉和那另一条船的舰长恩帕兰。”

“天哪！”堂娜弗朗西斯卡说，“可是你们做这种游戏，也活该！要是你们听上帝嘱咐，安安稳稳地待在家里呀……”

堂阿隆索有意使他的妻子对这样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兴趣，他说：“造成这个灾祸的原因是这样的：英国人利用夜幕命令他们最敏捷的一条船——飞骏号熄灭灯火，潜入我们两条最好的船只当中。它一插进来，就两舷一齐开火，迅速开动全套装备，同时拨转船头抢风行驶，摆脱我方回击。卡洛斯王号和圣埃梅内希尔多号突然遭到袭击就都开了火，但它们是相互对打，一直打到天快亮两船都快碰舷了，大家这才认出来，所以发生了刚才马西亚尔详细向你讲的事情。”

“嗨，他们把你们耍得真可以！”太太说，“好得很嘛，虽然这不是高尚人干的事情。”

“有什么办法！”“半拉人”又说，“那会儿我对他们本来就没有好感；而‘掸’（打）那夜起……如果他们上了天堂，我就不愿意到天堂上去，‘马’（哪）怕我‘侬’（永）远被打入地狱。”

“那么还有从拉普拉塔河①来的四条三桅被俘的事儿？”堂阿隆索撙掇马西亚尔继续往下讲。

“这次我也在场，”马西亚尔接上话头。“我就是在那里给弄掉一条腿的。那会儿也是向我们突然袭击。因为那是太平时期，我们的船航行非常安定；已经在掐算几小时可以到达了，突然腾地一下……堂娜弗朗西斯卡太太，我跟您说这是怎么回事，让您看看这号人的鬼着儿。海峡事件以后，我跟闻名号到蒙得维的亚②。我们在那里待了很久，临了，舰队司令接到命令：从利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把金银财宝运来西班牙。这次航程很顺当，没什么不称心的事，只有几个人发了点烧，发烧是死不了一点儿人的……我们带着许许多多的钱，国王的、私人的、还有我们所谓的‘饷钱箱’，即：美洲服役部队的小积蓄。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一塌刮子约有个五百万比索，不算太少吧。另外还有狼皮、小羊驼毛、金鸡纳皮、锡锭、铜锭和细木料。话说我们航行了五十天以后，于十月五日看见了陆地，都算计第二天开进加的斯了，这时，你注视东北方向，赫然出现四条三桅太太③。‘苏’（虽）说是和平时期而我们的船长堂米格尔·德·萨皮亚因又象毫无戒备，可我是个海上老手，就喊德沃拉过来，并对他说，现在我闻到有股火药味……好，英国三桅靠近

① 拉普拉塔河位于南美洲的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

② 蒙得维的亚：乌拉圭首都。

③ 三桅帆船(fragata)是阴性名词，谑称“太太”。

了，舰队司令这才下令清除障碍。闻名号是跑在前头的，但不到一会儿工夫，我们的向风面就处在一只英国三桅一手枪射程的距离了。

“那时，英国船长用他的喇叭筒向我们喊话了，他要……您瞧，我喜欢这直来直去……他要我们收帆停船；因为他们要向我们进攻了。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但我们跟他说不想答话，这当口儿，敌方的其余的三只三桅已经靠近了我们：每条英国船的背风面都有一条西班牙船。”

“他们所处的位置是再好也没有了，”我的主人提示说道。

“可不，”马西亚尔继续说，“我们的舰队司令堂何塞·布斯塔曼特不大利索。要是我的话……话说，那个英国‘蹲将’（想说‘准将’）派了个腌鳕鱼尾巴那样的小官到梅迪亚号船上。这小官说话不拐弯抹角，一开口就说什么：‘苏’（虽然没有宣战，但‘蹲将’得到命令要缉拿我们。这就是所谓英国人啊。一会儿工夫战斗就打响了。我们这条三桅的左舷首先挨了一排炮弹，来而不往非礼也，那么，轰过去，轰过来……问题确实是由于魔鬼去给梅塞德斯号的‘圣巴巴拉’点了把火，哗啦一下这条船就飞上天去了，所以我们没有制服那些异教徒。这事儿使大家伤心透了。觉得比人矮了半截……倒不是缺乏勇气，而是人常说的那个……在精神上……因为……就在那个当口儿上我们却完蛋了。我们那只三桅，帆上的窟窿比破斗篷的窟窿还多，缆绳都断了，船舱进水五尺，后桅倒塌，齐水面有三处弹伤，人员伤亡很

大。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继续跟英国人‘聚餐’^①，但当我们看到梅迪亚号和克拉拉号顶不住对方火力正在降旗^②的时候，就张足帆，边打边退。那只可恶的英国三桅紧紧咬住我们，由于它比我们的船轻快，我们没法把尾巴甩掉，到下午三时——我们许多人已经牺牲了，而我呢，有颗炮弹乐意把我的腿夺去，所以就半死不活地躺在下层甲板上——我们也只好降旗了。那些该死的家伙把我们带到英国，不是当囚犯，而是作人质拘留。但是伦敦和马德里之间书信来往，实际上钱是叫他们扣下了，我觉得要等我长出另一条新腿，西班牙国王才会看见那五百万比索的毛发尖啦^③。”

“可怜的人哪！……你就是那会儿丢了这只腿啦？”堂娜弗朗西斯卡深表同情地对他说。

“是呀，太太。英国人知道我不是个舞蹈家，认为有一条腿就足够了。一路上他们治疗得还算不错，我在一个叫普林穆夫（普利茅斯^④）镇的一艘趸船上躺了六个月，身边卷好铺盖^⑤，兜儿里揣着到阴府的许可证……可是上帝不想我那么快就‘沉掉’了。一位英国大夫为我装了这条木头腿，它比原来的那条腿还要好。因为那条腿经常闹该死的‘风湿痛’，木头腿呢，谢天谢地，就是挨上一枪铁砂子，也是

① 借喻“打仗”。

② 这里的降旗表示投降。

③ 这句话原出自西班牙成语：“等到青蛙长毛的时候”，此处是借用，比喻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④ 英国南部的大港口。

⑤ 即：“随时准备死”的意思。

不会痛的；至于它的硬度，苏（虽）然挨（还）没有经过英国佬的屁股的试验，但我想是可以的。”

“你真是好样的，”我的女主人说，“愿上帝保佑你不要把另一条腿也丢掉。爱冒险的人……”

马西亚尔一讲完，话锋又转向我主人是否上舰队的争论。堂娜弗朗西斯卡坚决不同意，而堂阿隆索平时在他可敬的妻子面前温顺得象头羔羊，这时，也找出种种口实，提出种种理由来说服她。

“我们只是去看看，太太；无非去看看罢了，”这位英雄用恳求的目光注视着她说。

“我们别开玩笑，”他的妻子回驳道，“你们俩可是好一对难兄难弟呀！”

马西亚尔说：“联合舰队将待在加的斯，而他们将拼命强攻港口。”

“那么，”女主人接着说，“可以从加的斯城上观战嘛，可是在小船上……我说不行，就是不行，阿隆索。我们结婚都四十年了，你还没见过我生气吧（其实天天看到她生气），可是现在我向你发誓，你如果上船去……那么请你注意，帕基塔就不会再为你存在了。”

“女人家！”我的主人伤心地感叹道，“享受不到这点乐趣，我一定要死的！”

“上帝的人啊，好一个乐趣！看这些疯子怎么互相残杀！那位西属各国的大君主要是听我的话，就会叫英国人滚蛋，就会对他们说：‘朕可爱的臣民不是在这儿让你们寻开心

的。要喜欢玩火，你们互相拚命杀吧！’你们怎么看的？我虽然笨，但我很熟识这里面有什么机关。这就是那‘第一执政’，就是那皇帝、苏丹^①什么的，他想打英国人，可没有壮丁，就骗我们的好国王给他人。说实在的，他进行频繁的海战可害苦我们了。你们对我说说：这跟西班牙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为一点蠢事儿就要见天开炮，越打越凶呢？在干马西亚尔刚讲的这些卑鄙勾当以前，英国人又给我们做过什么坏事呢？唉！要是大家都听我的意见，波拿巴先生就得一个人去发动战争，要不然就别去发动！”

“的确，”我主人说，“与法国的联盟使我们受害非浅啊。如果说有什么好处，那是对盟方的好处，我们可是处处遭殃。”

“那么，你们这些十足的傻瓜呀，干吗对这次战争表现出那么狂热呢？”

“这是关系到我们民族尊严的事。”堂阿隆索答道，“一旦参与进去，中途退缩是不光彩的。上个月我在加的斯参加我表兄女儿洗礼的时候，丘鲁卡对我说：‘这个同法国的联盟和那个岂有此理的圣伊尔德丰索条约，由于波拿巴的狡猾和戈多伊的懦弱无能已变成为援助条约了，如若上帝不来营救，这个联盟和条约非叫我们毁灭，叫我们的舰队毁灭，从而使我们的殖民地以及西班牙在美洲的贸易解体不可。不过，好歹又非继续走下去不可。’”

① 这里的皇帝、苏丹都是指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第一执政”拿破仑。

“我说嘛，”堂娜弗朗西斯卡又说，“这个‘和平亲王’参与他自己不懂的事儿。看得出来，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我兄弟是主教代理，是太子费尔南多^①派的。他说这个戈多伊先生是个蠢货，说他不学拉丁，不读神学，什么知识都没有，只会弹吉他、跳二十二种花样的加沃特^②。看来，因为他面孔漂亮，人家才让他当首相的。西班牙的世道就是这样。所以呀，饥荒，再饥荒……物价飞涨……黄热病席卷安达卢西亚……这有多好呀！唔，多好呀……这些，你们都有责任。”她渐渐放大嗓门，面红耳赤，“唔，好呀！你们杀了那么多人，触怒了上帝啦。你们如果不是钻到那些鬼船上去，而是上教堂去念玫瑰经，那末，魔鬼也就不会这么放肆地在西班牙捣蛋了。”

“你也到加的斯去，”堂阿隆索很想唤起他老伴胸中的热情；“你到弗洛拉家里去，你从那里的望楼可以舒舒服服地看到战斗的情景，硝烟弥漫、炮火纷飞、樯幡飘扬……可真是美呀！”

“谢谢，谢谢！那我会活活吓死的。我们在这里很安稳，好打仗冒险的人不得善终哪。”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尽管时光流逝，但谈话的详细情节至今我还记得。我们童年时代自己的过了很久的往事要比在成年、理智控制一切时所经历的事情会更牢牢地记在心

① 费尔南多(1784—1833)：一译“斐迪南”，卡洛斯四世的长子，即后来的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

② 法国古代的民间双人舞。

里，这也是常有的事儿。

当晚，堂阿隆索和马西亚尔在多疑的堂娜弗朗西斯卡让他们单独留下来的短短时间里，继续商谈。她是按她虔诚的习惯去教堂参加九日经礼^①的，两位海军象看不见老师的捣蛋小学生那样舒了一口气。他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拿出一些地图来，进行极为仔细的探讨；然后看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上面记有许多英国船名以及它们的大炮和船上人数。在他们的热烈交谈——时而朗读，时而慷慨激昂的评论中，我发觉他们正在拟订一个海战计划。

马西亚尔摆动他的一条半胳膊来模仿舰队的行进和船舷炮火的爆炸；用他的头来模仿战斗中船只的颠簸；用他的身体来模拟船将沉没时的侧覆；用他那只手模拟一上一下的信号旗；以轻轻的口哨，模仿水手长的指挥；以木头脚在地上蹬得噔噔直响，模仿火炮的轰鸣；以吐字不清的舌头，模仿战斗中的恶骂和奇特的喊声。既然我主人十分郑重其事地帮着他干这项工作，我也就想参加一份了。这一方面是受榜样的鼓舞，另一方面也是那种强烈的想大嚷大叫的需要的自然发泄——这种需要在儿童的性格中是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眼看着这两位海军热情奔放，我再也按捺不住，便绕着屋子打起转来（主人平时信得过我，这就使我有权利这么做），用头和胳膊学着一只抡风船，同时用低沉的假嗓音发出回响的单音节，挺象大炮的轰鸣：轰，轰！……我可

① 亦译“九日祈祷”。天主教连续九天的祈祷仪式，通过祷告、弥撒、忏悔等，求圣母赐恩。

敬的主人，那残废的水手，在这个场合都跟我一样孩子气，他们没有注意我在干什么，因为他们自己的思想就够使他们全神贯注了。后来我每当想起那个场面，还多么好笑啊！从当时同我一起参加这场游戏的人来看，老年的热情会把老人变成孩子，在墓穴的边沿重演摇篮时期的恶作剧，这是多么千真万确！

他们正专心致志地谈话时，听到了堂娜弗朗西斯卡的脚步声，她念完九日经回来了。

“来啦！”马西亚尔惊叫一声。

他们立即藏好地图，掩饰内心的激动，扯起无关重要的事儿来了。可是我呢，要么因为血气方刚不易平静，要么因为没及时发觉女主人进来……还在房中发我的疯，顺口胡溜道：“右舷受风！……抢风！下风舷炮预备！……开火！……轰，轰！……”女主人气冲冲地走到我身边，她的右手“舷炮”没有预告，就向我的船后尾儿猛轰，其命中率之高，竟使我两眼金星直冒。

“连你也来！”她无情地边揍边嚷。“看到了吧，”一双迸出火花的眼瞪着丈夫说：“他没有礼貌是叫你教的。……你以为你这还在小湾吗？浪荡鬼！”

殴打，继续以下列方式进行：我已降下尊严的旗帜，无意抵抗如此优势之敌，眼里汪着泪水，脸上怩然发讪，径直向厨房遁去；堂娜弗朗西斯卡在后紧追不舍，她的手雨点般地落在我的脖子上，要对它进行考验。我到了厨房便抛锚下碇，两眼泪汪汪，认定我这次海战是以惨败而告终了。

五

堂娜弗朗西斯卡反对她丈夫不理智的决定不仅根据上述的理由,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个极其充分的理由:我在上面对话中并没有提到,也许是太为人所熟悉的了。

然而这个理由读者是不知道的,我这就来说说。我想,我在前面讲过,我的主人有个女儿。好吧,且听我说:这个女儿名叫罗西塔^①,比我稍大一点,她年甫十五,便同一位叫马莱斯皮纳的年轻炮兵军官——梅迪纳-西多尼亚人,是我那女主人家的远房亲戚——定了亲。婚礼定在十月底举行,不言而喻,如果新娘的父亲在这么隆重的喜庆日子里也不在场,是不合适的。

我想讲一讲我的这位小姐、她的未婚夫、他们的爱情、他们筹划的婚姻以及……唉!在这儿,我的回忆带着一层忧郁的色调;在我意识的幻境中召来恼人的、奇异的、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形象;在我疲惫的胸怀里引起感触万千——这感触,说实在的,不知给我心坎上送来是喜悦还是忧伤。这些火热的回忆,如今在我的脑海中犹如移植到冰天雪地北极的热带花,象是凋谢了,有时竟使我发笑,有时又使我沉思……不过,还是让我讲下去吧,读者不耐烦单就一个人的事儿恼人地苦思冥索。

① 罗莎的小名。

罗西塔漂亮极了。虽然要描绘她的脸庞是很困难的，但对她的俊美我却记得非常清楚。现在我恍惚看到她就在我面前微笑。她脸上这种独有的、不象任何别的面孔所具有的表情，对于我来说，在心灵中是如此清晰，好象是我们从另一个世界带来的，或从孩提时起神秘力量就为我们灌输的一种原始知识。然而，我不保证能把它绘画出来，因为过去是真实的东西，现在在我脑子里已成了模糊的印象。而且，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个理想的意中人使我们那样着迷，也没有什么能象一个理想的意中人那样巧妙地逃脱一切描写性的鉴赏。

我一进这个家，就认为罗西塔是属于超级孩子。说说我的想法，好让诸位对我的傻劲儿大吃一惊。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家里有个新生命来到人间，大人就对我们说是从法国、从巴黎或者从英国给捎来的。我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对这样奇特的传宗接代的方式受了蒙骗，总以为生出来的娃娃都是装在小箱里象日用小五金杂货包那样托运来的。于是呀，我头一次看到主人的女儿时，心里就想，这么美的人儿不可能从我们大家来的工厂来的，就是说，不可能从巴黎或从英国来的；我确信有那么一个可爱的地方，那里的神工巧匠善于制造如此美丽的人类楷模。

我们虽然出身不同，但由于两个都是孩子，所以很快就以这个年龄所特有的信任感相处了。我最大的幸福就是跟她玩耍，受尽她的撒野，她撒野可真撒得欢。因为在我们的游戏中，阶级界限是从不混淆的：她永远是小姐，而我永远

是奴仆。这就是为什么，输，总是我的份儿；若动武，那就不消说是谁挨揍了。

放学时，去接她回家，是我甜蜜的梦。偶若有事，将如此美差托人，那我就伤心得不得了，甚至拿成年后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最大伤心事来相提并论；我常说：“等我长大了时，决不可能遇到更大的不幸的。”按她的命令攀登院子里的橙树去摘树冠上的橙花，是我最大的欢乐，因为我这时的地位或优势都超过地球上登上了金殿宝座的最棒的国王。我记不得有什么欢闹的场面能比得上在那既美且妙、千古流芳的叫做“捉迷藏”的游戏中，我被迫尾随她而追逐的情景。假如她跑得象只羚羊，那我就飞得象只老雕，要尽快地捉拿她，在她身上最靠近我手边的部位，将她一把抓住。当调换角色，她是追逐者而我应该被捉拿的时候，这种在高尚的游戏中所表现出来的天真烂漫的快活气氛，顿益倍增，而且在那最黑暗最丑陋的地方，我瑟缩、颤抖地期待她急切要用双臂抱住我时给我的感受，这对我来说就是真正的欢乐。我还要补充一句，在这些场合中，我可从没有一个思想，一个感觉不是来自最纯洁的理想主义的。

那么，关于她的歌喉我要说什么呢？她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老唱《奥莱》^①和《卡尼亚》^②，她有夜莺的唱功，因为夜莺在音乐上是无须学习什么便知一切的。人人都夸她那技艺，常常围成圈子听她歌唱。可是那些捧场人的掌声却使

① 安达卢西亚一种舞曲。

② 安达卢西亚的一种古老民歌。

我感到刺耳，我真希望她不要给其他人唱歌。那歌声虽然充满她童音跌宕婉转的旋律，但带着伤感的颤音。那音调在她自己头上回响，如一丝能发声的线在缭绕，在伸展，泠泠高扬似消失了，袅袅远逸似断绝了，却又转回来降到低沉——宛如发自一只小鸟儿，起先它高飞入云端，回头又到我们的耳畔来歌唱。我那颗心呀（如果允许我用个通俗的比喻），就象随着那歌声高亢飘扬时而舒展，又伴着那歌声低沉回荡时而收缩，但一直都离不开那旋律，也一直把那歌声跟漂亮的歌手融会在一起。那效果是这么特别，对我来说，听她唱歌，尤其是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几乎是一种折磨。

我们是同年，我讲过，相差无几，她只比我大八九个月光景。但我矮小孱弱，而她勃勃猛长，所以，我在这个家待了三年，看起来，她就显得比我大多了。这三年里我们并没有想到自己在长大，我们的游戏也就没有中断过，由于她比我淘气，所以她母亲常常要训她，要管住她，叫她干活。

三年过后，我发现这位我所倾慕的小姐正在发身、丰盈，身段更加优美了；她的脸蛋儿越发红润、饱满、温柔了；她那双大眼睛一发水灵灵的，但可没有以前那么顾盼流水，变化多端了；她步姿更文静了，她动作不知是更轻快还是更沉重，反正确实是不同了，尽管那时和现在我都不能确定这个不同究竟表现在哪里。在这些变化中最使我糊涂的，莫过于她那副嗓子，它变得有点浑厚低沉，极不同于过去她呼

唤我时、使我神魂颠倒、使我忘了手里的活儿竟去跟她戏耍的那种调皮而快乐的尖音。蓓蕾正绽成玫瑰花呢！

有一天，万分晦气、万分丧气的日子，我的小女主人赫然穿着长裙衣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个外表的变化使我这样震动，以致整天一言不发，我板着面孔，活象一个受了无耻欺骗的男子汉。我心里这么恼恨她，自个儿嘟嘟囔囔地找出充足的理由来证明，她快速长大就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我发“推理”热了，在失眠的沉静中，我就这个题目跟自己展开热烈的辩论。最使我莫名其妙的是，看到用几巴拉布就完全改变了她的性格。那天，万分倒霉的日子，她用礼仪式的口气跟我说话，庄严地，以至冷峻地命令我干我最不愿意干的活儿。可她啊，过去每每是我偷懒的同谋和掩护者，这回竟责备起我懒来啦。与此同时，她没有微笑，没有蹦跳，没有鬼脸，没有狂奔，没有一声儿《奥莱》歌声，也不躲藏叫我去捉她了，也不佯怒而后发笑了，也不稍微地争吵，也都不用她柔软的小手来拍打我的脖颈儿了！可怕的生存危机啊！她已经出落成大姑娘，而我仍旧还是个小孩子！

我毋庸多言，嬉闹玩耍从此就结束了。我再也没有爬到橙树上去；橙花摆脱我多情的抢夺，恬静地生长，枝叶茂盛，清香四溢，沁人心脾；我们再没有在院子里奔逐；我也再没有去学校接她回家——对这项差使我曾多么感到自豪啊，假如来一支军队企图把她抢走，我就会挺身保卫她而进行还击的。打那以后，罗西塔的举止益发庄重、严肃。我好

几次发觉她在我面前上楼梯时，总留神着不让露出自己好看的踝子骨以上的一丝一寸来。这种骗人的遮掩，对于一个亲眼看到过她更高一点部位的人来说，便是一种自尊心的伤害。现在想到我当时对这些事怎么痛心疾首的情景，我不禁发笑呢。

可是，还要发生更可怕的不幸哪！她的模样变了一年以后，有一天，马丁娜大婶、女厨师罗萨里奥、马西亚尔以及其他的仆役们忙着一件重要的事。我凝神聆听，便听到了惊人的传说：小姐要出嫁啦。这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因为我不知道她有未婚夫。不过，那个时候，这种事都由父母包办，而且说来也怪，有时结果也并不都坏。

原来，有个大户人家的青年曾向她求婚，她的父母曾答应把姑娘许给他。这位青年的父母是个伯爵或侯爵之类、衔头当当响的人物，他由父母陪同到家里来了。求婚的青年身穿海军制服，他是在海军的光荣队伍里服役；别看那么衣冠楚楚，长相可不怎么样。大概我的小女主人就是这么想的吧，因为她从开头就表示厌恶这件婚事。她母亲一直想说服她，可无济于事。母亲对女儿未婚夫的美德、高贵的血统、巨大的财富描述得完美无缺。女儿始终不服，还拿出十分明智的理由来驳她。

但这机灵鬼把主要问题瞒住不说。这个主要问题就是她另有对象，一个她真正爱上的对象。这个对象是炮兵军官，名叫堂拉斐尔·马莱斯皮纳，他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我的小女主人是在教堂认识了她的，于是不忠的爱情在她祈

祷之际便攫住了她的心灵，因为教堂，由于它的诗情画意、神秘玄妙的环境，向来是个很适合于打开爱情心扉的处所。这个马莱斯皮纳常在她的家门前转悠，我都察觉了好几次。这个恋爱关系在贝赫尔议论纷纷，以致另一个青年也知道了，就进行了一次角斗。马莱斯皮纳给他的情敌以致命伤的消息传到家里时，我的主人们方才知道这一切。

这件丑事闹得满城风雨。主人们恪守教义的宗教激情因这事遭受如此的伤害，他们都掩饰不住心中的恼怒，罗西塔便成了主要的牺牲品。然而，时光月复一月地消逝，创伤治愈了。由于马莱斯皮纳也是贵族出身并富有，所以在家里谈吐温和的气氛中就看出了年轻的堂拉斐尔要进屋来的苗头。受伤者的父母退了这门亲事，而斗胜者的父亲却上门来替儿子向我亲爱的小女主人求婚，稍微延宕，便获许诺了。

我还记得老马莱斯皮纳到那儿去时的情景。那是个很倔、很傲的老爷子。身穿一件五颜六色的丘帕^①，胸前玎玲琅琅挂满破烂，大身量儿，鼻子又长又尖，跟人说话时就象拿鼻子去闻人家似的；还唠唠叨叨，不让别人插嘴；话，他自己全包了；你也不能赞美某一东西，因为他登时会说他还有比你更好的呢。自此，我就冠他以“特傲吹牛王”的雅号了，这也是后来我有机会看清楚的。我两位主人殷勤地接

① 一种古装短外套，窄袖，下摆自上而下分成四块，长度齐膝盖。旧时，西班牙军人把这种衣服穿在制服里面。

待了他以及他同来的儿子。从那时起，这位未婚夫一个人，或在他父亲的陪同下，天天都来串门了。

我的那位小女主人又在变。她对我的冷淡这么明显，已近乎藐视的程度了。于是，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我出身的寒微，我诅咒它。我想弄懂那些实际上是高等的人所具有的高等的权利；满怀苦涩自问，其他人高贵、有钱、有知识，而我把小湾当祖先，自身就是唯一的财产，几乎目不识丁，这是否公道呢？看到我火热的爱慕之情所得的酬报，我懂得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不能有什么企求。只是后来我才确信，通过巨大而又持久的努力，我也许会得到我没有的一切。

鉴于她对我的冷漠，我失去了自信；当她的面我不敢张嘴，她使我产生了一种大大超过对她的父母的敬畏。这期间，我注意观察那支配着她的春情萌发。他来晚了，我就见她焦急、发愁，她听到有人走近的一点儿响声，那张标致的脸庞顿时泛起红晕，那双乌黑的眸子热切期望地熠熠闪光。如果他终于进了屋，她那个高兴呀，就无法掩饰；接着就是整个钟头整个钟头没完没了地谈话。堂娜弗朗西斯卡始终在场，因为她不许我的小姐单独地与人谈话，即使隔着铁栅栏。

再就是没完没了的情书。事情糟就糟在我就是这对情侣的信差。这可把我气炸了！……我按命令到广场上去，在那里比钟表还要准时地见到了马莱斯皮纳少爷。他给我一封信让我交给小姐。我交完信，小姐又给我一封带给他。多

少次心想把这些个信烧掉不捎到它们的目的地去啊！可我真运气，能冷静地抑制这样丑恶的意图。

我恨马莱斯皮纳，这是用不着说的。一见他进屋，我就觉得热血沸腾。他叫我做事，我总是尽量以最不礼貌的方式去做，想要向他表明我极端的愤怒。这种冷淡的态度——他们认为我是缺乏教养，而我认为是高尚心灵所固有的刚直的表现——使我受到了训斥，尤其是引起我的小姐说了一句话，象根钢针扎进我的心窝。有一次我听到她说：

“这小家伙变得这么坏，该把他撵走。”

举行婚礼的日子终于定了，但就在这日子的前几天，发生了我已讲的以及我主人筹划的事情。因此也就可以理解，堂娜弗朗西斯卡除了她丈夫健康状况很坏这一点而外，还有充分的理由阻止他上舰队去。

六

我记得很清楚，堂娜弗朗西斯卡由于我失礼的趣剧和她对海战的痛恨，在我脖颈子上大施威风的第二天，我陪主人出去午间散步。他把手臂搭着我，他旁边是马西亚尔。我们三人随着堂阿隆索乏力的步子和水手那只不大利索的假腿，缓缓而行。这仿佛是一支行进中宗教游行队伍，当中抬着个摇摇晃晃的轿子，上面摆着几尊虫蛀了的旧圣像，只要轿夫稍为加快脚步，它们就会哗啦啦地塌下来。这两位老人只有心脏还是强健而富于活力的，象刚出厂的机器

那样在运转。它是罗盘，尽管功效大，转得准，却不能使它所在的破旧船体好好行驶。

在散步的时候，我主人以他一贯的严肃肯定了“如果科尔多瓦司令不是下令右舷抢风，而是下令左舷抢风，十四日之战就不会失败”之后，便谈起那个荒唐的计划来。尽管他们对自己的意图没有明说（无疑是因为我在场的缘故），可我从零星的几句话里懂得了，他们打算悄悄地将计划付诸实施，想在一个早上，不让我的女主人发觉，便巧妙地离家出走。

我们回到家来，在家里扯的事就截然不同了。我主人对他妻子一向非常殷勤，这天则更是前所未有的曲意逢迎。堂娜弗朗西斯卡不论说什么，即便是芝麻绿豆小事，他都做出不合时宜的强笑表示称赞。好象他甚至还送了她一些小东西，他的一切行动都表明他想叫她高兴。无疑正是因为这种殷勤卖好，我的女主人又撒野又骂人，这副样子，我从来没见过。体面的妥协是不可能的！不知为什么小事，她和马西亚尔吵起来了，她勒令他立即从家里滚出去，冲她丈夫也迸出吓人的话来。进餐时，虽则丈夫以从未有的热情赞美盘盘菜饭，但是冷酷的夫人口里仍然不停地嘟嘟哝哝。

念玫瑰经的时间到了。这是在饭厅里全家人都参加的庄严仪式。平时我主人总是懒洋洋地喃喃祷告着：“我们在天上的父”便进入梦乡——这经常使他挨骂，可那天晚上他却毫无睡意，而且祷文念得真带劲，嗓门比谁的都响。

还有一件往事，记忆犹新。屋里墙上装饰着两样东西：圣像和地图。一面是天国，一面是欧美航线。饭后，主人在走廊看一张航海图。当他用游游移移的手指在查找航线的时候，堂娜弗朗西斯卡——她对金蝉脱壳之计已有所怀疑，况且每每她丈夫犯“航热罪”被她当场拿获时又总是直着嗓子叫的——从背后来，张开双臂大喊道：

“上帝的人啊！我说呢，你在找我……我可向你赌咒，你要找我，准能找到。”

“喂，女人家，”主人颤巍巍地回嘴道，“我是在看阿尔卡拉·加利亚诺①和巴尔德斯②乘快船苏蒂尔号和墨西哥号去踏勘富卡海峡③时走的航线。这次航行非常成功，我好象还跟你说来着。”

“我说嘛，要把这些废纸通通烧掉，”堂娜弗朗西斯卡又说。“让这些个航行跟发明这些航行的犹太狗见鬼去吧！你还是想想上帝的事好，归根到底你又不是什么小孩子。什么样的男人呀，天哪！什么样的男人呀！”

事情并不就此了结。我当时也在那旁边走过。可我现在记不清楚女主人有没有拿我这卑贱的人出气，又一次向

① 迪奥尼西奥·阿尔卡拉·加利亚诺（1762—1805）：西班牙海军准将，一八〇五年在特拉法尔加大海战中为巴亚马号舰长，并英勇献身。

② 卡耶塔诺·巴尔德斯-弗洛雷斯·巴桑（1767—1834）：西班牙海军出身的政治家。曾参加对阿尔及尔的征伐（1783—1784）圣维森特角（1797）和特拉法尔加（1805）等战役。

③ 即胡安德富卡海峡。位于加拿大的温哥华岛和美国的西雅图之间。

我证明我耳朵的弹性和她手的敏捷。那是因为这类亲热太多，我都记不起那次是否领受过了。我现在记得的倒是我的主人，尽管百倍殷勤，还不能软化他老伴的心。

关于我的小女主人，刚才我一句也没有说。要知道，她正非常苦闷呢。因为马莱斯皮纳先生那天没照面儿，也没写信；我在广场上来回地找他，也白搭。黑夜来临了，忧愁伴随着黑夜来到罗西塔的心头：不到第二天就没有希望看到他了。可是猝然，在已经吩咐开晚饭的时候，响起一阵猛烈的扣门声，我拔腿就去开门，是他！在开门之前，我心中的嫉恨便已知道是他。

现在我仿佛还看着他站在我面前，抖着被雨淋湿的斗篷。我每每记起他来，脑子里的形象总是跟那次见到他的一样。说句公道话，我就得说，他确实英俊，器宇轩昂、举止洒脱、目光和悦；从表面看去，略显冷淡、含蓄，不大有笑容，十分有礼貌，是老贵族那种严肃的、稍为带点傲慢的礼貌。那天晚上他穿着带下摆的上衣、短裤加长靴、头戴葡萄牙阔边帽及披着极名贵的丝衬里胭脂红斗篷——这是那个时代的少爷们最华丽的衣着。

从他一进来，我就知道发生严重的事了。他径直走进饭厅。大家在这样的時候看到他，都很纳罕，因为他晚上从没来过。我的小主人只高兴了一会儿就意识到这么突然的来访，不会是为了献殷勤。

“我是来辞行的，”马莱斯皮纳说道。

个个呆若木鸡。罗西塔的脸色比我写字的纸还要白，然

后胭脂虫似的通红，继而又象死人一样的苍白。

“出了什么事啊？堂拉斐尔先生，您到哪儿去？”女主人急问。

我该说过马莱斯皮纳是炮兵军官，但没说他们驻在加的斯，他是请假到贝赫尔来的。

“因为舰队缺人，”他接着说，“已经下达了命令，叫我们登舰执勤。人们认为这一仗非打不可了，但是大多数舰艇都缺炮手。”

“耶稣、圣母、圣父啊！”堂娜弗朗西斯卡吓得死去活来。“也把您抓走？那我高兴。可您是陆军，年轻的朋友。您叫他们放明白些，如果没有人，就自己去找。这个玩笑确实开得好嘛！”

“喂，女人家，”堂阿隆索战战兢兢地说，“你没看到必需……”

他不能说下去，因为堂娜弗朗西斯卡觉得她那根发火的管道直往外冒烟，她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痛骂了一顿。

“只要为了那些可恶的战舰，你什么都是好的。可谁，可谁是下令陆军军官上船的阎王？你们不用跟我说，那是波拿巴大爷干的事。这儿谁也不会发明这种鬼把戏。可是您去，说您要结婚了。喂，——她对丈夫说，——你写信给格拉维纳^①，告诉他，这个年轻人不能上舰队去。”

① 费德里科·格拉维纳(1756—1806)：西班牙航海家，海军中将及舰队司令。在一八〇五年的特拉法尔加的大海战中，不幸臂负重伤，战后不久殉职。

她看到丈夫耸了耸肩，表示事态极端严重，便喊叫道：“你什么也不顶事儿，天哪！要是我当家，我就赶到加的斯去解救您。”

罗西塔缄口无言。我注意观察，知她方寸已乱。她凝眸注视未婚夫，倘非碍于礼节和体面，便会放声大哭，以排解压在心头的悲痛了。

堂阿隆索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嘛，祖国需要您这个青年登舰去捍卫她。您在这次战斗中，将无上光荣；将英名显赫，功垂史册，为后代楷模。”

“对，对嘛，对嘛！”堂娜弗朗西斯卡学着主人上述讲话那慷慨激昂的口吻：“对，这都是为什么？都是因为马德里的雄蜂们随心所欲。让他们来开炮吧，让他们来打仗吧……那么您什么时候走？”

“就明天。已经撤销我的假期，命令我立刻去加的斯报到。”

我目击小姐听了这两句话时的面部表情，是不可能用语言笔墨来描绘的。这对情人面面相觑；在宣布行将出发以后，接着是一片长时间而悲切的沉默。

“是可忍，孰不可忍！”堂娜弗朗西斯卡说，“到头来，一定抓老百姓，而且高兴起来，还一定抓妇女……主啊，”象巫婆那样两眼直勾勾地仰望天空，“我要是说：发明船的人该死；行船的海该死；为了把人轰得发疯，为了把那么多可怜巴巴平白无辜的人炸死，而造了第一门大炮的人更该死，那么，我不信这会触犯你吧！”

堂阿隆索看看马莱斯皮纳，在他脸上寻找一种对崇高的炮兵污辱提出抗议的表情，而后说：

“糟糕的是船上好装备也缺，而且令人遗憾的是……”

马西亚尔在门外就听到谈话，憋不住了，便走进来说道：“缺什么？三位一体号有一百四十门炮：口径三十六寸^①的三十二门，二十四寸的三十四门，十二寸的三十六门，三十寸的十八门以及二十四寸榴弹炮十门；阿斯图里亚斯太子号有一百十八门；圣安娜号一百二十门；霹雳号一百门；内波穆塞诺号、圣……”

堂娜弗朗西斯卡尖着嗓子叫起来：“是谁让您到这儿来的，马西亚尔先生？是五十门，是八十门，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尽管如此，马西亚尔仍继续进行他的战斗力统计，不过放低声音只对着我主人一个人说，而后者不敢表示赞同。

她接着这样说：

“堂拉斐尔，您可别去了，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就说，您是陆军，您要结婚了。拿破仑要战争，就让他一个人去打吧；让他来说：‘孤在此，英国先生们，你们来杀孤吧，要不，就让孤把你们杀掉。’西班牙为什么一定要听任这个老爷摆布？”

“真的，”马莱斯皮纳说，“我们和法国的联盟直到如今总是灾难性的。”

^① 西班牙的长度计量单位，一寸约等于二十三毫米。

“那么为什么搞这个联盟？人家说得好，那个戈多伊是个不学无术的人物。他竟以为弹吉他就能管理国家！”

“巴塞尔和约^①以后，”年轻人继续说，“我们被迫与英国人为敌，他们在圣维森特角就把我们的舰队打垮了。”

“慢着！”堂阿隆索猛地一拳头打在桌子上，说，“如果舰队司令科尔多瓦，按最普通的战略准则，命令前锋船只左舷抢风的话，胜利就会是我们的了。这一点我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在战斗的当时，我就阐明了自己的见解。得让一切都搞个一清二楚！”

“实际上这一仗是输掉了，”马莱斯皮纳接着说下去，“假使西班牙王室后来不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圣伊尔德丰索条约^②，这次失败也不会有很重大的后果：这个条约使我们完全受‘第一执政’的支配，强迫我们在只有他和他的狂妄野心感到兴趣的战争中，向他提供援助。亚眠和约^③只不过是个临时停战协定。英法随后又宣战，拿破仑就要求我们援助。我们想保持中立，因为那个和约没有要求我们在这第二次战争中承担任何义务。可是他死劲儿要我们合作，以致国王为息事宁人起见，不得不同意给法国一亿雷阿

① 巴塞尔：瑞士同名省的省会。一七九五年六月二十二日戈多伊同法国曾在此签订过和平条约。

② 一七九六年八月法国逼迫西班牙在圣伊尔德丰索签订的一个条约。（见本书第16页注③）

③ 系指一八〇二年西班牙、法国、英国和荷兰四国在法国亚眠签订的和平条约。

尔^①的军援，这等于用金子买中立。虽然这样，中立还是没有买到。尽管作出这么大的牺牲，我们还是被拖入战争。这是英国逼的，他们不合时宜地捕拿了我们从美洲运财物来的四条三桅。这个海盗事件发生后，马德里王室无可奈何，只得投入拿破仑的怀抱，而拿破仑正求之不得。我们的海军就任由这‘第一执政’（已经是皇帝）支配。他希望用骗局战胜英国人，就命令联合舰队开往马提尼克，要把大不列颠的海军引离欧洲。他是想用此计实现他渴望在大不列颠登陆的计划。但这样有能耐的计划却只证明了法国海军司令的无能和胆怯，他在返回欧洲时不想与我国舰艇分享菲尼斯特雷战斗的光荣。现在，依皇上圣旨，联合舰队应该待在布雷斯特，据说，拿破仑对他的海军司令大为恼火，想立即撤换他。”

“不过，听说，”马西亚尔指出，“‘短号先生’想露一手，他正在捕捉战机来让人忘记他的失误。我倒很高兴，这样一来就可以看得出谁行，谁不行了。”

“无疑，”马莱斯皮纳又说，“英国舰队在附近巡弋，企图封锁加的斯。西班牙海军人员认为，我们的舰队不应该出海湾，在海湾里有可能取胜。可是那个法国人似乎坚持要出海湾。”

“我们瞧吧，”我主人说，“这场战斗好歹也是光荣的。”

“光荣的，是的，”马莱斯皮纳回答，“可是谁断言是幸运

① 古西班牙银币，亦译“里亚尔”。

的呢？水兵们抱有幻想，也许因为过于幻想，不知道我们的装备比英国人的差。英国人除了有十分利害的炮兵以外，还有立时排除故障的一切必需手段。至于人员，更不用说了。他们的人员是再好不过的，都是很有经验的老水手。而西班牙舰上人员，大都是招来的壮丁，总是吊儿郎当的，又不大熟悉业务。陆战队也不标准，因为空额都是陆军补的，陆军无疑很英勇，但晕船。”

“总之，”主人说，“过几天就见分晓。”

“分晓我已经见到了，”堂娜弗朗西斯卡说，“就是那些先生们一定捧着个破脑袋回家来，而还不会不说，他们是立下了赫赫战功。”

“女人家，这你懂得什么？”堂阿隆索冲口而出，他按捺不住勃然怒火，但这怒火一瞬即灭。

“比你懂！”她火辣辣地回敬了一句。“不过，堂拉斐尔先生，上帝一定要保佑您，叫您平安无事地回来。”

这段话发生在吃晚饭的时候，晚饭的气氛十分沉郁；这四个人谈过上述的话以后，便一言不发了。晚饭结束，大家进行道别，都很动感情。慈爱的双亲，出于适乎这个严峻场合的一种特别关切之情，把这对新人单独地留下来，好让他们俩在无人目睹的情况下尽情话别，无需因掩掩盖盖而敛于倾吐激动的情怀——抒发深沉的悲痛。我尽了很大努力仍不能参加这次幽会，因而无法知道其内中之情，但也易料，双方都有可以想象的那种种蜜语甜言。

马莱斯皮纳从屋里出来时，面色比死人还要苍白；我的

主人们深情地拥抱了他，他向主人们匆匆告别就走了。我们来到小主人身边，只见她哭成个泪人儿了：悲恸之深切，就是她慈爱的父母用种种巧妙的理由，也不能使她心中的激动平静下来；就是我飞快地从药房取来的强心剂，也无法减轻她肉体的苦痛。说实在的，我看到这对可怜的爱侣遭到如此不幸，也感到十分难过，心里也就减轻了马莱斯皮纳引起的忌妒。孩童的心灵是不记仇的，我的心胸也未尝不濡润着甜蜜和坦荡之情。

七

翌晨，酝酿着一起事件，使我大为惊讶，而使我的女主人，我想，有生以来脾气发得最凶。我一起床，就看到堂阿隆索特别殷勤和蔼，他的夫人则比平常更加暴躁。她同罗西塔去望弥撒时，我发觉老爷急急忙忙往一个箱子里塞着衬衣和别的衣服，其中还有他的军装。我帮着他整理，觉得有逃跑的味道——虽然我到处看不见马西亚尔感到奇怪。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不在的原因。堂阿隆索一收拾好他的轻装，就显得十分焦急，一直等到水手终于出现。水手劈面就说：

“来车喽。趁她还没回来之前，我们走吧！”

我扛起箱子。堂阿隆索、马西亚尔和我三人，免得被人看见，一下子就从畜栏门溜出去，蹿上敞篷马车。马车便以那匹瘦弩和嶙嶙不平的路面所允许的最快速度启程了。这

条路，如果说对于马匹不好，那么对于车辆就更糟。可是，任凭强烈的颠簸和呕吐，我们扬鞭驱马，直到我们看不见镇子了，才略微减轻肉体的折磨。

这次旅程，我格外的高兴。因为凡是新鲜的事儿，都会使小家伙们神摇魄荡的。马西亚尔乐不可支，而我主人开始时也兴高采烈，几乎比我还要放纵，到看不见镇子的时候，却着实发愁起来了。他不时说道：

“她啊，对这事这么格格不入！到家看不见我们该说什么呢！”

我的胸膛舒展开来了——由于沿路风光尽收眼底，由于清晨的凉爽和快意，更由于想着快要看到加的斯、看到它那泊满船只、无可比拟的海湾；它那熙来攘往、喜气洋洋的街道；它那小湾（象征着我一个时期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自由）；它的广场，它的码头和其他我十分喜爱的地方。我们还没走出三莱瓜^①，就看见两个骑红鬃烈马的骑士，他们尾随而来，不到一会儿工夫就跟我们并辔了。我们立即认出是马莱斯皮纳和他的父亲——那位我前面讲过的身材高大、趾高气扬、废话连篇的老爷子。父子俩见到堂阿隆索，吃了一惊，及至这位告诉他们他去加的斯上舰时，便越发惊讶不已。儿子听到这句话，心情沉重；可父亲——依我当时的体会，是个道道地地的牛皮大王——向我主人极其夸张地祝贺，竟称他是航海之花、水兵的典范与祖国的荣耀。

^① 西班牙里，一莱瓜约合五·五公里。

我们在科尼尔①客店站住打尖。店主把好吃的东西都供应老爷们，而给马西亚尔和我是吃剩下的，东西不多。我伺候进餐，所以能听到谈话，也就更便于了解了老马莱斯皮纳的性格。如果说当初他在我眼里是个吹牛大王，那么后来我就觉得他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滑稽的贫嘴老头儿了。

我小主人未来的公公堂何塞·玛丽亚·马莱斯皮纳，是个退伍的炮兵上校，跟他同姓的有名水手没有血缘关系。他把自己的全部自豪归结为他深刻了解这种可怕的武器，而且比谁都善于使用这种武器。一谈起武器的事，他可更是炫耀自己的想象力，益发胡编一气来瞎哄人了。

“炮兵，”他一面说着，可嘴里一刻不停地狼吞虎咽地吃着，“船上十分需要。一条船没有炮成了什么啦？可是，这个人类智慧的惊人创造，该看到它发挥效力的地方，是在陆地上，堂阿隆索先生。鲁西荣②之战……阁下已经知道我参加过这个战役，也知道一切的胜利都亏我用炮如神……Masdéu③一仗，您认为为什么打赢了？里卡多斯④将军把

① 从贝赫尔到加的斯途中的小城镇。

② 鲁西荣：法国南部旧省名，省会系佩皮尼昂。本为西班牙阿拉贡王国领地，一六五九年按比利牛斯条约割让给法国。一七九二年戈多伊出任首相，下令发动鲁西荣战役进攻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革命军，导致共和国军进入西班牙并占领赫罗纳省的部分地区。一七九五年戈多伊与法国缔结和约，结束战争状态，他本人亦因此而获得“和平亲王”称号。

③ 即指Masnou(马斯诺乌)，马斯诺乌是西班牙的一个城市，距巴塞罗那十四公里。

④ 安东尼奥·里卡多斯-卡里略(1727—1794)：西班牙将军，曾于一七九三年率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部队多次粉碎法军的进攻。

我放在一个安有四门炮的小山上。他吩咐我，他不下命令，不许开火。可我呢，看问题的方法不同，我悄悄儿地待着，等到一路纵队的法国兵来摆在我的面前，它的队列排成这个样：我的炮火可以从队头儿一直串到队后尾儿。法国兵的队形是排得很整齐的。我拿一门炮好好儿地瞄准，准星对着第一个士兵的脑袋……您明白吗？……由于队形那么整齐，我就开火了。嗖！一发炮弹掀掉了一百四十二个脑袋，后面的脑袋可再不往下掉了，因为队尾巴稍稍动了一下。这使敌人大为惊恐，但由于他们不懂得我的战略，又看不见我在哪儿，就再派一个纵队进攻我右翼的部队。这一纵队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再来一队，又再来一队，都是如此，直到战斗胜利结束。”

“太妙了！”我的主人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明白这个谎撒得有多大，但他不想拆穿朋友的西洋镜。

“在这二次战役中，在拉乌尼翁^①伯爵率领下，我也狠狠地教训了共和国军^②。Boulou^③保卫战我军失利，原因

① 拉乌尼翁是西班牙木尔西亚省一城市。路易斯·德·卡瓦哈尔—巴尔加斯(1752—1794)：拉乌尼翁伯爵，西班牙军人，赫罗纳省菲格拉斯要塞司令。一七九四年参加并领导加泰罗尼亚地区部队进行反对法战争。企图阻止法军反攻未遂，并分别于一七九四年八月十七日及十一月二十日两天被法军击溃。

② 指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2—1804)的军队。

③ 西班牙东北部地区加塔卢尼亚(当时是亲王领地)包括巴塞罗那、塔拉戈纳、莱里达以及赫罗纳四省，以巴塞罗那省的同名市为首府。原文“Boulou”由于发音关系，是“Barcelona”(巴塞罗那)之误。

是弹药耗尽。而我呢,尽管如此,拿教堂的钥匙来装炮,给敌人以巨大的杀伤;可是教堂的钥匙是不多的,所以最后,一个绝望的办法:将我的钥匙、我的怀表、我的钱币、我口袋里凡找得着的小玩意儿,以至最后,还将我那几个十字勋章通通都塞进了炮膛里。奇妙的是,有个十字勋章飞过去‘啪’的一声打在一个法国将军的胸膛上,象粘着似的贴在那儿,居然没有把他弄伤。他就把勋章留着,当他回到巴黎,国民公会^①因他接受了敌方政府的授勋,也不知判了他死刑,还是流放。”

“真是胡闹!”我的主人喃喃说道,对这么滑稽的编造颇感兴趣。

“我在英国的时候……”老马莱斯皮纳继续往下说,“您已经知道,英政府派人请我去改进英国炮……我每天跟皮特^②、跟柏克^③、跟纳尔逊^④勋爵、跟康沃利斯^⑤将军等重

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

② 威廉·皮特·查塔姆伯爵(1708—1778):英国政界人物,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一年任国务大臣,由于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导致欧、亚、美三洲的七年战争(1756—1763)。他被称为“老皮特”或“皮特第一”。他的儿子称作“小皮特”或“皮特第二”。

威廉·皮特(或“小皮特”)(1759—1806):一七八一年加入英国议会,在美洲殖民地的战争方面,取代其父的地位。在一七八三年至一八〇一年和一八〇四年至一八〇六年两次任英国首相,托利党首领,是反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反法联盟重要组织者。

③ 埃德蒙·柏克(1729—1787):爱尔兰作者、演说家,皮特的反对者,仇视法国革命。

④ 系指“纳尔逊”。

⑤ 康沃利斯(1738—1805):英国将军。一七八一年九月,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军主力在约克敦被击溃,他代表英方和美方讲和。

要人物一同进餐。他们都管我叫“西班牙小丑儿”。记得有一次，在王宫里，大家恳切要求我表演斗牛给他们看。这样一来，我不得不冲着一张椅子拿披风逗，拿长矛刺，拿刺剑捅，使整个宫廷乐开了花，英王乔治三世^①更是乐得什么似的。他可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罗，他时常要我着人到我的老家去找上等油橄榄。噢！他跟我是很随便的。他的整个心愿就是要我教他学西班牙语，尤其学一些我们这个幽默的安达卢西亚话，可是他始终只不过学会了‘谈谈别的’和‘握握手吧！’这是每天午餐我正要同他去吃小狗鳕^②，喝雪利酒^③的时候，他向我打招呼的用语。”

“午餐吃这个吗？”

“这是他最喜欢的。我叫人把小狗鳕装在瓶里，从加的斯捎来：用我发明的特效药保存得挺好，这药的药方我是放在家里的。”

“太妙了！那么您改进了英国炮了吗？”我的主人鼓励他说下去，因为他叫主人太开心了。

“十全十美啊！我在那儿发明了一门没捞着放的大炮，因为整个伦敦，包括王室和大臣们，生怕会震塌许多房子，纷纷来哀求我不要试炮。”

“结果这么大的炮就束之高阁啦？”

“沙皇要买，可挪都挪不动。”

① 英王乔治三世(1760—1820)。

② 一种似狗鳕，但比狗鳕小的鱼，产于西班牙加的斯沿海。

③ 西班牙加的斯省赫雷斯德拉弗朗特拉产的一种名葡萄酒。

“那您蛮可以造门大炮，一炮就能轰掉英国舰队来解脱我们的嘛！”

“噢！”老马莱斯皮纳回答道，“这个吗，我正在考虑；我相信一定能够实现我的计划。我也一定会让你看看我做好的计划的，我何止要把大炮的口径扩大到神话般的程度，还要造出能保护船只和碉堡的防弹甲来呢。这是我毕生的计划。”

当下，他们饭早用毕。马西亚尔和我在顷刻之间就把残羹剩饭狼吞虎咽地吃进了肚里，大伙儿就继续赶路了。他俩跨马踏镫而行；而我们，仍旧乘坐破旧的敞篷马车。饭菜搀和着烧酒益发激起老马莱斯皮纳的创作情绪，他一路上继续将许多胡编的东西戳入我们的耳朵。话锋又回到原来的题目：鲁西荣之战。因为堂何塞迫不及待地要讲新的功勋，我的主人听那么多谎话都听腻了，想把他那话头岔开，便说：

“灾难性的，不策略的战争！我们开始不打这个仗就好啦！”

“喔！”老马莱斯皮纳慨然叹息道，“阿兰达伯爵^①，正如您所知道的，他从一开始就反对这场跟共和国^②的倒霉战争。这个问题我们谈了多少啊！……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朋

① 佩德罗·巴勃罗·阿瓦尔卡-博莱亚(1718—1798)：阿兰达伯爵，西班牙外交家。曾任卡斯蒂利亚地区政务委员会主席和卡洛斯三世内阁大臣。

② 指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友嘛。我在阿拉贡那阵儿，我们在蒙卡约^①七个月，一起打过猎。我还专门叫人给他造了一支特别的猎枪……”

“是呀。阿兰达伯爵一直是反对的。”主人打断了他正危险地向射击学方面滑去的话头。

“确实，”吹牛大王继续说，“要说到这位杰出人物这么热烈地主张跟共和国军讲和，那是因为我给他出的主意，事先就使他信服打这个仗不是时候。可是戈多伊（当时已是宠臣）坚持打下去，依我后来的体会，他无非要跟我们唱对台戏罢了。最滑稽的是，就这个戈多伊在一七九五年的夏天，当自知无能的时候，不得不结束战争，这么一来，他就为自己博得了那个震天价响的‘和平亲王’头衔。”

“堂何塞·玛丽亚朋友，”主人说，“我们多么需要一个驾驭局势的国家栋梁，一个不会把我们拖入无谓的战争而永葆王冠尊严的人才啊！”

“所以，去年我待在马德里的时候，”吹牛大王接着说，“人家提议我出任国务大臣。王后执意要我做，国王可不吭气……我天天陪他到‘豹宫’^②玩两枪……甚至戈多伊本人，知道我比他高明，也会同意我做国务大臣的，否则，我有的是城堡，可以把他关起来，免得他给我找麻烦的。不过我还是谢绝了，宁可在家乡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把公共事务

① 即：蒙卡约山脉。它位于索里亚和萨拉戈萨两省之间，森林密布，群峰峥嵘。

② “豹宫”是西班牙古王宫，位于马德里的曼萨纳雷斯河畔，为卡洛斯一世及三世所建。现为国家首脑官邸。

交给戈多伊去办。您瞧这个人，他父亲过去就是我丈人厄斯特列马都拉^①牧场的放骡娃。”

“我过去不知道……”堂阿隆索说，“人虽说不大有名，我原以为‘和平亲王’出自高门，财产不多，但素有教养。”

他们的对话以这样的方式继续下去：马莱斯皮纳先生撒着弥天大谎，但我的主人以超人的耐心听着这么一大堆胡言乱语，听得他一会象在生气，一会又象乐呵呵。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堂何塞·玛丽亚还说他曾向拿破仑提出了雾月十八日壮举的建议。

说东道西，不知不觉黄昏就在奇克拉纳^②迎接了我们。我主人经不起那辆破小车的颠簸，已经精疲力尽、完全散了架似的，所以留在这个镇子里；其他人继续赶路，想当晚赶到加的斯。他们晚餐时，那位老马莱斯皮纳又现编了新鲜的谎话。我看得出，他儿子听着难受，仿佛因地球上长出个特号吹牛王来作自己的父亲而感到羞愧似的。他们告别了，我们歇到第二天的凌晨时分，然后继续我们的路程；由于从奇克拉纳到加的斯的这段路比前一段要舒适顺当得多，我们约摸在上午十一点光景便安然无恙、心情舒畅地到达旅途的终点。

① 西班牙一个地区，今包括巴达霍斯和卡塞雷斯两省。

② 奇克拉纳，即奇克拉纳德拉弗隆特拉是加的斯的城镇。

八

这次返回加的斯，我无法形容我内心所产生的激情。主人在他表妹家安顿下来以后，我一有了空闲，就马上出门到街上去漫游，并陶醉在我喜爱的城市的气氛之中。

曾是屡见不鲜的景物，在阔别多时以后，浑如崭新的、极其美丽的东西使我心荡神驰。我沿路看见的人，都有友善的面孔，而且一切都对我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男女老少、狗儿以至房子（因为我少年的想象在它身上看到某种人性的、有生命的东西）在我的眼睛里也都是有感觉的生物。我觉得他们在分享着我回来所引起的普遍欢乐，在他们的阳台上，在他们的窗户里摆出兴高采烈的笑脸儿。是我的心灵看见自己的喜悦反映到整个外部世界。

我急匆匆地在街上奔着，好象是想用一分钟就把大街小巷看个遍。在圣胡安德迪奥斯广场买了点零食，与其说是爱吃零嘴，莫如说是以回头浪子的面目出现在这些女商贩面前而自鸣得意罢了。我象老朋友那样跟她们搭讪，因为我认出一些是在我贫穷潦倒时接济过我的，一些是我并无恶意的喜爱流窜抢夺的受害者，她们的火儿还没有消掉呢。大都记不得我了，可有些用辱骂来迎接我，记起了我儿时的英雄事迹，并对我的新行头和本身的庄重气派那么大肆奚落，我只好赶快拔腿跑开，但已免不了那只内行人的高手向我的新衣扔来果皮瓜壳，使我丢人现眼了。由于我意

识到自己的正派，这些嘲弄反倒引起我的骄傲而不是遗憾。

然后，我巡视城墙，数了停泊在面前的所有舰只。和一路上碰到的所有海员交谈，告诉他们我也上舰队去，同时用十分强调的语气问他们，纳尔逊的舰队是否已驶近港口。随后，我还跟他们说：“短号先生”是个胆小鬼，不过眼前这一仗是会赢的。

我终于来到了小湾，在那儿我的那股高兴劲儿就没有限度了。走下海滩，脱去鞋子，一块一块岩石地蹦过去。寻找从前的男朋友女友，但碰到的只是寥寥无几：一些已长大成人并有了较好的职业，一些被抓丁上了船，剩下的都不大认识我了。荡漾的水面引起我心中陶然欲醉之感。我经不起这种诱惑，我为海洋神秘的吸引力所诱逼——它那滔滔不绝的喧声，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在风平浪静时是甜蜜的求诉，在狂风巨浪时是专横忿怒的召唤——，我急忙脱去衣服，纵身跃入海中，就象投入亲爱的人的怀里。

我游了一个多小时，感到说不尽的畅快。然后穿上衣服向比尼亚区继续走去。在它感化人的酒店里遇到几个我光荣年代最出名的浪子。我跟他们聊了起来，装得象个正派人的样子，也象个正派人似地把仅有的几个钱儿都花掉来招待他们。向他们打听我舅舅，但都没有告诉我关于他的什么消息。闲扯了一会儿以后，他们让我喝了杯白干，那白干一下就使我可怜的身子瘫倒在地了。

醉得顶凶的时候，我想那些无赖是任意拿我开心了的。可是我稍为清醒了些就羞愧无地地走出了酒店。尽管脚下

磕磕撞撞，可我心里还想着去我的旧屋。到那里的门口，看见一个正在煎血肠、身上破破烂烂的女人。面对我出生的房子，思潮起伏，禁不住哭起来了。这一哭，被那没心肠的妇人看到，竟以为我在嘲弄她或算计偷她煎的东西，所以，只得靠我眼疾脚快来逃脱她的手爪子，而把感情留到较好的时机去发泄了。

随后，想看老教堂。这个教堂关系着我童年时代最甜美的回忆。踱进去，只觉得它的环境是迷人的，我从未这么虔诚景仰地参观过哪个教堂的中殿。我认为当时我是很想祈祷的、而且确实也跪在圣坛前面祈祷了，这就是我母亲搁过供礼、为我感谢救命之恩的那个圣坛。我认为这是我的活肖像的那个蜡人挂在那里，并以那些圣物的庄严仪彩占着自己的位置。但我觉得好象鸡蛋跟板栗一样根本就不相称。可是那个蜡娃娃，象征着虔诚与母爱，却令我产生最强烈的敬意。我跪着祷告了一会儿，一面想起我的遭遇，想起我的好母亲的弃世，她已上天堂与上帝同在了。但由于那该死的烧酒发作，头脑不很受用，一站起来就摔倒了。一个冷酷无情的教堂司事非常利索地把我轰到街上去。我三脚并作两步就奔回我们住的埃尔菲德奥街来。主人一见我进门就责怪我出去太久。如果这个过失是当着堂娜弗朗西斯卡的面而犯的，那就免不了要给狠揍一顿。可我的主人宽大为怀，从不罚我，也许他有我一样孩子气的童心吧。

我们是到主人的表妹家落脚的。关于这位太太，请读者允许我罗嗦几句，因为此人是值得一讲的。堂娜弗洛拉·

德·西斯涅加是一位执意要葆青春的老太太：年过五旬，但还想尽所有花招掩人耳目，要把这吓人的高龄扮少一半。要说明科学和艺术在为达此目的的和谐组合上创造出多少东西来，那绝非我绵薄的力量所能办到的。什么髻发，彩带，花结，衣裳，脂粉，朱砂，香水和其他古怪的物品，都来参加她蔚为大观的巨大装修工程；要一一列举这些东西，恐怕最丰富的想象力都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假如专门收集大事的史书不适合记载这样的美闻的话，那就留给小说家来写吧。至于她的仪表，记得最清楚的，是她整个脸庞：就象现有的和过去的美术学校曾用所有的画笔在那上面抹上一层粉红的朝霞。还记得，她说话时爱噘起唇，抿着嘴，卖个俏，其目的不是想妩媚地缩小她那大嘴巴，便是想藏住她那排坏牙——年年都有一两颗牙齿从牙床上脱落。然而，这种装相的笨招如此不走运，与其说美化了她，莫若说丑化了她。

服装奢华，浓妆艳抹，用化妆粉是论阿尔穆德^①的。从她大袒胸衣服所暴露的部位和轻罗纱透底的部位来看，她的肌体还非常丰润。她的全部努力就在于炫耀受岁月摧残不大利害的位置，为此她有一手绝招。

堂娜弗洛拉是位酷爱古物的人，她非常虔诚（虽没有我的堂娜弗朗西斯卡那么至诚笃信）。但跟我这女主人是大不相同的，因女主人厌恶海军的荣耀；而她对所有的军人，一般都怀有炽热的感情，特别是对海军。她胸中燃烧着对祖

① 古代西班牙的计量单位，一阿尔穆德约合四·六二五公升（各地极不统一），现在有的地方仍旧采用。

国的爱，因为她这把年纪已不能追求另一种爱的温暖；她感到作为一个妇女，作为一个西班牙贵夫人而无比自豪；民族的感情在她的心灵中同大炮的轰鸣交织在一起；她认为民族之伟大是以弹药消耗之多少来衡量的。由于她没有孩子，居民的流言蜚语由两三个象她一样的老来俏在小圈子里传来传去，这便占据了她的生活。她也一贯喜欢谈论公众的事来作消遣。当时没有报纸，政治主张及消息都凭口头传播，所以比现在更加走样，因为口头的话总比印刷品更容易说谎胡诌。

在所有人口稠密的城市，尤其在加的斯——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城市——有许多空闲的人，他们是马德里和巴黎的消息出纳员。那些不辞辛劳的传讯者将消息带去带来，为执行着使他们身价百倍的使命而不可一世。这些人当中有的象活报纸那样，午后就麇集到那位夫人家里。这种情况再加上优质巧克力和上等小面包，便吸引着其他渴望听到新闻的人们。堂娜弗洛拉既然不能激发正当的情欲，又不能摆脱五十岁的重压，也就不愿别人来替换这个脚色，因为，新闻最高中心机构在那时几乎等于威严的王位哩。

堂娜弗洛拉和堂娜弗朗西斯卡亲热地互相憎恨。谁要考虑到她们一个激昂尚武，一个怯懦崇文，谁就一定会明白这一点。惟其如此，那位老太太在我们到达的当天跟她表哥谈天时，对他说：

“你要是一直听你老婆的话，你如今还可能是一个海军警卫呢。什么性格呀！我要是个男子汉，跟这么个女人结了

婚，就会象颗炸弹一样爆炸了。你做得对，不听她的，到舰队来。你还年轻，阿隆西托。你还能得准将级，如果帕卡^①没有用楔子把你钉牢，象不让小鸡儿出笼那样，那这一级你已稳拿到手了。”

接着，我的主人很想得到消息，向她打听，她就说：

“根本问题是，这里所有的水兵对法国舰队司令非常之不满，他在马提尼克航程，在菲尼斯特雷战斗都证明了自己无能。他那么胆小，那么怕英国人，联合舰队在八月开进这里的时候，他就不敢捉拿柯林伍德指挥的英国巡航舰队，那支巡航舰队只有三条船。我们全体军官要受这号人调遣，心里很不是滋味。格拉维纳预见到，不找一个更有能耐的人来统帅舰队，面子就要丢光了，所以去马德里告诉戈多伊。可这位大臣哪，随便敷衍两句，因为他什么都不敢决定。由于波拿巴正在和奥地利作战^②，如果他不决定……据说这波拿巴对维尔纳夫也很不满，都决定撤换他了，不过目前……哎！拿破仑应该把舰队的指挥权委托给一个西班牙人，比如委托给你，阿隆西托，奉送你三、四级，你确确实实该提三、四级的嘛……”

“啊！我不是这块料。”我的主人以他一贯的谦虚说道。

“要么委托格拉维纳，要么委托丘鲁卡，都说他是多好

① 弗朗西斯卡的昵称。

② 一八〇五年四月，英国联合俄国组成第三次反法国联盟，同盟国还有奥地利、瑞典、那不勒斯等。拿破仑迫使西班牙参加法国方面作战。同年十月法军直驱奥地利首都，十一月攻下维也纳，十二月奥地利被迫议和。

的水兵哪。不然的话，我怕没有好结果啊。这里见不得法国人。你想想，维尔纳夫的船来到那阵儿，缺粮食，缺弹药，军火库就是不肯供给他们。他们到马德里告状。因为戈多伊，唯法国大使贝努维勒先生之命是从，就下令给盟军所需要的一切。可这样也没用。海军军需和炮兵司令他们俩说，维尔纳夫要不付现钱，就什么都不给。如此这般，我看讲得简直太好了。我们就这么点东西，可不能让这些先生们平白无故地拿走！多好的世道啊！现在什么东西都贵得要命。一来是黄热病，二来是天气不好，整个安达卢西亚都不值一块墩布了；然后你还给增添了战争的灾难。诚然，国家荣誉第一，必须再接再厉，报仇雪耻。我不愿想起菲尼斯特雷角的事件，由于盟军的胆怯，我们在那儿损失了菲尔梅号和拉斐尔号，那是两艘象金子一样的船只；我不愿想起卡洛斯王号的爆炸，那样的奸诈行为，连柏柏尔^①的摩尔人也没干过；我也不愿想起那四只三桅的被劫持；我再也不愿想起那次岬角的战斗……”

“那是这么回事……”我的主人激动地打断了她的话头，“必须把一切都搞个一清二楚。假使舰队司令科尔多瓦下令转……”

“是的，是的，我已知道了，”主人挂在口边的老生常谈，堂娜弗洛拉已经听过多次。“应该狠狠地揍他们，你们一定

① 北非古老部落柏柏尔八至十三世纪入侵并统治西班牙等地。其后裔称摩尔人，十七世纪初被逐回北非。

要狠狠揍他们。我觉得你就要荣宗耀祖了。我们就这样来气气帕卡。”

“打仗，我是不成了，”主人凄然道。“我无非来看看，纯粹是爱好，是我们可爱的旗帜激起我内心的感情罢了。”

我们谈话后的第二天，我的主人接待了一位老朋友、海军准将的来访。我只是这回见他一面，但他的外表是永志不忘的。约摸四十五岁左右的人，面孔英俊、和善、带着郁悒的神情，一眼看上去，你就马上会喜欢他。他不用假发^①，那浓密的金发不是被理发师的钳子烫成鸽翅式，而是稍微马虎地梳成一条大辫子，采用了一种不够入时的打扮，粉洒得太多。他眼睛又蓝又大；鼻子不大，稍稍偏长，但不显丑陋，反而使他富于表情的脸庞儿显得高贵。胡须经过细心修理的下巴有点儿尖尖的，这就增加了他蛋形脸盘（上面露出柔弱甚于坚毅）的整个忧悒神态。这个高尚的仪容，为温文尔雅、雍容大方的风度烘托得更有光彩。这种风度，你们无论凭当今老爷们那种昏庸的骄矜之气，也无论凭我们幸福青年一代那种易变的文雅之风，都是无法想象出来的。他身材瘦小，病恹恹的。堂堂军人，却象一个书生；他脑海里无疑深藏着崇高而机敏的思想，但面对战云的恐怖似觉不最合适；他荏弱的躯体无疑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灵魂，但仿佛注定一打就震垮。然而据我以后所知，这个人既有胆量又有智谋。他就是丘鲁卡。

① 那个时代这样身分的人大都用假发。

这位英雄的制服，虽不破旧，但却看得出已光荣服役一些年了。不久后，我听他说（其实没有埋怨口气），政府欠他九个月饷，才明白他那副寒酸相。我的主人问起他的妻子，从他的答话中我推断他结婚不久，因而同情他，觉得在这么甜蜜的日子里叫他去打仗，未免太残忍了。然后他谈到自己的船，圣约翰·内波穆塞诺号；他对这艘船跟对自己的年轻妻子流露出一样疼爱的表情，因为据他说，船是他得到特许权，按自己的心愿修整成西班牙海军的一条头等船的。

随后，他们扯到那几天普遍谈论的话题：舰队是否出去。这位水兵长长地说了这样一席话（其要旨我还记着，后来又能用史料尽量确切地恢复原话的内容）：

“法国舰队司令，”丘鲁卡说，“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决断，又想做点什么来使人忘记他的错误，从我们到这儿以后，就一直主张出海找英国人。十月八日他给格拉维纳写信，说他想在比桑托罗号举行一次军事会议，就什么是最适宜的办法取得一致意见。格拉维纳果然带了中将阿拉瓦^①、舰队将领埃斯卡尼奥、西斯内罗斯、准将加利亚诺和我本人赴会了。法国舰队方面有海军上将迪马努尔、马贡以及海军上校科斯毛、梅斯特拉尔、维利埃格里斯和普里格尼。维尔纳夫一摆出出击意图，我们全体西班牙将领就反对。大家亢奋异常，争论得很激烈。阿尔卡拉·加利亚诺跟上将马

^① 伊格纳西奥·米·德·阿拉瓦（生卒年不详）：西班牙海军中将，法西联合舰队前锋队长。

贡发生口角，话很粗，如我们不及时加以制止，那非引起一场决斗不可。我们的反对使维尔纳夫大为恼火，他也在争得火热时说了气话，格拉维纳则更加激烈地回敬了他……奇怪的是这些老爷们硬要出海去找强敌，而菲尼斯特雷之战却丢下我们，使我们失去克敌制胜的战机；倘若他们及时增援，我们是稳操胜券的。另外，我在会上也摆出其他的理由，这就是：时令已深，对我们最有利的的位置是停泊湾内，迫使他们进行一次他们将无法支持的封锁，尤其他们也要封锁土伦和卡塔黑纳的话。必须痛苦地承认英国海军的优势，他们的舰只武器精良、装备完善，特别是舰队作战配合协调。而我们呢，大部人员素质较差，武器低劣，而且由一个大家都讨厌的头头儿指挥。不过，是能够在海湾内进行防御战的吧。可是按马德里王室的盲从情况来看，势必服从，势必将船只和水军都归波拿巴计划所支配，——波拿巴取得了这奴役地位并没有换给我们一个配得上这么多牺牲的头头儿。维尔纳夫如要坚持，我们就出海迎战；但若后果惨重，我们对联合舰队的荒唐计划已经提出了反对意见，那就说明责任不在我们。维尔纳夫陷入了绝望；他主子对他说了很严厉的话；他要被撤职的消息正驱使他去发更大的疯：希望挽回名誉于旦夕，不成功，便成仁嘛。”

我主人的朋友就这样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的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尽管年纪小，对那些事也十分感兴趣。后来又在史书上看到了我目击的史实，便得以真实的史料弥补了我记忆之不足。所以，现在我能够相当准确地加以

叙述了。

丘鲁卡一走，堂娜弗洛拉和我主人便对他备加赞许，对他远征南美绘制那里的海域地图一事，更是赞不绝口。我听他们说，丘鲁卡既作为学者又作为航海家，其功绩之卓著，连拿破仑本人对他也馈以重礼，关怀备至。可是，让我们撇开航海家再来谈堂娜弗洛拉吧。

在那里待了两天，我发现一件使我极为恼火的怪事。这怪事就是主人的表妹喜爱上我啦，就是说，她发觉我当她的侍童非常合适。她对我不停地百般亲昵，但一知道我也上舰队去，就埋怨开了，发誓说我不丢小命，而丢条臂丢个腿或我身上其他同样重要的部分，也真可惜。这种非爱国的同情心使我愤怒了。现在甚至相信，当时我说了一些表示自己正在燃烧着战斗热情的话。我的大话很逗老太喜欢，她就给我许许多多好吃的东西来消除我的情绪。

次日，她硬要我打扫她的鸚鵡的笼子，那是一只象神学士那样会说话、一早就把大家吵醒，直着嗓子叫：“英国狗”、“英国狗”的慧鸟。然后要我扛起小凳子，带我去望弥撒；在教堂里，她不住地回头，看我还在不在那里。接着，又要我去她的梳妆室；面对那儿的梳妆打扮，眼看理发师在她头上装上的髻发和彩结，活象灵台，我可给吓坏了。堂娜弗洛拉发现我失态地呆望着那位师傅，头颅上的真正建筑师的高超手艺，便笑得不亦乐乎；她对我说，我不该想着上舰队去，而该留下来作她的侍童。还说我应该学会给她梳头，说什么理发匠的职业可以让我维持生活，而且成为一个真正的

人物。这样的主张并没有使我受到诱惑，我相当粗鲁地对她说，比起理发师来我更愿当个士兵。这下可使她高兴了。因为她对爱国和军事方面的事情，都是从表面上看的，所以更加喜欢我了。尽管那儿的人都很疼我，可直说吧，我真吃不消那个堂娜弗洛拉，我是宁可接受我的暴性子堂娜弗朗西斯卡的猛打头，也不愿领受堂娜弗洛拉的甜蜜的殷勤。

自然，她不当的爱抚，娇娇的作态，她执意要我陪伴，说什么我的谈吐和人身把她迷住，这些都妨碍我跟主人上船去视察。陪他去那样的美差交给他表妹的一个仆人，同时，我却失去向往游逛加的斯的自由，憋闷在家里，给堂娜弗洛拉的鸚鵡以及下午到那里去的老爷们作陪，他们尽说舰队是否出海和其他一些唠叨较少但更加无聊的琐事。

当我看见马西亚尔来到家里，眼见他将跟我的主人上船去（尽管这不是最后登舰）的时候；当他们正要登舰的时候；又当我痛苦的心灵还抱着微小的希望成为这次讨伐的参加者而堂娜弗洛拉竟坚持把我带到林荫道散步，还去加尔默罗会教堂作晚祷的时候，我气恼到了绝望的地步。

这都是我不能忍受的，尤其我正渴望实行一个大胆的小计划：希望在码头上遇到哪个熟识的水兵，由他带着径自去船上看看，所以就更加无法忍受。有一次，我陪老太出去，在城上走过时，我打住脚步眺望大舸小舟；但我却不能沉醉在这个场面的快乐之中，因为要回答堂娜弗洛拉很多很多问题，她就够使我晕头转向的了。散步之际，有几位青年和年长的先生向她走过来。他们看来十分高贵，是加的斯的

时髦人物，都很规行矩步，秀逸风雅。其中有个是诗人，或更准确地说，个个都会作诗，虽然并不好。好象当时我还听他们谈到哪个科学院，他们常在那儿集会用自己的诗句对打——这消遣是伤不了人的。

因为我爱观察一切，所以注意到这些男人的奇怪外形、女人气的表情，特别是他们的服装，我觉得稀奇古怪极了。在加的斯这样穿着的人是不多的。后来我考虑这种衣着和我常见的人的衣着的差别，就明白了，常见的人穿西班牙式，而堂娜弗洛拉的朋友们则穿马德里和巴黎的时装。首先引我注目的是他们奇特的手杖，是扭曲转弯的棍子，外加粗大的节疤。看不见他们的下巴，都叫披肩式的领巾给遮没了，领巾在脖子上连绕几圈并抄到嘴唇前面，形成一种筐子，一个托盘，或简直是钵盂，上面安躺着脸庞儿。头发故意蓄得乱蓬蓬的，与其说是用梳子，毋宁说象用笤帚打扫而成。帽檐，触及肩膀；外套，腰身特高，下摆几乎拖地；长筒靴，靴头尖尖；背心口袋，挂着大批珠宝坠儿和花饰标志；齐膝条纹短裤，在膝部用大带儿系上。为了使这副模样滑稽透顶，人人还带着单片眼镜，谈话时老把它送近右眼，一面把左眼闭起来，尽管双目的视力都好得很。

这些人物谈话，是关于舰队出海的问题，间或也谈到不知什么舞会或联欢会，而称赞不迭；其中一位因跳加沃特舞时轻盈的双腿交叉跳得特好而备受赞扬。

谈了许多闲话之后，他们跟堂娜弗洛拉进加尔默罗会教堂。到那儿，各自取出《玫瑰经》来，拚命祷告了好长一段

时间。喀吧一声，其中一位朝我头顶猛敲一击，因为我没象他们那样虔诚祈祷，而过分注意两只苍蝇，它们正绕着堂娜弗洛拉头上最高的一卷髻发盘旋。听完一通恼人的被他们誉为杰作的讲道之后，我们出去再散步；继续扯起来的话就更加生动活泼了，因为加入几位一样穿着的贵妇，顿时在大家中间扬起一片喧哗：卖好讨俏、花言巧语、假情假意，其中还夹着一些乏味的诗句，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

而这时，马西亚尔和我可爱的主人，正在合计确定最后搬上船去的日子和时辰啦！而我呢，却有留在陆地上听任那位老太摆布的危险，她乏味的亲热使我烦腻极了！诸位会相信那天晚上她坚持我该留下来永远服侍她吗？诸位会相信她保证很喜欢我，又作为证明，给我施以一阵温情的拥抱和接吻，然后命令我不要向任何人说起吗？“人生可怕的矛盾啊！”——我心里这样说时，想到如果我的女主以这样的方式待我，我该是多么幸福啊！我，慌乱已极，便对她说，我想上舰队去，等我回来，她想怎么爱我，就可以怎么爱我；可如果她不让我实现我的愿望，那我就要这么恨她，于是我张开双臂，表示恨的程度非常之大。

当下，主人蓦地走了进来，我断定通过细心准备好的雄辩妙语来达到我的目的的时机已到，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用悲甚哀极的语调说：如果他不带我上船，我就要绝望而投海啦。

主人对这意外的事情付之一笑。他表妹直努嘴装乐，使她干瘪的脸盘儿显得更丑，但终于也同意了。她送给我无

数甜食上船吃，叮嘱我不要待在危险地方，再也不提反对我上船的话。第二天很早就上船了。

九

那一天是十月十八日——这个日期，我确信不疑，因为第二天舰队就出海了。我们那天起得很早，直奔码头，那儿有小船候着驳运我们。

当三位一体号尽收眼底之时，诸位想想，我是多么惊讶，多么惊讶！多么兴奋，多么着迷呀！三位一体号是世界最大的船。远远望到它那木头的后甲板^①，在我心目中是一座神奇而不可思议的建筑，唯一可配得上浩瀚大海的怪物。我们的小艇驶过一只大船时，我抱着某种敬仰的诧异感端详它，惊奇地发现我从城楼上看去觉得那么点小的船却是这样庞大；平时我觉得这船总比想象的要小。在我入神地凝视着一个船首雕饰^②（最能迷住我的东西）时，胸中不平静的兴奋，险些使我落入水中。

终于到达三位一体号了。随着我们靠近，这个庞然大物的轮廓逐渐扩大起来；而拢船时，小驳就隐没在这大船投影（象可怕的黑魃魃玻璃上的倒影）的一片海面上。我看到不动的船体没入阴沉的海水，而海水轻轻拍打着船帮的时候；我抬头仰望，瞧见三排大炮把威慑的炮口伸出舷窗的时

① 古战船指挥桥楼所在的地方，整条船最高的位置。

② 古战船船头上的雕饰，大都是龙、狮等头雕。

候，便由兴奋变成恐惧，面色煞白，抓住主人的胳膊，一动也不动了。

然而，我们一登舰，我一踏上甲板，心里便豁然开朗。帆樯英挺奇拔；后甲板一派生机；极目苍穹又远眺港湾；舱面所有物件：从干舷上一排吊床到绞盘、水泵、水龙、舱口，以至各种各样的军服，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令人赞叹。总而言之，这一切的一切都把我迷住了，以致我久久地凝神观赏着这么漂亮的大建筑物，把什么都忘了。

现在的人，凭着蹩脚的图片画出的样子，不可能了解这些宏伟的船，更不用说三位一体号了。它们也一点儿不象今天的战舰那样，披上重铁甲、长长的、单调的、黑黑的、浑身没有很明显的凹凸；因此有时我竟觉得它们象是浮在水上的大棺材呢。今天的战舰是讲求实际时代的产物，适应于当代海上军事科学——利用蒸气废除了帆具操作，把战斗的胜利寄托在船的机力与推动力上，它们只不过是作战的机器罢了；而那个时代的战船，就是全副攻守武装的战士本身，但又主要依赖战士的机敏和勇敢。

我爱观察所见到的一切，习惯于把观念与形象，把物与人极其夸张地联系起来，纵然是属于毫不相干的类型。后来看到我们卡斯蒂利亚^①和佛兰德斯^②的所谓哥特式^③大教堂，又仔细察看它复杂而精致的结构是以多么庄严雄伟的气派压倒为公用事业而造的一切现代建筑，诸如银行、医院、兵营等等，这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平生所看到的各种船只，并将古代船与哥特式大教堂相比较了。这些古

船的外形：向上延伸、垂直线多于水平线、某种难以言表的意境、复杂的线条与阳光下变幻无穷、斑驳陆离的光泽融合一起，既有点古色古香，又带点宗教色彩，这些就都使我产生了上述奇怪的联想了；现在，我理会到这种联想，是小时的印象在我心中留下的浪漫主义痕迹。

三位一体号是一艘四层甲板的战舰。当时世界最大的战舰是三层甲板。这艘巨舰是一七六九年在哈瓦那用古巴最好的木材建造的，已有三十六年的光荣服役史。船身长，也就是说从船尾到船头有二百二十尺（六十一米）；船阔（宽）五十八尺；船深（从龙骨到上甲板的高度）为二十八尺——这么特大的体积，在那时候，是世界上任何舰艇所没有的。它强大的肋骨，是一座真正的森林，支承着四层甲板。它的船帮是极坚的木壁，建造时，上面开了一百十六个炮眼；一七九六年扩大改装时，开了一百三十个炮眼；一八〇五年又重新装配，当我看到它时，共有炮一百四十门，包括大炮和短筒火炮。舱内部十分讲究，分成各种舱隔，这就

-
- ① 卡斯蒂利亚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高原地区，分为新、旧卡斯蒂利亚。占西班牙领土面积四分之一以上。十一世纪至十五世纪是独立的封建王国。一四七九年统一于西班牙。
 - ② 佛兰德斯（一译“佛兰德”），旧地区名。包括今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东、西佛兰德省。十四世纪为法国领地，十六世纪一度为西班牙卡洛斯一世的伯爵领地。后英国与法国为争夺该地区导致“百年战争”，法国获胜后，收回。
 - ③ 欧洲封建社会盛期十二到十五世纪的建筑风格。以基督教堂最为突出。它以墩柱、薄围护墙和尖形肋骨交叉拱顶、飞扶壁、花窗棂、彩色镶嵌玻璃和高耸的尖塔等为其特征。

是舷炮甲板、船员的下甲板、储粮舱、军官房舱、厨房、医务室及其他服务处。我全神贯注地游览这个海上埃斯科里亚尔^①的通道和角落。设在船艏的房舱，内部是小宫殿，外部象奇异的城堡；一排排望台——在船艏犄角上向外凸出的、象尖拱型堡垒上多窗顶塔似的望台——仿佛是向大海张开的大笼子，从那儿可以了望四分之三的地平线。

没什么东西是能与那帆樯的雄伟相媲美的。那些巨大的船桅，如傲风雷，直刺云天。似乎风，决然没有力量推动它那些硕大的风帆。望着桅杆上一大堆侧支索、固桅索、转桁索、后支索、平桁索、升降索等操帆用的绳索，感到眼花缭乱，一时什么都看不清了。

正当我只顾观赏这么多奇景时，觉到颈背上重重地挨了一记。我以为是主桅劈头倒了下来。愣神回头一看，吓得大叫一声，只见一个人揪着我两个耳朵，象要把我吊到半空中。这是我的舅舅。

“你到这儿干什么，瘪三？”他用习惯的“柔和”声调说，“想学手艺吗？喂，胡安，”转向一个满面凶气的水兵，“你替我把这海龟弄到主桁上头去玩吧！”

① 圣洛伦索·德·埃尔·埃斯科里亚尔：西班牙著名的修道院，是非力浦（又译腓力）二世（1527—1598）于一五六二年至一五八四年间在埃斯科里亚尔镇，为纪念一五五七年的圣金廷战役而建的。造了二十二年，外形象铁算子，是为了悼念圣洛伦索的殉难及被这种刑具烤死。全部是花岗石结构，有一千一百一十个窗户，是座庄严肃穆的古典型建筑。中央矗立九十五米高的教堂。埃斯科里亚尔院内有“列王陵”，有名画、壁毯等装饰。还有一个相当有价值的图书馆。

到主桁上头去玩的问题，我尽量避而不答，但极有礼貌地向他解释，我在伺候堂阿隆索·古铁雷斯·德·西斯涅加，是陪他上船来的。三四个水兵，我那“亲热”舅舅的友好，想来欺负我，因此我决定离开这帮“高尚”人物，就到房舱找我主人去了。军官们正在化妆，他们在船上做的化妆并不比陆上的轻松。当我瞧着那些侍童忙碌着给他们服侍的英雄头上扑粉时，心里问自己，在舰上这样打扮是否不大合适，舰上的一切时间都是宝贵的，舰上但凡不是工作所急需的东西，也都是碍事的。

但是，那时赶时髦的风气跟现在一样盛行。因此，即便在那样的时刻，他们也被逼干这种鸡零狗碎的无聊事。甚至兵士们也不得不把宝贵的时间用来整理身上穿的皮外套。可怜的人啊！我看见他们前后排成队，每个人整理他前面一个人的皮外套，这是挺聪明的办法，一会儿工夫就整理完毕了。接着，相互扶正皮帽子——一大驮子沉甸甸的玩艺儿，我始终弄不清是干什么用的。然后，要值勤的，就上岗去；不值勤的，就到前甲板上面玩去。水兵不用那种可笑的头发附加物，而他们的简单装束我觉得打那时到现在也都没很大的改变。

在房舱内，我主人同堂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德·乌里亚尔特^①舰长及堂巴尔塔萨·伊达尔戈·德·锡斯内罗

① 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德·乌里亚尔特-博尔哈（1753—1842）：西班牙航海家，曾参加麦哲伦海峡的远征。一八〇五年，参加特拉法尔加海战时为三位一体号战舰舰长。

斯^①舰队将领热烈交谈。就耳边刮到的几句，我确信不疑：法国司令已经下令第二天早上出海。

这使马西亚尔喜出望外。他和另外几位老水手在艏楼^上，大话连篇地谈论眼前这场战斗。这一群人比起我“有趣的”舅舅那一群人，使我愉快得多了，因为“半拉人”的伙伴们不任意给我自己开大的玩笑。只是这点不同，就叫人懂得了船员出身的差异。因为一些水兵出自纯正的种族，是登记注册即自愿参军到那里去的，一些水兵则是招募去的，几乎一直浪浪荡荡，不听管教，一身恶习，不熟职务。

我跟前一种人比跟后一种人要合得来。所以，马西亚尔每次聊天，我总是参加的。如果不怕疲惫读者的话，我就可以讲讲马西亚尔是怎样解释战争的外交上和政治上的原因。他把前几夜在我主人家从马莱斯皮纳嘴里听的话，逗笑儿地意译出来，说得要多滑稽，有多滑稽。通过他，我知道了我小主人的未婚夫已经上了内波穆塞诺号。

所有的谈话，最后集中到一点：战斗迫在眉睫。舰队次日要出海啦。这有多么高兴哪！乘上这艘世界最大的巨舰出航，在大海中观战，看看战争是什么样儿的，看看大炮是怎么打法的，看看敌舰是怎样被俘的……多么美的节日啊！然后满载荣耀班师加的斯……对凡是想听我说的人说：“我

① 巴尔塔萨·伊达尔戈·德·锡斯内罗斯(1755—1829)：西班牙航海家。一八〇五年是西班牙舰队将领。于一八〇九年至一八一〇年曾任阿根廷拉普拉塔河地区最后一任总督，后因平息暴动未遂而被革职。

就待在舰队上，我全见到了……”我也告诉小女主人，把那个伟大的场面讲给她听，促使她注意，激起她好奇，引起她兴趣……还要对她说：“我呆在最危险的地方，可并没有吓得发抖。”看她听着可怕的战斗事迹，怎样吓得目瞪口呆，怎样面色苍白、胆战心惊。然后，用鄙夷不屑的目光扫向所有说这种话的人们：“加夫列利托^①，你就讲讲这样吓人的事儿吧！……”啊！这够使我想象得发狂了……坦率地说，那一天，就是让我换成纳尔逊，我也是不肯的。

十月十九日，天已破晓。这是我十二万分幸福的一天。东方未透鱼白，我同主人已经到后甲板上来，他是想看船上操作。冲刷甲板以后，船开始起锚了。扯起了大中帆；沉重的卷扬机在转动，发出吱嘎吱嘎的尖叫声，把那神大的铁锚从海湾底下拔起来。水兵在桁上奔忙，有些在操转桁索，迅速执行着水手长的指示。船上各种声音，原是一片阒寂，现在以惊人的喧嚣充满了空间。哨子、船钟、人声鼎沸夹着滑轮的吱嘎声、缆索的咯勒声、船帆被风张满前拍打桅杆的劈啪声——所有这几种不同的声音为巨舰启航的步伐伴奏。

细浪抚拍着船帮，这庞然大物，威风凛凛的，开始在海湾上飘游，连头也不微颌一下，连身子也不摇晃丝毫，步子沉稳而庄严，这只有注意停泊着的商船和岸上的景物想象中的移动，才能相比较地加以欣赏。

同时，四下一望。什么场面，我的天哪！前后侧翼，法

^① 系“加夫列尔”的昵称。

国的，西班牙的，有三十二艘大舰，五艘三桅和两艘双桅，风帆蔽日，也都在微风推动下行驶着。我再没有见过更美的清晨了。阳光沐浴着壮丽的海湾；东去的水面染上一层淡淡的堇紫；环抱港口一带的连绵岗峦和远处群山仍被朝辉之火映得嫣红；天空是明净的，只在东方稍有几朵红色和金色的彩云；大海是蔚蓝的，风平浪静。在这个海洋上，在那个天空下，四十艘军舰，扬起白色的风帆，迈开前进的脚步，编成一支凡能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最辉煌瞩目的大型舰队。

也并非各条船都以同样的步调行动的。一些开动得早，一些动身得很晚；有的紧挨我们，有的落在后面。走得慢腾腾的；帆樯索桁高凌凌的；我这孩子家听来象是发自神圣船壳的某种奥妙和声，其实是在我体内共鸣的一种赞歌；天气晴朗；空气清新；海洋瑰丽，在海湾外却好象因英国舰队的临近而以莫大的喧声在翻滚——所有这一切，便构成了一幅可以想象的、最为威严的画面。

其时，加的斯，宛如一幅可旋转的环柱式全景画，正在我们的眼里透视缩小，而把它广阔四周的各面连续地向我们展示。旭日涂红了它千万个望台上的玻璃，把金粉洒满城郭；它白色的巨影在水面上显得那么清晰、明朗，仿佛就在那片刻给造了出来或从海底给捞了上来，象圣赫纳罗幻城^①一样。我望见了城墙从码头延伸到圣卡塔利娜要塞，我认出了博内特堡垒、奥雷洪堡垒、小湾，想到我出生在那里，又来到那里，心里充满了自豪。

这时，半睡半醒城市的钟声，如神秘的音乐传到我的耳边，这是做弥撒的钟声，是大镇市的那种絮烦聒耳的钟声。时而表示高兴，象是祝福一路平安，在我听来，这种喧闹如同欢送我们的人声；时而又似悲愁的呻吟，是向我们预告灾祸。这种音乐，随着我们远去而渐渐变弱，以致散失在无限的天际。

舰队徐徐而出：有几条船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开出来。马西亚尔在出海过程中，对每艘军舰不断发表议论；观察它们的速度，动作慢的，就起个外号什么的加以谴责；动作快、启碇早的，就用慈父般的评语加以鼓励。

他注视着格拉维纳指挥的阿斯图里亚斯太子号说：“堂费德里科多慢呀！”

他瞧见比桑托罗号指挥舰嚷开了：“哟，那是‘短号先生’！”这比桑托罗号是整支舰队中动作最慢的，他就瞪着它挖苦说：“谁给你‘劈上落雷’，蛮好嘛！”

他向阿拉瓦乘的圣安娜号说：“是个好伊格纳西奥爸爸呢！”

他又盯住迪马努尔的船说：“把帆都扯起来，大蠢猪！这

① 圣赫纳罗幻城：赫纳罗原为意大利贝内文托城的主教。死后为那不勒斯城的守护神，他的头和血保存在大教堂的圣物库中。据传，他的血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每逢他的节日（九月十九日），把头和血（存放在两个细口瓶中）拿出来向信男信女展示，当血跟头颅靠近时，本来已经凝固的血液就会融化沸腾起来。这种现象人们称之为“圣赫纳罗奇迹”。所谓“圣赫纳罗幻城”似特指那不勒斯城这种变幻莫测的怪现象。

个法国佬有个专门‘烫帆’的理发师傅，就拿火剪来卷帆。”

午后，天色暗了下来。黄昏时分，我们已经离得很远了，只见加的斯一点一点地在暮霭中消失着，以至它最后的轮廓隐入了暖暖的暮色里。舰队向南驶去。

下午，一当把我的主人好好地安顿在他的卧舱里后，我就没离开过马西亚尔。他向周围的两位同行和崇拜者们，讲解维尔纳夫的计划如下：

“‘短号先生’将舰队分为四部分。前锋由阿拉瓦指挥，有七条；中心七条，由‘短号先生’亲自指挥；后卫也七条，由迪马努尔指挥；后备队十二条，归堂费德里科指挥。我并不以为这计划得很糟。想必是，西班牙跟法国的船混合编队，免得他们把我们甩在公牛角的尖儿上，就象上次在菲尼斯特雷那样。照堂阿隆索刚才告诉我，这个法国佬说，要是敌人在我们下风出现，我们就摆阵扑上去……这很勇敢的呀，在卧舱里面说说；可是早就……‘塞尼奥里托’就这么仄，会在我们的下风露面吗？……是啊，因为他大人少‘灯’（智），就这样任由人家抓呗……我们来瞧瞧，看是不是能出现这法国佬所希望的……要是敌人出现在上风并进攻我们呢，那我们就应严阵以待；但由于敌人必须分头向我们进攻，所以，如果他们不能攻破我们的战线，我们就很容易战胜他们。这位先生总以为万事亨通（喃喃细语）。他还说，不发信号，全靠每个舰长。要是我们能领会打签订那些见鬼的‘援坐’（援助）条约时起我就一直告诫人讲的话，而那是因为……还是不讲为好……那就愿上帝保佑……我早跟你们说过

‘短号先生’这个人是莫名其妙的糊涂，脑瓜子里容不下五十条船。要留神一个舰队司令，临战前夕竟召集他的舰队，叫他们各自为政！……那么为了这个……（大表赞同）总之，我们到时候瞧吧！可你们倒来告诉我：要是咱们西班牙人想凿沉几条英国船，难道是我们人手不够，人不富余吗？可是‘打啥算盘’我们一定要跟法国人联合，他们又不让我们干‘打心里头要干’的事，而一定要让他老爷们给牵着鼻子走呢？我们跟他们一块走的时候，我‘总是捅他们一下’，‘打开塞子’放我们出去的时候，我‘总是捅他们一下’……总之……愿上帝和加尔默罗会圣母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永生永世摆脱法国友人，阿门！（大力鼓掌）”

大家都同意他的见解。他的讲演延续到深夜，从航海职业一直到外交学。夜是宁静的，我们乘六级风力行驶。请允许我讲到舰队时，就用“我们”二字。我为自己乘三位一体号而那样自豪，乃至认为我是在如此崇高的场合去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因此，不断对水兵们表现出雄姿英武的样子，叫他们明白我在那里是有所作为的。

十

二十日拂晓，风刮得很猛，各舰因此相隔很远。但晌午刚过，风力减弱了，指挥舰便发信号，令五路集合：前锋、中心、后卫以及组成后备队的两队。

我神思飞动地观赏着这些庞大物体怎样服服帖帖地进

行编队。虽然由于它们的航行性能各不相同，因而调动不大迅速，列队也不很整齐，但欣赏这样的活动，永远是使人神往的。风自西南方向吹来，据马西亚尔说，这风是他从早晨起就预测到的，所以舰队右舷受风地向着海峡挺进。当夜发现有些灯光；二十一日晨，我们在上风方向就看到二十七艘舰艇，其中马西亚尔确定有七艘是三层甲板的。八时光景，敌舰三十三艘，已历历在目，它们排成两路纵队。我们则排成一行很长的队列。根据迹象，纳尔逊的两路纵队都摆成楔子形冲来，似乎是要从我中心和后卫两部切断我们的队列。

敌对的双方的阵势便是如此。这时比桑托罗号发出了大掉头的信号。诸位也许不理解这点，我来给大家解释。大掉头就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就是说，如果原先的风是从右舷方面推动我们的船的，那么大掉头以后，就从左舷方面推动了。这样，我们就以几乎与原来完全相反的方向行驶，船头向着北面。这个掉头，其目的是把加的斯置于下风，以便在失利的情况下靠港，但受到三位一体号上的人强烈的抨击，尤其是马西亚尔，他说：

“战斗队列‘打劈差(叉)’了，起先不好，现在更糟！”

果不其然，前锋变成后卫，后备队据说是最精锐的却落在队尾。因为风小，船速不一，水兵经验差，所以新的队形既不能很快，也不能很齐地排列起来：一些船跑得快，冲向前面；一些船走得慢，落在后头，或偏离航向，这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档子，在敌人要花力气来攻破以前，就把队列线

给割断了。

下令重行整队。可是，一条船不论怎么好使，也不会象一匹马那么容易驾驭。出于此因，而且注意到最靠近的几条船的操作情况，“半拉人”说道：

“这个队比天河还长。要是让‘塞尼奥里托’切断，我的妈呀！那我们甚至就会失去行动的控制，马(哪)怕身上的毛发都为我们变成大炮。先生们，他们要来收拾我们的中心啦。圣约翰号^①和巴亚马号在队尾，海神号和霹雳号又在队头，他们怎么能来增援我们呢？(一片赞同声)再说，我们处在下风头，而‘大外套’们可以选择所喜欢的一点来下手。我们就是尽量自卫，也足够我们干的了。我说的是，但愿上帝来好好地救救我们，而且让我们永远永远摆脱法国佬，阿门！耶稣！”

太阳升向天心，敌人已临头顶。

“你们认为是打的时候了吗？晌午十二点啦！”马西亚尔愤怒地嚷着，但是没敢过于张扬开去，而这些讲话也没有传出我被自己永不满足的好奇心驱使所参与的小圈子。

不知什么原因，我觉得人人面有愠色。舰甲板上的军官们和艏甲板上的水兵和水手长们，都瞪眼看着那些落到下风、偏离队列的舰只，那里面有四条是属于中心的。

我忘了讲一项战斗前的准备工作，我是参加了这项工作的。早晨的清理做完了，一切有关火炮器具和驾驶用的

^① 即内波穆塞诺号。

舢装都已准备就绪，我就听到人们说：

“沙子，铺沙子！”

马西亚尔拉拉我的耳朵。他把我带到一个舱口，要我跟一些招募来的小水兵、见习水兵和诸如此类的人排在一起。

从舱口到底舱内，沿甲板间的梯子站着若干水兵，他们站在那里不断地把沙袋取出来：一个递给旁边一个，旁边一个再递给下一个，这样又快当又省力，要多少就传多少。无数沙袋手过手，从底舱递送上去。看见人们在舱面、后甲板、船楼上倒沙袋，把沙撒满那里的木头甲板；下层甲板上面也这样撒满了沙，我觉得奇怪极了。为满足好奇心，便问了身边一个见习水兵。

“是为了血，”他冷冷地答我一句。

“为了血！”我跟着说一遍，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我看看沙，又看看水兵，他们正在大笑大嚷地忙活着，我一时感到害怕了。然而，我的幻想当时在心里占居主导地位，排除了我的一切恐惧，所以我只是想到胜利和令人愉快的惊奇事了。

炮具准备就绪。我还看到弹药也用排人龙、象从船底取沙的办法，从弹药舱运到下层甲板上去。

英国人兵分两路向我进犯。一路向我们扑来，头里（即楔子尖）是打着舰队司令旗的巨舰，后来获悉是胜利号，由纳尔逊指挥；一路的前头是皇家至尊号，由柯林伍德指挥。

所有这些人物以及这次战斗的战略特点，后来我都一

一研究过。

我对一切有特色、有形体的东西是记得很清楚的，而当时我所不懂的军事活动，在我脑海里则几乎荡然无存了。把经常从马西亚尔嘴里听到的再和我后来知道的材料联系起来，这才使我了解了我们舰队的编队情况。为了便于诸位了解舰队的编队情况，我在这儿列上一张我们的舰艇名单，标明它们受袭击时的队形、国籍和偏航而留下空档儿的船只。大略如此^①：

十一时四十五分，可怕的时刻临近了。焦灼的情绪是普遍的。我这样说，并非根据自己当时的心境来判断，因为那时我注意着那只据说是纳尔逊所在的军舰的活动，老大一阵工夫没有能觉察到我周围发生的情况。

骤然，我们的指挥官发出慑人心魄的命令。水手长们纷纷传令，水兵们奔向缆索，滑轮吱吱价响，风帆啪啪齐鸣。

“倒帆，倒帆！”马西亚尔嚷道，又狠狠骂了一句：“这该死的东西想兜我们的屁股！”

我马上懂得了，下令三位一体号停船，是要缩短与尾随的比桑托罗号的距离，因为胜利号似乎想从两船中间截断队列。

看我们三位一体号操作时，我能察觉出大部分水兵没有熟练水兵那种灵活自如程度，象马西亚尔那样熟悉作战和风浪。在士兵当中我见到有的晕船、怕倒下而紧紧抓住侧支索的。当然是有很勇敢的，特别在自愿投军的人里面是

^① 见本书第 94 页。

	海神号(西) . . .	前 锋
	西皮翁号(法) . . .	
	霹 雳 号(西) . . .	
	巨 人 号(法) . . .	
	—— 迪 盖 号 (法) . . .	
	勃 朗 峰 号 (法)	
	阿 西 西 号 (西)	
	奥古斯丁号(西) . . .	中 心
	英 雄 号 (法) . . .	
	三位一体号 (西) . . .	
第 一 队 纳尔逊指挥 胜利号 →	比桑托罗号 (法) . . .	
	——海 神 号 (法) . . .	
	威 棱 号 (法)	
	无 畏 号 (法)	
	——莱 安 德 罗 号(西) . . .	
	——胡斯托号(西) . . .	后 卫
第 二 队 柯林伍德指挥 皇家至尊号 →	——烈 马 号(法) . . .	
	圣安娜号 (西)	
	激 烈 号(法)	
	君 主 号(西)	
	普 路 托 号 (法)	
	巴亚马号(西) . . .	后 备 队
	——天鹰号(法) . . .	
	蒙塔涅斯号(西) . . .	
	阿尔赫西拉斯号(西) . . .	
	阿耳戈英雄号(西)	
	斯维夫特-絮勒号(法) . . .	
	——阿耳戈英雄号(法)	
	伊尔德丰索号 (西)	
	——阿 希 尔 号(法)	
	阿斯图里亚斯太子号(西)	
	贝尔维克号(法)	
	内波穆塞诺号(西)	

这样；但一般都是征募而来，不大愿意服从命令，而且我敢说没有一丝一毫的爱国心。正如后来我了解的，只是战斗本身才使他们符合了战斗的要求。这些人的胆量各自不同，但我相信，在第一节炮响前的严峻时刻，他们脑子里都想到了上帝。

至于我呢，一生中从未在心灵上体验过同这个时刻一样的感觉。尽管我年纪小，但完全能够了解事态的严重性，而一旦了解到事态的严重，崇高的观念、高大的形象、慷慨的思想便第一次占据了 my 脑海。胜利的信念这样扎根在我的心里，我都有点可怜起英国人来了，看到他们那样卖力地找死，可真佩服他们了。

那时，我才初次完全清楚地领会祖国的概念，它在我的心中唤起了自发的、从未有过的感情。在那以前，祖国对于我就是国王、他的著名大臣等一类统治国家的人物，我对他们抱着各自不同的敬重心理。当时我所知道的历史无非只是在小湾学到的那些，所以，听到西班牙人先是杀了很多摩尔人，后又杀了大批英国、法国坏蛋时，一个人就应该兴高采烈——这对我来讲是天经地义的。要知道，我想象我的国家是很勇敢的，可是我所理解的“勇敢”同“野蛮”那么相似，就好比一个鸡蛋同另一个鸡蛋那样。按照这样的想法，爱国主义对我来讲，只不过是属于那种杀戮摩尔人的屠夫集团的骄傲。

然而，临战之际，我领悟了这个神圣词的全部意义，民族意识在我的心灵里开辟了道路，照亮了我的心灵，揭示出

无限的奇观，有如太阳驱散了夜幕，从黑暗中取出姣妍的景色。这时，我想象我的国家是居住着人群的辽阔大地，所有的人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我想象社会分成为家庭，在这些家庭里有妻子要供养，有儿女要教育，有财产要保管，有荣誉要维护。我领悟了在这么多人之间存在一项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来抵御外侮的协议。我懂得了，这些船舶是所有的人建造起来的，为了要保卫祖国，即：保卫他们种植的田畴、用他们汗水灌溉的垄沟、他们高龄父母居住的房屋、他们孩子嬉耍的园地、他们前人开拓和征服的殖民地、他们征帆疲劳湾泊的码头、他们储存财富的宝库；保卫作为他们先辈石冢、圣灵寓所、他们信仰方舟的教堂；保卫作为娱乐场所的广场；古色古香的家具——代代相传，象征民族永存的家园；烟熏墙壁上似乎永远回荡着奶奶讲故事哄淘气孙子声音的厨房；展现人们一张张友善面孔的街道；田野、海洋、天空；从出生就与我们的生存相联系的一切——从爱畜的槽到总主教的宝座；我们的灵魂似乎因自己的躯壳容不下而延伸出去所及的一切物体。

我也认为，西班牙跟法国或英国的问题，永远是因为它们哪国想向我们夺点什么，在这方面我并没有完全想错。因此，我觉得防御是合法的，而侵略是残暴的；又因为听说正义必胜，我就不怀疑胜利了。注视着我们的红黄相间的旗帜，这种最能表示火焰的混合色，我顿时感到胸怀坦荡，禁不住掉下激动的泪珠。我记起加的斯、贝赫尔，记起全体西班牙人，我想他们正探身于一个大晒台，焦急地眺望着我们。这

一切想法和感觉，终于又把我的心灵带向上帝。我向上帝说了一句祷词，不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也不是“万福马利亚”，而是一个新的、当时乍想出来的词。猝然一声巨响把我从沉醉中惊醒，使我猛烈摇晃地抖动。第一发炮打响了。

十一

后卫有条船向柯林伍德指挥的皇家至尊号打第一炮。这是圣安娜号，在它们展开战斗的同时，胜利号直向我们驶来。三位一体号上人人急红了眼盼开火，但我们的舰长要等待最佳的时机。炮火由一些舰只传到另一些舰只，正如一根引火线串起来的爆仗似的，从圣安娜号窜到队列的两端。

胜利号先攻法国威棱号被击退，然后来到我们船的上风。惊心动魄的时刻已经到了，千百张嘴，如同发自地狱的回声，应着舰长的命令怒吼：“开火！”舷炮将五十发炮弹一下打到那条英国舰上去。浓烟使我一时看不见敌人了。他们气得发昏，借着顺风，向我们直扑过来，到达步枪射程，立即抢风掉头，向我们横扫一排舷炮。战士们在每发炮后的间隙，看到造成敌方伤亡，就更加振奋了。虽然有些炮长不熟练而难免有点笨手笨脚，但上炮都很迅速。马西亚尔，原来是乐意负责给一门上甲板的炮上炮的，然而，他残缺的躯体不能适应他英勇的灵魂，就只好满足于照料弹药的工作，用嗓子、用手势来激励装炮的炮手们。

比桑托罗号在我们后尾儿，也向胜利号和另一艘重型英舰蛮勇号开火。看来纳尔逊的船要落入我们的掌心了，因为三位一体号把它的帆桅给毁了，我们自豪地看到它失去后桅。

这初战白热之际，我几乎没注意到我们有几个水兵伤亡。我待在自己认为不大碍事的地方，不停地注视舰长，他正从后甲板上指挥若定；我吃惊地发现我主人已经不大平静，而益发激动起来了，他以发哑的微弱声调正在鼓励官兵们。

“哎呀！”我自言自语，“要是堂娜弗朗西斯卡现在看见你啊！”

我得承认，有阵儿，我害怕得要命，真想径直钻到底舱下面去；有阵儿，则有点大胆发狂，从最危险的地方冒险窥视那个伟大场面。不过还是撇下鄙人来讲我们跟胜利号斗的最可怕的时刻吧！正当三位一体号很幸运地摧毁胜利号之际，蛮勇号做了个非常狡猾的动作，插入这两艘正在战斗的军舰中间，从我们的火网中救出了它的同伙。紧接着，又从三位一体号船尾去切断队列。由于比桑托罗号，在开火过程中，向三位一体号靠拢，近得桁梢儿都相碰了，所以留下一个大空档子。蛮勇号从这个空档子蹿过去，急转舵，落在我们左舷一侧，便向这个从未受过伤的左舷猛轰过来。与此同时，另一艘重型英舰海神号，占据了胜利号原来的位置；而后者落在下风方向。这样一来，三位一体号一下就陷入敌人包围，面面挨打了。

从我的主人的脸上，从乌里亚尔特的威颜震怒中，从马

西亚尔那些友好水兵的怒骂里，我懂得我们是完蛋啦，失败的念头便绞碎我的心。联合舰队的战斗线多处被切断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后的队形本来就不整齐，现在则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我们被敌人团团围住，他们的炮弹、霰弹暴雨般地向我舰和比桑托罗号倾泻下来。阿古斯丁号、英雄号和莱安德罗号在远离我们的地方战斗，阵势多少能施展得开；而三位一体号以及司令舰，被伟大纳尔逊的天才钳制在可怕的战斗里，不能动弹，只好英勇应战，已不求无望的胜利，而求光荣地牺牲了。

现在，每当想起这个恐怖的时刻（主要从那天下午二时到四时），我满头皤皤的白发还会悚然竖立呢。我想象那些战舰，并不是听人指挥、盲目的战争机器，而是真正的巨人、活人、怪物，他们自己在战斗，张开各风帆，象灵活的肢体，开动重舷炮，象吓人的凶器。那时看着这些军舰，我心里不能不把它们人格化，即使现在，我还好象看到它们靠近，挑战，猛烈地抢风行驶，以便放舷炮，咄咄逼人地冲向接舷，悻悻后退以缓口气，嘲笑敌人，臭骂敌人。我似乎现在还看到它们伤口疼痛的表情；庄重地发出死亡的呻吟，俨如罗马斗士奄奄一息之际，而不忘自己的尊严。我好象还听见船上官兵的喧哗，似发自愤怒胸腔的呼号，时而是激昂的叫唤，时而是绝望的哑吼——毁灭的朕兆；此刻是胜利的赞歌；回头是狂怒的鼓噪，并渐渐向四处散失而让位于预示战败耻辱的可怕的沉寂。

三位一体号内部呈现的情景不啻地狱。索帆桅桁撇弃

无人管，因为船不动，也不能动啦。我们全部的努力，就是以能达到的最大速度供炮，来回答敌人炮弹所造成的大破坏。英国霰弹，象巨大的、无形的爪子，把篷帆撕成碎条。什么干舷的碎块，木头的碎片，被割成穗簇似的粗大侧支索，脱落的滑轮，一片片帆篷，一段段金属、缆索以及被敌炮搬了家的其他哩哩啦啦废物，一齐堆满了甲板，几乎无处转动。随时随刻很多活生生的人倒在地上、掉到海里，战士的辱骂混杂着伤员的哀号，也分不清是临死前的人对上帝的诅咒，还是战斗着的人向上帝的哀求。

我必须帮忙做伤心透的工作，把伤员抬到医务室所在的底舱。有些人未到那里就一命呜呼了；有些人疲劳的肉体还未能得到片刻休息，就得忍受手术的痛苦。帮助木工们，我也有说不尽的满足，他们想很快用木塞堵住船壳被打穿的窟窿；可是因为我力气小，我的帮忙并不如我原来想望的那样有效。

鲜血在上下甲板大量流淌，尽管有沙子，但由于船的晃荡，便东冲西刷，构成一幅幅不吉利的图形。炮弹发射得那么近，把肉体炸得粉碎。时常看到牺牲的人，要不是被炮弹的气浪抛到海里，在波涛间几乎无痛苦地失去生命的最后一点知觉，就是整个头颅被掀掉，身躯在甲板上打滚。有些炮弹打到桅杆，或打到干舷上，炸起一大溜碎片，似流矢一般伤人。从桅台①排射的步枪子弹，从短筒火炮发射

① 桅台：一般是指三根桅杆以上的帆船设在前桅、主桅和后桅上，靠近桅杆中部的小平台，用以固定侧支索、便于操帆和了望

的霰弹，又撒下了一批死亡，较缓慢而更痛苦的死亡。没有被我们敌人的铅弹和铁砂在不同程度上烙过的人，可是少有的。

由于遭到这样的打击，又根本不可能给对方以同样沉重的回击，全体官兵，战舰的灵魂，感到受难，正在以绝望的愤怒作垂死挣扎；而战舰本身，这个光荣的躯壳，在炮弹的轰击下震撼。我觉得它在这恶斗中颤抖着：它的肋骨嘎吱嘎吱的发响；它的横梁劈里啪啦地爆裂；它的支柱象痛得直扭动的肢体，吱呀吱呀不停地响；舱面在我脚下战栗，扑腾扑腾地搏动，酷似整个巨大船体都与自己的全体将士同仇敌忾，苦痛与共。海水从船壳上被打穿的千孔万隙间猛灌进来，开始淹没底舱。

比桑托罗号司令舰，在我们众目睽睽下投降了！是维尔纳夫下了降旗！舰队司令一降，其他舰艇还抱什么希望？法国国旗从这艘英挺的战舰舰艏消失了，他们停火了。圣奥古斯丁号和英雄号却仍在坚持。霹雳号和海神号（西），属于前锋的，它们来增援，但未能救我们出敌舰重围。我能够观察到距三位一体号最近的那部分作战情景，战线的其余部分就什么都看不见了。风，似乎已经停息，硝烟在头上弥漫；我们被笼罩在白茫茫的浓密烟雾里，视线全给挡住了。只是隐隐约约地望见远处几艘船的帆樯，它们大得无法解释，不知是因为视觉的作用，还是由于这严酷时刻的恐惧心理把一切物体都放大了呢。

霎时，阴霾拨开，多么可怕呀！一声震天巨响，何音舰

队之万炮齐鸣，把个个都惊呆了。等耳朵听到巨响，极强烈的光芒早已穿透烟幕，照亮了两支舰队所在的广阔四周，整个战斗的全貌便夺目而入。骇人的爆炸声发自南面，在原先后卫所处的地方。

“有艘舰爆炸啦！”人们异口同声喊道。

大家怀疑这艘炸飞的军舰是圣安娜号，是阿耳戈英雄号，是伊尔德丰索号，是巴亚马号，众说纷纭。后来才知道是法国阿希尔号。顷刻前还是一艘有七十四门炮和六百名官兵的漂亮军舰，气体的膨胀，一下就把它粉身碎骨，撒到洋面和天空中去了。爆炸后一刹那，我们就只考虑自己了。

比桑托罗号一降，敌军全部火力集中我舰，我舰败局已定。我开始的那股热情全冷了，心里充满了恐怖；这恐怖使我如痴如呆，使我脑子懵住了，只有好奇心还在活动。这个好奇心如此不可违拗，竟然驱使我跑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我小小的帮忙已经不大用得上了，因为便是伤员也不搬到底舱去了，伤员太多，而且稍微还有点力气的人都得去装炮。在这些人中间，我见到了马西亚尔，他声嘶力竭地喊叫，尽他仅有的灵便在活动，一人变成许多人，同时又是水手长，又是水兵，又是炮手，又是木工，凡是这险恶时刻需要做的，他都做。我根本想不到，只能算半个人体的人，竟会执行那么多人的任务。一块木片，猛的飞来打伤他的头部，鲜血染红他的脸，样子真可怕。我见他翕动嘴唇，把这液体喝到嘴里，然后用力把它吐出舷门外，仿佛用啐吐也想能伤我们的敌人似的。

最使我纳罕和有点胆寒的，就是马西亚尔，纵然在这举目疮痍的景况里，也还是说一些幽默话。不知这是为了鼓舞泄了气的战友，或是他就习惯这样来鼓舞自己的斗志。

轰隆一声，前桅倒塌，连带它的桁、帆、索等一大堆东西，把船首楼都堵塞了，马西亚尔就说：

“小伙子们，拿斧头来！咱们把这件家具摆到卧室里去！”

绳索立被砍断，桅杆即落海中。

看到打过来的炮火猛了，他就向一个已经成了炮长的库舱保管叫喊：

“喂，阿巴德，你把酒发给这些‘犬外套’，让我们太平太平吧！”

还有个士兵躺着，伤口痛得要死，晕船晕得要命，马西亚尔就拿点火棒①杵到他鼻子上说：

“伙计，闻块橘子叶祛祛晕吧！想坐小船兜兜风吗？走哇，纳尔逊请我们干两杯呢！”

这情况发生在前甲板上。我抬头向后甲板上头望去，只见西斯内罗斯将军已经倒下，两个水兵赶紧抬他下房舱。我主人还在他的位置上屹然不动，可他的左胳膊在涔涔流血。我向他奔过去照料，但是人未到，一个军官已走近他，他是想劝他下舱去的。军官还没有说完两句话，一颗炮弹就劈去他半个脑瓢。他的血溅我一脸。这回，堂阿隆索下

① 头上放燃烧着的导火索点火引爆用的古炮火具。

去了，面色却惨白得浑同偃卧在甲板上他那朋友的残缺的尸体。

我主人下舱去了，舰长就孑然一身在上头。他这么泰然自若，我不由得凝视他一阵，对此大无畏的精神惊讶不已。他光着头，脸铁青，目光灼灼，动作噔噔有力，死死钉在自己的岗位上指挥着这场已经不能取胜的绝望的战斗。这样可怖的灾难也得秩序井然地来加以实现。而舰长便是规定严格保持英雄气概的权威。他的声音在此殊死而光荣之战中，指挥着全体将士。

第一炮队的一位指挥官上来请命，话没出口，就倒毙在他首长的脚下。另一个在他身边值勤的水兵，也身负重伤。乌里亚尔特在这布满尸体和伤号的后甲板上，终于只剩下他自己一人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眼睛还是不离开英国舰，不离开我们炮兵的动作。在他的追随者和下属生命垂危的后甲板和尾楼甲板上，那一片凜然的情景，并没有触动他男子汉的勇气，没有动摇他要战斗到死的坚强决心。哦！后来我想起堂弗朗西斯科·哈维尔·乌里亚尔特的沉着和刚毅，才能理解人们给我们讲的那些古代的英雄船长的一切事迹。那时，我不懂得“崇高”这个词的含义，但看过了我们的舰长，我就明白了，所有的语言都应该有个美词来表达这种灵魂的伟大，这种伟大我觉得上帝是很少把它赐给卑鄙的人的。

那时，大部分的炮都停了火，因为一半的人都丧失了战斗力。如果我不是为好奇心所驱使走出房舱，听到一个寒

毛凛凛的声音，也许我还注意不到这种情况。那个声音在喊我：

“加夫列利略^①，到这儿来！”

马西亚尔在喊我。我连忙跑过去，发现在已经无人管的大炮当中，他正一个心眼在供一门炮。有颗炮弹把“半拉人”木头腿上的脚炸掉了，这才使他开了口：

“要是我带了有骨有肉的脚啊！……”

两名死去的水兵躺在他的身旁，第三个水兵受了重伤，却奋力继续在点那门炮。

“老弟，”马西亚尔对他说，“你都点不着个香烟头了。”

他夺过那伤兵手中的点火棒交给我，说：

“拿住，加夫列利略！你要怕，就跳到水里去！”

他一边说，一边在一个几乎没受过伤的见习水兵帮助下，尽其全速装了炮，放上引爆药，瞄准完毕，两人就一齐喊道：“开火！”我把引火索伸过去，炮就响了。

该项作业重复了两次、三次；我打的炮，在我心里发出奇特的轰鸣。我认为自己在这样伟大的悲剧中，已不是袖手旁观者，而是果敢的行动者，这使我害怕的心情一时烟消云散了。我自觉气冲霄汉，至少也是横了心、硬装出气吞山河的样子来。打那以后，我懂得了英雄气概几乎总是自尊心的一种表现形式。马西亚尔和其他人正对我拭目以待：这就必然促使我要无愧于他们的关切。

^① 即：加夫列尔。

我豪情满怀地想道：“嘿，如果我的小女主人现在能看见我……象条好汉在开炮，多么英勇啊！起码有两打英国兵让我送上了天。”

然而，这种崇高思想的活动，只占我很短的时间。因为马西亚尔本来就力乏的身体，经过努劲儿以后，开始力尽筋疲了。他焦灼地喘喘气，擦擦头上大量涌流的血，闭上眼睛，无力地垂下双臂，说道：

“我不行了：火药冲上我的‘尾楼’（头）。加夫列尔，给我拿水来！”

我拔腿就去找水；水拿来，他便急切地一饮而尽。似乎喝了水，又来了力气，我们正要继续干下去，猛地一声巨响，我们就动弹不了啦。主桅从桅孔处折断倒在前甲板上，接着后桅也塌了。全船顿成了乱物堆，乱得着实可怕。

侥幸，我待在空隙的地方，只在头部受了点轻伤。开始虽然蒙头转向，但也不影响我把倾盖在自己身上的碎帆烂索拨开。舱面上的水手、水兵们在力争把那样一大堆无用物体清除掉。从那时起，就只有下层甲板的舷炮在坚持火力。我尽力钻出去找马西亚尔，没找着；定睛往后甲板上头望去时，发现舰长已经不在那里了。他头部被一块木片打中，负重伤昏倒，两名水兵立即上去把他抬下房舱了。我也向那儿跑去，就在这当儿，一块霰弹片打伤我的肩膀，这下可把我吓坏了，我以为是致命伤，马上就要咽气。心里慌是慌，可还能走进房舱；由于伤口大量喷血，到了那里，身子就软绵绵的，以至一度昏厥过去。

在那短暂的昏沉状态中，我还听见第二、第三炮队的炮在猛轰，然后，有个声音怒吼：

“接舷啦！……拿起矛！……拿起斧！……”

接着就一片乱哄哄，乱得这么厉害，我竟分不出哪是这场特大型音乐会中的人声了。但不知怎的，虽然我并没有摆脱那迷迷糊糊的状态，心里却明白，人们认为一切都完了，也知道，军官们都聚集在房舱里协商投降事宜。现在我还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当时神志不清造成幻觉的话，那么确是在前甲板上有个嗓门儿振荡了：

“三位一体号是不投降的。”

肯定无疑是马西亚尔的声音，倘若真有人说了这样的话。

我自觉清醒了，就见到我主人倒在房舱里的一张沙发上，双手抱着头，一派绝望神态，并不去注意自己的伤痛。

我走近他的身旁，这位不幸的老人找不到表达伤感的更好方式，竟至慈父般地将我抱住，犹如我们双双正濒临死亡一般。我想，他至少认为自己快要痛苦而死了，因为他的伤一点也不重。我尽量安慰他，说这次战斗没有打赢，并非因为我没用我的小炮杀死相当多英国人；又说，下次也许我们会走运些。天真的理由，没有平缓他激动的心情。

我出去给主人找水，目击了下降旗仪式。旗仍在纵帆上飘扬，纵帆是还同后桅那一截主干立着的桅杆上余下不多的风帆之一。这面已千疮百孔、标志我们的尊严的光荣之纛，这面把一切将士集其麾下的光荣之纛，从桅杆上降下

来，再也不会升起了。一种被击败的自豪感，一种勇敢气魄为优势力量所屈服的想法，在人们眼睛里，不能找到比降下并犹如夕阳西没一样消失的旗帜更好的象征来加以表现。那一个极其悲凉的午后的夕阳，在我们告降的时刻走到了它轨道的终点，以它的斜晖映照着我们的旗帜。

停火了，英国人闯入这艘战败的船舰。

十二

当心灵经过战斗的激动得到将息，有时间转而想到怜悯和由于目睹如此浩劫而引起的极度恐怖时，船的整个浩大惨景便赫然投入一切幸存者的眼底。在这以前，全副精神只顾抵抗，可是战火一停，就能觉察到船体遭到巨大的破坏，让水通过它千万个口子涌入，正在下沉，威胁着要将我们活着的、死了的一切人都葬到海底去。英国人刚刚登舰，就响起一片我们水兵的齐声叫喊。

“拿水泵来！”

我们所有能去拿泵的，都去了，都紧张地干起来了。但那些不完善的机械，排出的水量大大小于灌入的水量。突然，一种比原先更厉害的叫嚷，使我们心惊胆战。我已经讲过，伤员运到最下层甲板，这地方因为在水线以下，受不到炮弹作用。水很快侵入那里，有的水兵探出舱口叫：

“伤员快淹死啦！”

究竟是继续排水，还是去救伤员，大部分船上人员一时

犹豫不定。假使不是有条英国船的人前来援助，真不知他们会怎么着了。英国人不仅将伤员抬到第三炮甲板、第二炮甲板^①上面去，还动手排起水来，同时，他们的木工则尽力抢修船壳上一些损坏的地方。

我疲惫不堪，但想堂阿隆索可能需要我，就到房舱里去。这时看到一些英国人忙着在三位一体号舰艏安英国旗。因为我相信好心的读者一定会原宥我在此写下自己的感想，我得说，这种情况是叫我有所感触的。过去在我的心目中，英国人一直都是海盗，也就是海上拦劫贼，是些亡命之徒，他们不成其为国家，他们就靠抢劫为生。当我看见他们升起自己的旗那股夷然傲气，并向它欢呼致敬时；当我发觉他们因俘获了这艘直到当时还是海上行驶的最大最棒的船而感到欢欣、满意时；我心里就想，他们或许也有自己亲爱的祖国，他们的祖国责成他们捍卫它的荣誉；我觉得在那块对于我是神秘的、被称为英格兰的土地上，必定也象在西班牙那样，有许多诚实的人，有位慈父般的国王，有那样勇敢的水兵们的母亲、女儿、妻子、姐妹，她们大概望穿秋水地盼他们归去，正在祈求上帝赐给他们胜利吧。

我在房舱见到我老爷心情平静点了。已经进到房舱里来的英国军官，对我们的人都彬彬有礼的。据我了解，他们是想把伤员运到一条敌船上去。其中有个军官走到我主人身边，象要认出他来，用半准不准的西班牙语跟他打招呼，

① 舷炮设于下层甲板，下层甲板分为三层，每层一个舷炮队。

叫他记起一段老交情。堂阿隆索用严肃的态度来回敬他的礼遇，然后想向他打听战斗的详情细节。

“那么，后备队怎么着？格拉维纳干什么来着？”我主人问道。

“格拉维纳带着几艘船撤了，”那英国人答道。

“前锋只有霹雳号和海神号两艘来增援我们。”

“法国的迪盖—特鲁安号^①、勃朗峰号、西皮翁号、巨人号等四艘舰只是惟独没有投入战斗的。”

“可格拉维纳，格拉维纳呀，格拉维纳怎么啦？”主人追问不迭。

“他乘阿斯图里亚斯太子号退却了。但由于遭到追击，不知是否已经到了加的斯。”

“那伊尔德丰索号呢？”

“被俘了。”

“那圣安娜号呢？”

“也被俘了。”

“活见鬼！”堂阿隆索掩饰不住心中恼火大喊一声。“我敢打赌，内波穆塞诺号没有被俘。”

“也被俘了。”

“哎哟！……您能肯定？丘鲁卡呢？”

“死了。”英国人凄然以对。

“哎哟！……死啦！丘鲁卡死啦！”主人怆然若失。“可

^① 即迪盖号。

是巴亚马号大概得救了吧，巴亚马号大概安然无恙回到加的斯了吧。”

“也被俘了。”

“也被俘啦！加利亚诺呢？加利亚诺可是一位英雄，是一位足智多谋的人哪。”

“是呀，”英国人脸色阴沉地说，“但也死了。”

“可蒙塔涅斯号怎么样？阿尔塞多^①怎么着？”

“阿尔塞多……也死了。”

我的主人无法抑制他极度痛苦的表情；老迈的年龄使他没有表现出这种可怕的时刻通常引起的强烈感情，而是软弱地洒下几滴泪珠，作为向自己同仁的哀悼。在伟大的心灵中泫然泪下，这并无不妥之处，反倒说明情感的温柔与性格的刚健有效地结合起来了。我主人是在履行了他作为水军的职责以后，象英雄好汉一样哭了，但他从悲戚中平静下来，想找一个理由把那英国军官引起的伤感回赠给他，就说道：

“可是你们不会比我们少吃苦头吧。我们的敌方损失得也够惨的吧。”

“特别有一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英国人的回话声里，带着堂阿隆索同样的悲痛，“我们失去了我们水军中的第一号人物、勇士中的勇士、英雄、神明、伟大的舰队司令纳尔逊！”

^① 蒙塔涅斯号舰长。

这位英国军官，由于跟我主人一样不大能控制自己，就没注意去掩饰心中巨大的沉痛：双手捂住脸，坦率地表露出真切的悲伤，哭悼他的首长、保护人和朋友。

据我后来获悉，纳尔逊在战斗中受了致命伤，一颗步枪子弹穿透他的胸膛，楔在脊椎骨上，他对哈迪舰长说：

“这下完了。他们终于达到目的了！”

他的死，拖延到傍晚；直到生命的最后闪光在他残躯熄灭以前，他从没有放过战斗中的任何细节，从没有丧失他那军事家和航海家的天才。他受着剧痛的煎熬还不停发布命令，询问双方舰队的行动。当人们报告他的舰队胜利了，他大呼道：

“感恩上帝，我的使命完成啦！”

一刻钟后，我们时代的第一号水兵，停止了呼吸。

恕我插了一段离题的话。我们对联合舰队许多舰艇的命运不大了然，读者也许感到奇怪吧。我们对当时的情况不清楚，那是很自然的，因为战线拉得过长，又因为英军采取了局部战斗的方法。他们的战舰和我们的战舰搅混在一起，况且，由于战斗是在步枪射程以内进行的，攻击我们的敌舰，便挡住我们对舰队其余部分的视线。再说，硝烟氤氲，不在跟前的东西，我们都看不见。

入暮时分，炮声尚未停息。依稀望见一些战舰，似幽灵般迤迤而过；有的半帆断樯；有的篷桅全无。暮霭、烟尘、我们的头脑迷迷糊糊，故而分辨不清，那些是我们的船只，还是敌方的船只。当远处的炮火光断断续续地照亮那恐怖的

全景时，我们看到零零星星的、这里一群那里一组的战舰，继续在凶残地血战着；有些被暴风刮得七零八落、失去方向地乱飘；还有我方的一只船，正在被一艘英舰向南面拖去。

夜幕降临。随着夜色四合，我们的处境越发严重、越发可怕了。似乎在我们遭受这么多灾难以后，大自然该发慈悲了，可是，恰恰相反，大自然勃然狂怒，好象苍天认定我们倒霉得还不大够一样。凌厉的风暴骤起，风借雨势，雨借风威，咆哮奔腾，直向船上袭来。船，已经不能操纵的船，随波漂流，晃荡得这样利害，操作都困难了，再加上船上官兵劳顿，情况每时每刻都在恶化下去。一艘英舰（后来知道是叫王子号），企图拖曳我们三位一体号，未奏其功；由于怕两船相撞以致同归于尽，就不得不离开了。

此时此刻，是不可能吃什么东西的，我饥肠辘辘，饿得要死，因为其他人只顾到危险，对其他一切都漠不关心，几乎没有注意这样重要的事情。我怕显得莽撞，就连一块面包，都不敢要，但同时我不赧承认，我仔仔细细地找遍了一切可能会有口粮的地方。惟其饿得慌，所以我冒险去看粮舱。当我一眼瞅见马西亚尔在那里，手里抓到什么，就往肚子里猛灌时，我感到多么吃惊呀！老人伤势不重，虽说子弹夺去他的右脚，但这右脚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一只木头腿上的脚，因此，这样的不幸，无非使马西亚尔走起路来，身子更加摇晃一点罢了。

“吃，加夫列利略，”他边说，边把饼干塞满我的怀里：“船不压载，不好走。”

于是他就马上举瓶畅饮。我们走出粮舱，我就发现并非光是我们俩光顾那个地方，因为所有迹象表明，不久前那里发生过乱抢东西的情况。

体力一恢复，我就能考虑做点事了，动手排水或帮助木工。在英国人协助下艰难地修补了一些损坏的地方。英国人监视着一切。据我后来了解到，他们的眼睛老盯住我们中的几个水兵，生怕他们搞暴动，把船夺回来。在这方面，敌人显得疑心重过明智，因为企图在这种情况下夺回船只，那除非是发了疯。这就是为什么“大外套”们到处出现、不放过任何活动的缘故。

夜已深沉。我感到很冷，就离开上甲板（那里我几乎站不住脚，还有被浪头卷走的危险）下房舱去了。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能睡一会儿。可在这个夜里，谁睡得着觉呢？

舱里也跟在上前甲板上那样，是一派混乱景象。没伤的在照料负伤的。而伤员们同时受着疼痛和船身颠簸严重妨碍他们将息的折磨，形容惨怛，看到他们，哪能安息！在舱的一侧，挺着覆盖国旗的军官尸体。在那么苍凉之中，面对那么痛楚悲切的景象，这些尸体上，竟然有种不可名状的、令人羡慕的东西：它们独自安息在三位一体号上，什么疲劳、悲伤，什么失败的耻辱、肉体的痛苦，统统都与它们无关了。作为它们显耀殒盖物的国旗，把它们置身于我们大家都陷入了的责任、耻辱和绝望的境地之外。船正在遭遇的危险，对它们毫无影响，因为这条船已无非是它们的灵柩而已。

死亡的军官有：海军上尉堂胡安·西斯涅加，尽管他与我主人同姓，但无亲属关系；堂华金·德·萨拉斯和堂胡安·马图特，也都是海军上尉；陆军中校堂何塞·格劳列；海军中尉乌里亚斯以及海上警卫堂安东尼奥·德·博瓦迪利亚。死亡的水手和水兵，乱七八糟地横尸在各个炮位和甲板上，竟惨达四百人之多。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尸首被那守船的英国军官下令抛下海的时刻。黯然神伤的仪式于二十二日黎明时分举行。这时，风暴似乎特地为了加剧这样场面的恐怖气氛，刮得更猛了。军官的尸体一上舱面，神父急急匆匆地念了悼亡经（因为这不是高谈阔论的场合），人们就立即开始进行那庄严的仪式，具具尸首裹着一面国旗，双双脚上拴着一颗炮弹，被扔到海里去了。这如果在平时，就会引起大家的感伤和哀切，但那时却没有触动在场者的感情。个个心灵都受到那么多的创伤，以致这个殡葬场面对他们来讲，是有点无动于衷了！海葬比陆葬更凄凉。掩埋一个遗体，那个遗体就留在那儿了；关心他们的人们知道有个地上的角落埋着这些尸骨，就可以用块墓碑、用个十字架或用个碑碣来加以标记。然而在海上……把尸体抛到那烟波浩渺之中，仿佛在掉下去那一刹那就不复存在了，想象不能随着尸体沉向那万丈深渊，所以，很难设想它在大海底下是待在哪块儿。我一面这样想着，一面看着这些卓越军人的遗体在索然陨落，一天之前，他们还生龙活虎，满怀对祖国的自豪感和对家庭的缱绻之情呢。

死亡的水兵下海，就不怎么讲究仪式了。按照条例规定，是要用吊床^①来包他们的。但那个场合，没有工夫在执行条例上面折腾。有些是按照规定裹尸的，但大多数没加任何装裹，脚上也没炮弹，就给丢到海里去了，理由很简单：没有那么多东西。有四百具尸首左右，而为了马上结束安葬他们的活动，就需要船上所有用得上的人一齐动手来尽快把事办完。我出于无奈，很不乐意地协助这项伤心的活儿。有几个尸体就是我帮着其他更有力气的人，从船上放下海的。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件很凑巧的事，把我吓得魄散魂飞。有两个水兵拿住一具形状变得很可怕的尸体，在把它抬起来的时候，周围有几个人居然敢开粗鲁的玩笑。粗鲁的玩笑，在一切情况下，大概都是不妥当的，而在那个时刻，那就是太不成话了。不知是何原因，惟独这个不幸者的尸体使他们如此无礼地失去对死神的尊重。他们说：“他是罪有应得呀！……不能再胡闹咯！”以及诸如此类的粗话。这下可把我惹火了，但当我仔细观察那具死尸的残缺面孔，认出它就是我的舅舅时，我的恼怒顿然化为惊讶，化为一种尊敬、悲伤、恐惧交集的难以名状之感……我恐怖地闭上眼睛，直到强烈的溅水声说明他永远在人的眼前消失时才张了开来。

此人对待我、对待他姐姐都是很不好的，但他是我的近

^① 船用吊床(coy)，是一块系着四个角吊起来的长方形帆布。

亲，是我母亲的兄弟；在我血管中奔流的血，也就是他的血。这个激励我们对自己人的过失采取仁慈态度的内心呼声，在我眼前发生的这一幕以后，不能保持沉默了。同时，在我舅舅血淋淋的脸上，我能够看出我母亲某些容貌特征，这便更使我感到悲伤。这时，我忘记了他曾是个大罪犯，更忘记了他在我不幸的童年，向我施加的暴行。我敢向诸位肯定，即使有自诩之嫌，也毫不犹豫地，我是真心实意地原谅了他的，而且祈祷上帝，求上帝宽恕他的一切罪过。

后来我知道，他在战斗中表现英勇，但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同伴们的同情。他们认为他是人类最卑劣之徒，对他就没有一句温暖或怜悯的话，甚至在这至上的时刻，也不例外，而在这时刻，什么罪过本来都是受到宽恕的，因为人们设想罪人正在上帝面前清算他的行动。

日上三竿。王子号军舰又打算拖三位一体号了，但也跟头夜那样不走运。尽管风势一样猛烈，但情况并没有恶化下去，因为已经修好了许多损坏的地方。所以人们认为风雨一停，船身就得救了。英国人非常努力做这件事，因为他们要把直到当时造出的最大一艘军舰作为战利品带去直布罗陀。因此，他们就夜以继日地那样死劲儿排水，使我们能够稍为喘喘气儿了。

二十二日一整天，大海在狂暴地翻腾，把这个船壳抛过去又打过来，俨如渔夫的一叶扁舟。这座木头的大山，当它结实的骨架受到浪头可怕的冲击而没有被打成千块万段时，就证明这些骨材结构的牢固。有时候，当浪峰塌下，船

好象就要永沉海底了；但浪头似受深旋涡的推动而起，船岫又翘起它那带卡斯蒂利亚狮饰的高傲的头来，于是，我们便抱着获救的希望舒一口气了。

四面八方，都发现零散的船只，大都是英国船，它们也并不是没受到严重的破坏，都力求靠岸避风。我们也看到了西班牙船和法国船，有些的桅杆全没了，有些被一艘敌舰拖着走；马西亚尔认出其中一条是圣伊尔德丰索号；我们又看到水上漂着无数死尸和破烂废物，诸如中桅，桅楼，破艇，舱口，眺望台的碎板，舷窗门等等；到末了，我们还望见两个遭殃的水兵，勉为其难地攀搭着一根大木杆，让波浪推逐而去。如若英国人不立即赶去抢救，他们就会死掉了。他们被弄上三位一体号后，才恢复了生命，这已处于死神怀抱而捡回来的性命，就等于重新投胎转世。

整日介于无望和有望之间度过：时而我们觉得必须换英国船方能脱险；时而认为可以保住我们的船。不管怎样，想到被带去直布罗陀当俘虏，如果不说对我，对于象我主人那样自尊心强、脾气执拗的人来说，是可怕的，那天他们精神上的痛苦，该是前所未闻的了。然而，在下午，当大家一致认为底舱已经有十五尺水，我们不转船，都会死在船上的时候，那种交替变化的痛苦心理活动，就停止了。乌里亚尔特和西斯内罗斯听到这个消息，却神色自若，表明他们觉得死在自己家里或关在别人家里当俘虏并无多大区别。接着，就在傍晚的暮色中，开始倒船了，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需要搬运三百名伤员过船。船上健全人员约五百人，这

是战斗前一千一百十五人减剩下来的人数。

急急忙忙地以三位一体号、王子号及另外三只英方军舰的救生艇开始倒船。特别照顾伤员，但虽然力图避免他们一切的不适，从原地抬动他们时，却又不可能不使他们受到痛苦。于是，有些伤员就大喊大叫，要求让他们安静，他们宁愿选择死亡而不愿增加自己疼痛的搬迁。由于时间紧迫，就没有表示同情的余地了；把他们送下救生艇是那样地不予怜惜，就象他们同伴僵冷的尸体被抛下海里的情况一般。

舰长乌里亚尔特和西班牙舰队将领西斯内罗斯登上英军军官艇。他们坚决请我主人也上艇，但他坚决拒绝，说他要最后一个离开三位一体号。这使我快快不乐，因为在我身上的爱国主义气息，起先使我多少有点大胆无畏，这时都烟消云散了，我已经不考虑别的，只考虑救自己的命了。而欲达此崇高之目的，呆在一条每时每刻都在往下沉的船上，并不是顶合适的。

我害怕，也不是平白无故的。我们的人员还没疏走一半，我们的船上便响起一片喑哑而惊恐的喧哗。

“我们要沉啦！……上艇哪！上艇哪！”一些人大喊大叫，一面大家受着自卫本能的支配，统统向船边拥去，以急切的目光寻找回来的小艇。一切工作都放弃了，再没有人想到伤员了。许多已经抬上舱面的伤员，晕头转向，在甲板上乱爬，要找个门投海。从各个舱口传出凄惨的呼号，至今还好象在我脑际回响，使我血管的血液冻结，使我根根的毛发竖

起来呢。这是留在第一下层甲板的伤员们，他们感到被水淹没——水已经涌进那里，正在哀哀呼号，也不知是向上帝，还是向人们求救。

向人们求救，是徒劳的，因为他们只考虑到自救，都仓促地往艇上跳着。这片在阴森夜色中的混乱，阻碍着转船的进行。只有一个人，在这巨大危险面前无所畏惧，待在后甲板上，对周围发生的情况视若无睹，愁肠百结、千思万虑地来回踱步，仿佛他脚下的甲板并非被巨大的深渊吞噬着。这就是我的主人。

我惊心悼胆地向他跑去，对他说道：

“老爷，我们要淹死啦！”

堂阿隆索没有理我。如果我的记忆力可靠的话，我甚至想，当时他竟自保持他那种神态，说出如下的、与当时情况格格不入的话来：

“哎！这样大败回家，帕卡会怎么笑话啊！”

“老爷，船要沉了！”我又大声说了一句，但这回已不是对险境绘声绘色，而是用手势和嗓门儿来哀求了。

我主人看看大海，看看小艇，看看绝望、迷茫、正向小艇扑去的人群。我以焦急的目光找马西亚尔，声嘶力竭地喊马西亚尔。好象那时我失去了对事态的感觉，迷离恍惚，双眼蒙眬，不知事情是怎样经过的。要我讲怎么脱险的，我只能根据极模糊的记忆，似梦中印象般的记忆；准是恐惧使我失去知觉了。好象是有个水兵在我跟堂阿隆索谈话时，走近他的身旁，用强有力的双臂，一把将他抱住了。我呢，觉

得自己是被运走。当我迷糊的神志清醒了一点，就发现自己是在一只救生艇上，偎依在主人的膝窝里，他正以慈父般的爱怜两手捧住我的头。马西亚尔手握舵把；艇上挤满了人。

仰首张望，在我右侧四五巴拉远近的地方，便看见那条快沉没的船黑魆魆的侧面。从水还没漫到的那些舱门里，透出一丝微弱的光线，这是夜幕降临时点起的那盏灯的灯光，它象是不知疲倦的船上看守人，还在守护着那条被遗弃船的残骸。从炮眼传出的某些悲泣声，也来刺激我的耳鼓。这是那些没有能救出的可怜的伤员，他们正悬在那个深渊上头，这时那线悲凉的荧光让他们能默然相视，用眼睛交流内心的苦痛。

我的想象又漂到那船的内部去：只差一寸水，就要打破还支持着它的微弱平衡了。那些不幸的人会怎样眼睁睁地瞧着水势往上长啊！在这可怕的时刻，他们会说些什么啊！要是他们看到乘艇逃命的人们，要是他们听到唧啪唧啪的桨声，他们那酸辛的灵魂又会怎样苦涩地呻吟啊！然而，这种残酷的殉难洗涤了它们的一切罪过^①，并且在船永远沉没的时刻，上帝的慈悲充满了它内部的四面八方，那

① 据天主教认为：人死后，完全纯洁无玷污的灵魂才能直接进入天堂享永福；犯有大罪的灵魂，被投入地狱受永罚；有小罪或罪已赦免，而尚未做完补赎的灵魂，既不能立即升天堂，也不必下地狱，乃被置于炼狱（一译“涤罪所”）中暂时受苦，待所有罪过炼净，补赎做完，便可进入天堂。

也是肯定无疑的。

小艇离远了，但我仍旧看见那一大团不成形的物体——虽说我现在怀疑是我的想象，而不是我的眼睛，当时在黑夜的昏暗中看着三位一体号的。当时我甚至相信，在黑沉沉的夜空中依稀望见了一只巨臂降到海面上。这无疑是由感官所重现的我头脑中的幻象。

十三

小艇驶走了……驶往何方？连马西亚尔自己也不知道我们正向哪儿开去。一片黑漆漆，我们都看不见其他的小艇了，王子号的灯光都在雾幕后面消失了，就好象霍然被一阵风吹灭似的。浪头高，风力猛，这微弱的轻舟，几乎逡巡不前，全凭掌艄纯熟，才不止一次地免遭灭顶之灾。个个默默无言，大多数都哀伤地注视着那块地方，想我们被抛弃的同伴，正在那儿，在恐怖的垂危中，与死神展开搏斗。

这次渡海，根据我的习惯，一路上都作了些思考，我完全可以大胆地管它们叫做哲理性的思考。有人该笑话一个才十四岁的哲学家吧。可是在嘲笑面前，我决不慌乱，而且敢于在此写下我当时的七思八想。小孩子也是经常想大事情的，况且在那个场合，面对那样的情景，如果不是白痴，谁的头脑能够保持平静呢？

那么，且听我说：我们那些救生艇上有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但多数是西班牙人。奇怪的是，看到他们在那共同的危

难中，互相保护，情同手足，竟忘记前一天还在恶战中相互残杀，与其说象人，不如说象野兽。我打量着那些英国人，他们和我们的人一样坚定地划着桨；我观察他们的脸上，同样显出恐惧或希望，尤其是那种博爱和仁慈的神圣感情所特有的表情，这种感情那时正是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的动机。我带着这样的想法自言自语：“我的天哪！为什么要打仗呢？为什么这些人不在生活的各个场合都成为朋友，就象现在处于危险时刻那样呢？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情景，难道不是证明尽人皆兄弟吗？”

然而，那种民族概念，我原先编造的岛国体系，猝然来打断我的思路。于是我说：“哦，懂了。这些‘岛屿’一定要相互蚕食鲸吞，这就把一切都毁了。在所有这些‘岛’上准该有很坏的人吧，他们就是那些为了私利，或则因为野心勃勃想发号施令，或则因为贪婪渴望发财，而挑起战争的人们。就是这些坏人欺骗其他人，欺骗这些去搏斗的不幸者；而且为了彻底欺骗，这些坏人还唆使他们仇恨其他民族，散布不和，煽起嫉妒，这就是给你们造成的结果。我断定——我补充说——这种情况不会再持续下去了；我敢以二对一来打赌，在一些和另一些‘岛屿’上的人们不久一定会确信，搞这样可怕的战争，是入云的胡来；而他们互相拥抱，一致赞成只建立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家庭的一天，必将到来。”

我就是这样考虑的。打那以后，我活了七十年，却没有见到这一天的到来。

由于骇浪惊涛，小艇前进艰难。我相信，假使我主人允

许，马西亚尔就会立下这样的功勋：把英国人都抛下海去，就驶向加的斯或海岸，即使横渡时难免有覆没的可能。我觉得他向主人咬耳朵，说了点这个，而堂阿隆索则给他一顿君子作风的教导，因为我听到他说：

“我们是俘虏，马西亚尔；我们是俘虏。”

问题糟在望不到一只船。

王子号已经离开原处。没有一丝灯光向我们表明有一艘敌舰在那里。最后，我们望见了灯光；不多一会儿，就看到一个巨大模糊的船影。这条船冒着狂风由上风飘来，呈现在与我们相反的方向。有人认为是法国船，有人认为是英国船，而马西亚尔则认为是西班牙船。划船的人使出猛劲儿，未尝不费了很大力气才到达可对话的距离。

“船啊！”我们的人大声喊叫。

他们立即用西班牙语回答。

“这是圣奥古斯丁号^①，”马西亚尔说。

“圣奥古斯丁号沉了，”堂阿隆索搭腔，“我想是圣安娜号吧，它也被俘啦。”

果然，当我们靠近时，大家认出是圣安娜号，它在这次战斗中是由阿拉瓦中将指挥的。看守这船的英国人立刻下令援救，于是，我们很快就个个都平安地上了甲板。

圣安娜号，有一百十二门大炮的战舰，也遭受巨大的毁坏，但没有三位一体号那么严重。虽说它的桅杆全毁了，舵

^① 即奥古斯丁号。

也没了，但船身保存得还不坏。圣安娜号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以后，使唤了一年之久；如果不是因为船身缺乏修整，于一八一六年沉在哈瓦那港湾^①的话，使用寿命还要长呢。它在我讲的这个难忘时刻中的行动，是很值得大颂特颂的。我刚说过，阿拉瓦中将，前锋队长，指挥圣安娜号；当战斗编队的命令改变后，他就落在后卫了。诸位已经知道，柯林伍德指挥的纵队专攻后卫，而纳尔逊直打中心。圣安娜号在只有法舰激烈号掩护的情况下，必须与皇家至尊号和其他四艘英舰展开搏斗。尽管力量悬殊，但双方损失都很惨重；而且第一只丧失战斗力的，还是柯林伍德的船，所以他不得不转乘三桅欧律阿罗斯^②号了。根据当时的人说，战斗是极其残酷的，两艘重型战舰，桁端碰桁端，足足进行了六个小时摧毁性的鏖战；直到阿拉瓦将军负伤，加尔多基舰长负伤，五位军官、九十七名水兵阵亡，外加一百五十人受伤，圣安娜号这才不得已投降。由于很糟的状态以及二十一日夜刮起的狂风，当它落入英国人掌中后，都几乎不能操纵了。这就是当我们登舰时，它处于十二分危急、但还不是绝对无望的状况；它在随波漂流，无法掌握方向。

看到那些人个个都流露出濒死的恐惧面孔后，我当然聊以自慰了。我们哀切切、静默默，沉重地禁受着战败的痛

① 哈瓦那是古巴的重要港口，在殖民统治期间，是西班牙与美洲大陆各国联系的枢纽。

② 欧律阿罗斯是希腊神话故事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原文“Eurygalus”系“Euryalus”之误。

苦和被俘的羞愧。我也发现了一个引起我注意的细节：看守这条船的英国人不如，甚至远远不如看守三位一体号的英国人那样和颜悦色、对人亲切。相反，这圣安娜号的英国人是铁沉着脸、叫人厌恶的老爷；他们滥用自己的职权，蛮横地指责一切，过分地折磨我们的人。这似乎引起了被俘人员，尤其是水手们极大的不满，甚而我好象还察觉令人惶恐不安的窃窃私议；如果英国人听到这种议论，那他们就不会很安心了。

除此之外，我不想讲那天夜里航行（如果那种无舵无帆、随着波浪、听天由命地飘荡也能叫做航行）的遭遇了。因为我不想再重复我们已经在三位一体号上看到的事情来打扰我的读者。现在我来奉告诸位另一些十足新鲜的事，这可要使您们感到惊奇，就象原来使我感到意外一样。

我已经不高兴在前甲板和艏甲板上跑来跑去了，所以，自我上了圣安娜号以后，就跟主人躲在房舱里。在那儿我可以歇一歇，吃点东西了，因为这两者对我来说都是很需要的。然而，那里有很多伤员急需治疗；这件事我很乐意做，因此，尽管我很疲劳，却没有得到好好的休息。我正忙着给堂阿隆索的手臂上绷带，感到有人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我猛然回头，便和一位高个儿青年打了个照面儿，他用蓝色长披风把自己脸的下半部都遮住了；乍一见面，我没有认出他来，这也是常有的事。但我定神注视片刻，不由发出一声惊叫，原来是堂拉斐尔·马莱斯皮纳，我小主人的未婚夫。

堂阿隆索十分慈爱地拥抱了他，而他就在我们身旁坐

下。他有一只手负了伤，并由于疲倦和失血，显得那样苍白枯槁，使他的脸盘儿都完全变形了。他的出现使我心里产生很怪的感觉。即使其中有个感觉讲出来对我不大有利，我也得全部供认不讳。看到一个熟人经历这惨战而平安无事，登时我心里多少有点高兴。顷刻以后，由此人引起的旧恨又袭上我的心头，有如被镇止的疼痛，经一度减退以后，又来折磨我们一般。我羞愧地承认：看到他安然无恙，我就感到有点难受了，但我也得开脱自己说，那种难受之感是一瞬间的、倏忽而逝的，犹如一道闪电，一道使我的心灵黯淡无光的真正黑色的闪电；或更确切地说，恰如我良心上的光华的暂时减色，但良心很快又以灿烂的光辉闪烁了。

本人这极坏的一面在一刹那间控制住了自己，可我也能在一瞬间使它平息下来并把它深锁在自己的心底。难道人人都能同样这么说吗？

经过这个内心斗争以后，我看马莱斯皮纳时，就因为他还活着而带快意了；又因为他负了伤而含惋惜了。现在我还骄傲地记得，我还尽力向他表示这两种情感呢。我可怜的小女主人啊！那个时候她的痛苦一定有多么大呀！我的心最后总是充满善意的。我真可能跑到贝赫尔去告诉她：“堂娜罗莎小姐，你们的堂拉斐尔平安无恙呢。”

可怜的马莱斯皮纳是从内波穆塞诺号被转送到圣安娜号来的。内波穆塞诺号也被俘了，船上伤员太多，据他说，需要分散，以免照顾不到都死掉。岳父与女婿刚互相致意，略谈几句关于家人的情况，话题就转到战斗上。我主人讲了

在三位一体号发生的事情，然后补充说道：

“可是格拉维纳在哪儿，谁都没给我说出个准地方。是当了俘虏，还是退到加的斯了？”

马莱斯皮纳答道：“将军曾与挑战号和复仇号进行恶战，法舰海神号及我们的圣伊尔德丰索号、圣胡斯托号向他增援。但敌方有无畏号、霹雳号和波吕斐摩斯号助战，力量倍增，此后，一切抵抗都不可能了。阿斯图里亚斯太子号的帆索都断了，桅杆都没了，弹痕累累，而格拉维纳将军和他的少将埃斯卡尼奥已经负伤倒下，所以他们决定放弃战斗，因为一切抵抗都是不理智的，这场战事输掉了。格拉维纳在剩下的一根桅杆上升起撤退信号，于是，他在圣胡斯托号、圣莱安德罗号、蒙塔涅斯号、烈马号、海神号（法）和阿耳戈英雄号的护送下，退往加的斯；他感到痛心的是未能解救圣伊尔德丰索号，它已落入敌人手中。”

“请您告诉我在内波穆塞诺号上发生的情况吧，”我的主人以极大的关切说，“我还很难相信丘鲁卡牺牲了。尽管大家都认为是真的，我还是相信这位非凡的人一定是活在哪个地方。”

马莱斯皮纳说，他不幸地亲眼目睹了丘鲁卡的殉难，并答应将原委详尽地讲出来。一些军官便在他四周围成了圈子；我比他们更好奇，所以就全神贯注来聆听，不放过一个音节了。

马莱斯皮纳说：“从我们离开加的斯起，丘鲁卡就对这次浩劫有预感了。他本来就反对出海，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力

量较差,而且又不大信赖维也纳夫的才智。他的一切预言,结果证明都是对的,一切预言,甚至包括对他的牺牲,无疑他已预感到自己的死亡,因为他确信是无法取胜的。十九日,他对他的内弟阿波达卡说:‘我宁可把我的船炸毁或者沉掉,也不能把它交出去。这是效忠于国王和祖国的人的职责。’同日,他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如果你得知我的船当了俘虏,那你就说,我已经死了。’

“从他脸上的沉重忧伤就已经知道,他是预见到一个毁灭性的结局的。我相信,确信这样的结局,和感到自己有力量去避免它而实际上又不可能避免,这就使他那能做出伟大行动、产生伟大思想的心灵深深地波动了。

“丘鲁卡是恪守教规的人,因为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他下令全体将士、海员到甲板上头,叫他们统统跪下,然后以庄严的声调对神父说:‘神父,请履行您的圣职,赦免这些勇士吧!他们还不知道在这场战斗中等待着他们的是什麼。’宗教仪式结束,他就命大家起立,并以劝导和斩截的语气激昂陈词:‘孩子们,我以主的名义,许福给以身殉职的人!如果有人玩忽失职,我就立即下令枪决。他如果逃脱了我的眼睛,如果逃脱了我能荣幸指挥的勇敢将领们的眼睛,那么悔恨就将陪伴着他的残生,可耻的、不幸的残生。’

“这段言简意赅的动员讲话,把军人天职与宗教思想统一起来,引起内波穆塞诺号全体人员的振奋。多可惜的天才呀!象一件瑰宝掉到海底那样全部泯没了!当英国人出

现在眼前之际，丘鲁卡非常恼火地看到维尔纳夫的首次调度；当维尔纳夫发出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信号（大家知道，这是打乱了战斗队形）时，他便对自己的大副表示，由于这样笨拙的战略，可以认为战斗已经失败了。当然他懂得纳尔逊的大胆计划，是要从中心和后卫两处切断我联合舰队的队列线，进而包围分割，使我舰只陷入无法互救的境地而进行各个击破。

“内波穆塞诺号落到了队列的末尾。圣安娜号和皇家至尊号打响了，所有战舰便相继投入战斗。柯林伍德纵队的五艘英舰一齐进攻圣约翰·内波穆塞诺号，不过，敌舰中有两艘又朝前开走了，丘鲁卡只须面对三倍之敌。

“我们与如此优势之敌奋战到下午两时，吃尽了苦头，但也使对方受到加倍的损失。我们英勇首领的伟大心灵象是与战士们和水兵们脉脉相通的，所以操作和开炮尤为神速。招来的新兵，仅仅经过两个小时学习，就受到英雄主义的教育；而我舰的英勇自卫，使英国人既感到恐惧又感到震惊。

“英国人需要增援了，他们需要六对一：原先打过我们的那两条船又回来了；并且无畏号又开到我们圣约翰号的侧面，在半个手枪射程内，向我开火。各位想想这六艘巨舰一同向一艘只有七十四门炮的船倾泻下的炮弹和霰弹吧！好象我们这条船随着其捍卫者的勇气增加，自己的体积也在增加、扩大。灵魂膨胀到巨人般的程度，好象躯体也膨胀到巨人般的程度；而当我们目击使六倍于我之敌如何丧胆

时,觉得自己真有点超人了。

“其时,丘鲁卡,我们的主脑,以惊人的镇定指挥战斗。他深知技术的娴熟能弥补力量的不足,所以就节约射击,全靠瞄得准了;结果,每发炮弹都在敌群中造成有效的杀伤。他关心一切,布置一切,霰弹、炮弹在他头上乱飞,他始终面不改色。这位人物,弱单单的,病恹恹的,他漂亮而忧郁的面孔似乎天生就不适合应付这样恐怖的局面,可是只要他瞥我们一眼,就顿使大家产生神秘的勇气了。

“但上帝不愿让他从这惨战中得到余生。他看见一条船在圣约翰号船头直捣乱,但又不可能还击它时,就亲自去用炮瞄准,把它的桅杆给打掉了。正当他回船尾后甲板之际,一发炮弹不偏不倚打在他的右腿上,从大腿的上部差不多把整只腿给打飞了,惨不忍睹。我们急奔过去扶他,英雄早已倒入我的怀中。多可怕的时刻呀!我现在似乎还感到一颗遭此惨劫之前只为祖国而跳动的心,正在我的手下面猛烈地跳动着。他的体力极其迅速地减弱了;我看他尽力要昂起头来,头却一直向胸前耷拉下去;我看他竭力要打起一脸笑容,脸则已罩满了死白,同时,他用几乎没变的声音响亮地说道:‘这不要紧,继续打吧!’

“他的精神在反抗死亡,一面掩饰着残躯的剧痛,而这残躯的最后搏动却一秒一秒地停息下去。我们极力要送他下房舱,但怎么也不能使他离开后甲板。在我们再三要求下,他让步了,他终于明白了他必需离开指挥岗位。他叫他的大副莫伊纳,人家告诉他,大副已经牺牲了;他叫第一炮

兵队长；这位队长，虽然身负重伤，还是上后甲板接任指挥了。从这时起，大家畏缩了：从巨人变成矮子，士气丧失。我们这就懂得，投降在所难免。从怀抱圣约翰号的英雄时起就支配着我的悲痛情绪，并没有妨碍我去观察这个不幸在大家精神上引起的可怕后果。好象是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突然瘫痪侵袭了全体船员似的，个个都惊愕、默然，但将要失去这样敬爱的人所引起的悲痛并没有导致投降的耻辱。

“有一半人员伤亡；大部分火炮散架；除前桅外，全部桅樯倒塌；船舵操纵失灵。在如此可悲的状况下，大家还想尽一把力跟上阿斯图里亚斯太子号，这时它已经扯起撤退信号旗了。但我们内波穆塞诺号受了致命伤，根本不能掌握方向。尽管船上一片毁坏零落的景象，尽管全船人员都失去了勇气，尽管各种对我们不利的情况纷至沓来，六艘英舰中任哪一条，也不敢贸然来接舷。它们虽然把我们打败了，但还害怕我们这条战舰。”

“丘鲁卡在回光反照时，下令将国旗钉死，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不许战舰降敌。不幸，这段时间不可能不极其短促，因为丘鲁卡是急剧死亡的。我们所有在场的人感到惊奇的是，躯体在这种状态下居然还能存活；那是以不可抗拒的坚持依恋着生命的精神力量使它保持这样的，因为在这种场合活着，对他来说就是责任。他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失去知觉，都没有因疼痛而呻吟，都没有露出为他濒死而难过的表情。相反，他特别坚持不让军官们知道他的严重情况，

不让任何人疏忽职守。他为全体将士的英勇行为向他们致谢；他向他的小舅子鲁伊斯·德·阿波达卡说了几句话，并在赠给他年轻妻子一件纪念品和祈祷上帝（我们听见他干枯的嘴唇微弱地喊出几声上帝）以后，便以虔诚的教徒们那种坦然心情，和英雄们那种刚毅态度停止了呼吸，他没有战胜的满足，却也没有战败的气恼，他把职责和尊严结合，把纪律变为信仰；他象军人一样坚定，象好汉一样沉着；他没有一句埋怨话，也不委罪于别人；他生和死都一样尊严。我们瞻仰着他的遗体，遗体还有热气，我们觉得很奇怪，以为他真的会醒来再指挥我们呢。我们悼念他，却没有他辞世那样的泰然自若，因为他一归天，就把他给我们鼓起的勇气和激情统统都带走了。

“圣约翰号投降啦。当摧毁它的那六艘战舰的军官上船来时，每个人都企求能得到这位已经陨灭的准将的佩剑的荣耀^①。他们异口同声说：‘是向我的舰投降的’，一时争执起来，纷纷要求胜利的荣誉归各自所属的军舰。他们要圣约翰号的临时舰长来裁断，说明他是向这些英国舰中的哪一艘投降了的。于是，他回答道：‘是向所有的，因为要是单向一条，圣约翰号决不会投降！’

“在殉难的丘鲁卡遗体前，那些久仰其智勇双全的英国人表示莫大的哀悼。其中一位说了这样的话，或者类似的话：‘象这位那样杰出的人才，本来就不该去冒战争风险，而

① 接受敌方指挥官的佩剑是表示受降；交出指挥官的佩剑给敌方是表示投降。

应该为航海科学的进步留下来。’然后，他们下令举行殡葬仪式，把英国官兵和海员排在西班牙官兵和海员旁边。他们在一切行动中都显得高尚、豁达和豪爽。

“圣约翰号的伤员相当多，所以就把我们转送到他们的或被俘的其他一些船上去。我给摊派到这条船来，这是破坏最厉害的船当中的一条了。可是他们认为能够首先把它拉去直布罗陀，既然我们那艘最大、最诱人的三位一体号他们已经不能拉走了。”

.....

马莱斯皮纳谈话就此结束，他讲这段亲身经历的事情时，大家都凝神聆听。按我听到的，就可以明白每条船上都发生了我亲眼看到的同样的恐怖惨祸。我心想：“天呀，仅仅是一个人的愚蠢，就引起了多么大的灾难啊！”

虽然我那时是个小孩子，记得我还这样想：“无数聪明人领导的国家有时干出的蠢事，是一个蠢人一辈子，不论什么时候也都干不出来的。”

十四

多半夜都在马莱斯皮纳和其他军官的讲述中度过了。对这些讲述的兴趣，使我毫无睡意，而且兴奋得后来也久久不能入睡。我不能从记忆中摆脱丘鲁卡的形象，如同我在堂娜弗洛拉家看到他时那安好健康的形象。其实，当时这位卓越海军的脸上流露出深沉的忧郁神情，好象预示他即

将惨死似的，就已经使我感到了蹊跷。他在海军作为智囊、作为军人、作为航海家——因为这三种才能，丘鲁卡均兼而备之，而且还是位名副其实的君子——，光荣服役二十九年以后，于四十四岁时，他这崇高生命的火花湮灭了。

我想这，想那，终于委顿不支，在二十三日凌晨便进入了梦乡，这是青春的机能压倒好奇心的结果。梦，该是很长的，不但不平静，而且以我大脑兴奋所特有的形象和恶梦在翻动骚扰；梦中，我听到大炮的狂吼，战斗的喧嚣，激浪的汹涌咆哮。同时梦见我在开炮，在爬桅杆，在各层炮甲板上奔跑，给炮手们打气，甚至在船尾后甲板上，俨如一个舰队司令，在指挥调度着。自不必说，在我脑海构成的这场激战中，我打败了现有和将有的一切英国人是那样的轻而易举，比起他们的船就是纸板做的，炮弹就是面包渣做的，也还要容易得多呢。在我的旗帜下，约有千艘战舰光景，都比三位一体号大；它们完全象我跟小伙伴们在小湾水坑上玩的玩具那样按照我的意志来行驶游弋。

然而这一切光荣终于化为泡影，但既然这一切光荣纯属梦想，当我们看到真正的光荣也都在黯然湮灭的时候，那就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当我睁开眼睛时，一切就都完了。我发现和亲历的灾难的巨大相比，我是多么渺小。可是，怪事呀！我明明是清醒的，却也听到了炮声，听到了火力冲突的可怕响声和说明全船人员正在大骚动的喧哗。我顿觉仍在梦里，便在我睡的长沙发上欠起身子，凝神细听；果然，一片雷鸣般的“国王万岁！”的叫喊声震入耳中。这就

使我确信，圣安娜号又重新发起战斗了。

我走出去，对情况就了然了。风暴已基本平息。上风头几艘倒桅断索的战舰历历在目，其中两艘是英国船，正向我圣安娜号轰击。圣安娜号在一西一法两艘战舰的掩护下，进行自卫还击。我不明白我们被俘状态中的这种突然变化，看看船尾，见到我们的国旗在飘扬，英国旗不见了。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或更确切地说，正在发生什么事呢？

船尾后甲板上有一人，我知道是阿拉瓦将军，他尽管身上数处负伤，还显得精力充沛地指挥这第二次战斗。这次战斗的目的，也许是叫人忘记关于圣安娜号第一次战斗的不幸。军官鼓励士兵；士兵们一些在装、发还可用的炮，同时，有一些在看守英国人，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他们被缴了械，关禁在第一下层甲板。这些英国军官原先是看管我们的，这回却成了俘虏。

一切我都明白了。圣安娜号英雄舰长堂伊格纳西奥·米·德·阿拉瓦，当他望见有几艘从加的斯开出要夺回被俘船只和营救将沉船上人员的西班牙战舰时，便用爱国主义的语言对泄了气的官兵进行鼓动了。官兵们用最大的勇气响应他们首领的号召，迫使守船的英国人投降，并重新升起西班牙国旗。于是，圣安娜号虽然被拖入新的、可能比第一次更危险的战斗，但结果是自由了。

这种绝无仅有的果敢行动，作为特拉法尔加征战中最光荣的片断，是在一艘无桅无舵，一半人员伤亡，其余人员精神和身体状况极糟的舰上表现出来的。这个暴动一结束，

就必须承受它的后果：两艘英舰，也是受重创的，向圣安娜号开火了；而圣安娜号及时得到阿西西号、蒙塔涅斯号及霹雳号的援救。这三艘战舰是属于二十一日跟格拉维纳撤退又出来夺回被俘舰只的战舰。这些伟大的“残废者”发起新的拼死的战斗，或许比第一次更加奋勇，因为流血不止的伤口加剧战斗者心中的狂怒，战斗者想必更加勇猛地搏斗，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生命力可丧失了。

那可怕的二十一日的一切变故，又在我眼前重现了。热气高涨，而人员稀少。因为人员少就得加倍用劲儿。尽管和如今以“特拉法尔加战斗”之名为人所闻的重大事件并列，这些插曲确实显得微小，象在森然黑夜里的微光几乎不能见到，但如此英雄业绩在我们的史册中只不过占短短的一页，却是令人遗憾的。

那时，看到一件事，使我流下泪来。我到处找不到我的主人，担心会出事，就下第一炮甲板去，只见他在忙着瞄炮。他颤抖的手从一伤员手中接过点火棒后，正觑起视力衰弱的右眼寻找发射点。当炮发出了，他就向我回过头来，高兴得发抖，并以听不清楚的声音对我说：

“哎！这回帕卡准不会笑我了吧。我们要胜利地开进加的斯了！”

总之，战斗顺利结束，因为圣安娜号除了有上述那三艘船援救外，另有两只法国舰和一只三桅在战斗最剧烈的时候赶到，英国人懂得要夺回圣安娜号已经是不可能了。

我们以最体面的方式得到自由。但是在结束了这个英

雄行为的当口上，我们所处的危险境况，却开始赫然可见了。圣安娜号，因为船身破坏，需要被拖到加的斯。法国三桅忒弥斯号缆了船，径直向北面拖。可是，这条船有什么力量能拖得动象圣安娜号这样笨重的船呢？何况圣安娜号只剩前桅的几面破帆聊以自赖。那几条救了我们的船，即霹雳号、蒙塔涅斯号和圣方济各·德·阿西西号^①，想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壮举，抢风加帆，要把圣约翰号和巴亚马号也夺回来，这两只船是英方派了人掌管的。所以，我们成了孤军，只有娃娃拉大汉一样地牵引着我们的三桅作掩护。可以想见，如果英国人从受挫中缓过气来，重新增援来追击，那我们会怎么样呢？这时，好象天公作美，顺我们航向的风，推动着三桅，而在它后面，我们的战船含情脉脉似的被牵曳着，渐渐接近加的斯。

我们距离港口五莱瓜。

真有说不出的高兴！马上就会结束我们的苦难；马上就可以踏上我们的国土了。若是我们带回惨败的消息，我们也给许多心灵带回舒畅快乐，它们正在经受难熬的哀痛，以为已永远失去了这些健康生还的人们呢。

西班牙舰只的这一壮举只是成功地抢回圣安娜号，因为它们顶着大风，无法追赶看守圣约翰号、巴亚马号和圣伊尔德丰索号的英国船只，只好撤退回来了。看到它们撤退

^① 即阿西西号。方济各(1181—1226)是方济各会创始人，生于意大利阿西西，故名。

时，我们离终点还有四莱瓜。这时风力已经大大加剧。圣安娜号上的人普遍认为：要是我们不能及时赶到，可就够瞧的，就会面临新的、更加险恶的窘境；海港已经在望，正当我们在这可怕的海面上再迈几步就可以进入湾内十分保险了的时候，希望却又要落空了。

再则，夜幕蓦然降临，天色糟透了：布满乌云的天空象要压到海面；闪电不时短暂地把它烧红，给暮色添上一层恐怖的色彩。大海越来越汹涌澎湃，它吞噬那么多牺牲品仍不息怒，越发疯狂咆哮，它无止境的贪饕，要求更大数量的牺牲品。这支为数众多的最大型舰队，那时既不怕大海的狂涛，也不怕敌人的暴怒，这回舰队的破船烂壳可摆不脱海洋的震怒。大海象古代神祇那样大发雷霆，绝不容情，无论对胜队或败队都一样地凶狠残暴。

我看出我主人的脸上跟阿拉瓦将军一样满布愁云。阿拉瓦将军虽然多处负伤，但无所不管，他下令向三桅忒弥斯^①号发信号，让它如有可能就加快速度。与他理所当然的焦急恰恰相反，我们的拖船正准备缩帆，把它许多帆都收起来，以便更好地承受猛烈的东风。我和大家一样地忧虑，心里暗想，我们最有根据的预计多么容易为命运所嘲弄啊，人们多么迅速就从最走运落到最倒霉的地步啊。这时，我们可是在人类生活威严象征的海上。海，一点风就使它面目完全改变了；轻轻抚拍着船身的细浪顷刻间会成为砸坏它、

① 希腊神话中掌管法律和正义的女神。

震撼它的高山般的巨澜；风和日丽时潏潏小波扬起悦耳的声音立时便是嘶哑的呼啸，摧残着脆弱的船；船高高地被抛下去，往下沉没，只觉没了龙骨的支撑，然后又被涌起的浪头抛上来。一个风平浪静的白昼会带来惊涛骇浪的黑夜。或者相反，一轮使四周美化、使人心绪恬静的明月，常常会迎来一轮似火的骄阳，使大自然在它的光照下纷乱地显露出来。

我们正经受着这些变幻中灾难的一面，而且还经受来自人为的罹祸。继一次战斗之后，我们挨了沉没之苦；刚得救，又卷入一场战斗；这战斗算侥幸成功；然后，正当我们以为那么多苦难已经到头时，正当我们满怀喜悦向加的斯欢呼致敬时，竟又陷入风暴的神威之中，风暴把我们直往外刮，急巴巴地要将我们彻底葬送。这一系列的不幸，好象是不合道理的，不是吗？这好象是有位神物，暴戾恣睢，硬要给迷途的人们造成一切可能造成的灾祸……可是不然，这是海洋的逻辑结合于战争的逻辑。把这两种可怕的逻辑联系起来以后，看到它们造成最大的灾难还感到新奇的人，那不是个傻子吗？

当天下午，一个新的情况，使我和主人都更为忧郁。打圣安娜号被夺回以后，就没有看到年轻马莱斯皮纳的踪影。找了很久，终于见到他蜷缩在房舱的一张长沙发上。

我走近他的身旁，但见他脸色大变；我问他时，他不能回答。他想起身，却又上气不接下气地倒了下去。

“您挂花啦！”我说，“我叫人来看您。”

“不要紧，”他答道。“你愿意给我拿点水来吗？”

我即刻喊主人。

“怎么回事？是手的伤吗？”主人边问边端详着年轻人。

“不；还伤了一点，”堂拉斐尔悲伤地回答，并指了指他右侧靠腰的部位。

他这么指了指伤口，说了那么两句话，这对他虚弱的身体来讲好象是用力过度似的，于是他便闭上了双眼，好一会不开口，也不动。

“啊！这看来很严重，”堂阿隆索沮丧地说道。

“岂止严重！”一位来看了他的外科医生补充一句。

马莱斯皮纳看到自己的状况，黯然神伤，以为无可挽救了，所以连伤也不报告，独自退到这里，让思绪和回忆把自己萦绕住了。他想自己快要死了，就拒绝治疗。外科医生说伤势固然严重，但不象是致命的；进而又说，如果当晚我们到不了加的斯，不能在岸上好好地治理的话，马莱斯皮纳以及其他伤员的生命就要遭到极大的危险。圣安娜号二十一日之战，有九十七人死亡，一百四十人负伤；医务室的一切医疗手段都用尽了，必需的几种药品全缺。马莱斯皮纳的不幸，不是我们被抢救后唯一的不幸。上帝愿意让我十分爱慕的另一个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马西亚尔挂彩倒下了，但开始时，由于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持着他，几乎不觉痛也不气馁。可是，不久他就到最下层甲板，说他觉得很不舒服。我主人派外科医生看他，但医生只是说，这伤如果是在二十五岁的小青年身上，那是绝不要紧的，可“半拉人”有六

十开外了。

此时，霹雳号从左舷可对话的距离驶过。阿拉瓦令人问忒弥斯三桅能不能开进加的斯。在得到断然否定的答复以后，又问了霹雳号这个问题。它几乎完整无损，估计一定可以进港。于是，几个军官碰头商定，把负重伤的加尔多基舰长以及许多海、陆军军官，其中还包括我小主人的未婚夫，都送上霹雳号。堂阿隆索考虑到马西亚尔年迈会大大加重伤势，终于使他也过船去。并委托我作为侍童或看护去陪送他们，嘱咐我片刻不离左右，一直把他们送去加的斯或贝赫尔，交到他们家人手中。我准备从命，但想要说服主人，为了更加安全，他也应该转乘霹雳号。可这样的建议，他连听也不愿听。

他说：“命运把我带到这条船上，我就在这条船上等到上帝裁决我们的生死。阿拉瓦的情况很糟；大部分军官又负伤，我在这里多少能派点用场。我不是那种逃避危险的人，相反，自二十一日起，我就在寻找危险，我要找到对舰队有所作为的机会。如果你如我所期望的，比我早到，你就告诉帕卡，好的水兵乃是自己祖国的奴仆，我来得很对，我对能来到这里感到非常高兴，我不后悔，噯，不！决不后悔……相反……你告诉她，她见到我的时候，一定要高兴；如果我不来，我的同事就一定怀念我的……怎么能不来呢？你不认为我来得对吗？”

“那当然。这有什么疑问？”我极力想让他平静，他激动得连拿这样重要的问题和一个低微的侍童商量也不觉得不

妥了。

“我看，你是个有头脑的人，”他对我的赞同，感到安慰。“我看你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目标……可是帕卡只是从她的利己主义方面看问题。因为她脾气那么怪，因为她的脑袋里总是认为舰队和大炮都是毫无用处的，所以她就不能理解我……总之……我知道我回到家，她准要火冒三丈，因为……由于我们吃了败仗，她一准会说三道四……使我发疯……可怎么行！……我不睬她。你认为怎样？难道不是不应该理睬她吗？”

“那还用说！”我答道，“大人来得很对，这证明大人是位勇敢的水军。”

“那么你就拿这些道理去跟她讲，看看她给你说什么。”他越来越激动，“总之，告诉她，我安然无恙，这里很需要我。事实上在夺回圣安娜号的战斗中，我是起到最最重要的作用的。如果那些个炮不是我瞄得那么准，那天晓得，天晓得……你看呢？还可以多干一点；如果风顺，明天还可以救回两三条船……唔，对的！……我正在琢磨一项计划……再说吧，再说吧……那么再见罗，加夫列利略！你要留心给帕卡说的话！”

“忘不了，准忘不了。她马上会知道，要不是大人，圣安娜号就救不回来。她也一定会知道，可能大人会给加的斯带回两打的船。”

“两打，不，好家伙！”他说，“这太多了。两条或许三条。总之，我认为我来舰队之举好极了。我回到家的时候，她一

定要大怒，一定会弄得我发疯；不过……重复一句，我认为我登舰之举好极了。”

他说完这些话就离开了。霎间，但见他坐在房舱的一个角落祈祷，一面偷偷摸摸地扳着念珠，这是因为他不愿意人家看到他这样虔诚地祈祷的缘故。我根据他最后那几句话猜想他已经神志不清，我看到他祈祷时，明白他精神的软弱：他努力要克服自己因上了年纪而精力不济，可是无济于事，无法再支持这一斗争，他就祈求上帝发慈悲了。堂娜弗朗西斯卡是对的。我主人多年以来，除祈祷外就不能够干别的了。

我们根据商定换船了。堂拉斐尔和马西亚尔也和其他军官一样，由壮实的水兵非常费力地抱下两只救生艇中去。大浪严重妨碍下艇，但终于还是办到了。两只艇向霹雳号驶去。由一只大船到另一只大船的路程简直糟糕透了。可尽管有时我觉得小艇就要永远消失掉，我们却终究抵达霹雳号船侧，并费了极大的力气登上舷梯了。

十五

“我们才出狼窝，又入虎穴，”马西亚尔被送上舱面时说，“不过，那里有头头，水兵却不多。这条鬼船让人起了外号叫‘霹雳’。说它半夜前就进加的斯，可我说它进不了。我们走着瞧！”

“您说什么，马西亚尔？我们到不了？”我心焦万分。

“小加夫列尔先生，您对这个可就不懂行啦。”

“因为我老爷堂阿隆索和圣安娜号的长官认为霹雳号今晚会上港，它就必然要进港。他们这样说，一定知道得很清楚。”

“那你不懂，‘小沙丁’，那些船尾的先生们比我们这些船头的水兵更加容易‘点灯’（出错）。不信，就瞧那联合舰队司令‘短号先生’嘛，但愿他见鬼去。你已经看到他一点点指挥作战的‘概念’都没有。你想，如果‘短号先生’象我当时说的那样做了，还会打这个败仗吗？”

“那您认为我们到不了加的斯吗？”

“我说，这条船就比铅还要沉，而且不听使唤。走得不好，舵效又差，好象跟我一样是瘸腿、独眼、独臂，因为你的把舵柄往这边拨，它就往那边跑。”

确实，按大家通常的看法，霹雳号是艘航海条件极坏的船。但饶这么着，饶它老迈，都将近五十六了，可由于当时状况良好，还不觉什么危险；如果说风刮得越来越大，那么港口也近在咫尺。不管怎样，推断无桅无舵、被迫给三桅拖的圣安娜号冒着更大的危险，不是合乎逻辑的吗？

马西亚尔被送到最下层甲板，马莱斯皮纳被送到房舱。当我们把他放到房舱跟其他负伤军官一起的时候，只听到一个熟识的声音，但猛的一下又听不出是谁来。我循声走向人堆，那雷动般、压倒群声的讲演是从那里发出的。当我认出那不是别人正是堂何塞·玛丽亚·马莱斯皮纳时，不胜惊讶，奔过去对他说，他的公子就在那里。这好父亲连忙

把正在讲的一连串谎话打住，跑到那受伤青年身边。他见到儿子活着，顿时心花怒放，因为他出加的斯是由于急不可耐，不顾一切要想打听到儿子的下落的。

“你这伤，没什么，”他拥抱儿子说：“刮破了一点儿皮，你不习惯熬伤，你是位贵小姐呢，拉斐尔。嗨，鲁西荣之战，要是你到了年龄跟我去的话，就会看到好戏啦！那才算受伤哪。你都知道了，一颗子弹从我的前臂打进，直上肩膀，在整个背内绕一圈，然后从腰部蹿了出去。嗨，多古怪的伤！可是三天就好了，就能在贝勒加德^①的进攻中指挥炮兵了。”

然后，他这样解释上霹雳号来的原因：

“二十一日夜，我们在加的斯获悉战果。那是有言在先的，先生们：我讲要改革炮兵的时候，大家都不想理我，这下可尝到苦果了。且听我说，我一知道此事，一知道格拉维纳带了一些船撤退回来，就去看你呆的那艘圣约翰号是不是也在里面。可人家告诉我，是被俘了，我那个急啊，就没法跟你们说了：特别是知道你乘坐的船有大量伤亡以后，我几乎没怀疑你已牺牲了。可我是干事就一干到底的人。得知有几条船准备出海收容破坏船只和抢救被俘船只，我就决定乘上其中一艘，立即去弄个水落石出。把意图向索拉诺^②一讲，然后又向我的老朋友舰队少将埃斯卡尼奥一讲，他们虽然有些顾虑但还是让我来了。在我今早搭乘的

① 贝勒加德是法国卢瓦雷省奥尔良市东北的一个集镇。

② 西班牙舰队将领。

这艘霹雳号上，打听你，打听圣约翰号，但人们没告诉我一点可告慰的消息。相反，听到的倒是丘鲁卡牺牲了，他的船经过英勇战斗而落入敌手了。你想想我有多焦急！今天我们夺回圣安娜号时，我决没有想到你在上面！要是我确实知道这个情况，我就会加倍努力，在得到这些先生们允许的情况下发出号令，那阿拉瓦的圣安娜号也就会在两分钟内得到解救了。”

周围的军官听到堂何塞·玛丽亚最后一个吹嘘的观点，便用轻蔑的眼光斜睨着他。鉴于他们阵阵笑声和窃窃私语，我懂得了他们成天用这位善良先生的那些胡编的话来作消遣，而他哪怕是在最危急、最痛楚的情况下，也不制止他那油滑的舌头。

外科医生说需要让病员休息，不要在病员面前谈话，尤其不要谈这次战祸。堂何塞·玛丽亚听到这个，就肯定说，恰恰相反，应当用交谈来使病员精神振奋。

“在鲁西荣战争中，我们重伤号（我数次负重伤）就叫士兵在病房跳舞、弹吉他。我敢断定，这样的疗法比一切膏药和药品都收效得快。”

“所以在法兰西共和国打仗的时候，”一个安达卢西亚军官想要堂何塞·玛丽亚的好看，说，“规定在伤兵野战医院都有一个完整的舞蹈队和一个歌剧团，这样就省下了医生和药剂师，因为来两三首咏叹调和二十四下六度交叉跳^①，大家都跟没伤的一样了。”

① 指舞蹈中六度音程的剪腿跳。

“且慢！”老玛莱斯皮纳大声叫道，“那不可能，小先生。怎么可能用音乐和舞蹈就治好伤呢？”

“那是您说的。”

“是我说的，可那种事只发生过一次，再发生第二次也不容易。从伊巴密浓达^①以后世界上所看到的，难道还有象鲁西荣那样流血最多，最巧妙，最讲战略的战争吗？当然没有。因为那时发生的一切都是非同一般的，这我可以证明，我从头到尾都在。我的炮兵学问就是从这次战争中得来的。您没听人说过我吗？我敢说您一定熟悉我的名字。您可要知道，现在我头脑里有个宏大规划，这个规划一旦实现，就不会再发生二十一日那样的灾祸罗。”他严肃而自负地瞅着在听他讲话的三、四位军官又说：“真的，先生们，需要为祖国做出点贡献，急需发明一些惊人的东西，一眨眼工夫就能把一切损失都捞回来，而且永远保证我们的海军所向无敌，阿门！”

“喂，堂何塞·玛丽亚先生，”一位军官说：“您就给我们讲讲您的发明是什么吧！”

“我现在正忙着造口径为三百英寸的大炮呢。”

“好家伙，三百英寸！”军官哗然，笑中带刺，“我们船上最大的也不过三十六英寸。”

“那是小孩的玩具。您想想看，这三百英寸口径的大炮

① 伊巴密浓达(约公元前418?—前362):古希腊底比斯著名统帅。公元前四世纪上半叶与斯巴达、雅典争霸希腊十数年，后在曼提尼亚战役中阵亡。

向敌舰轰过去造成的摧毁力有多大吧！”老马莱斯皮纳说。“噢，这是闹什么鬼？”他一面说，一面抓住身旁的东西，不让自己滚在地上，因为霹雳号晃得这么厉害，很难站稳身子。

“风越刮越大，我觉得今晚进不了加的斯啦。”一个军官说着就走开了。

只剩两位军官了，可是吹牛大王仍喋喋不休，他这样说：

“首先得建造九十五到一百巴拉长的舰只。”

“我的妈呀！您知不知道小船也是适中的呢？”一位军官指出，“一百巴拉！三位一体号不管有多堂皇，也才七十巴拉，而大家都认为它太长了。您已经知道，它调向不灵，它各项帆索操纵都极其困难。”

“我看您这个人好咋唬，小先生，”老马莱斯皮纳继续说，“一百巴拉算什么？还可以造大得多的船。得提请各位注意，我还想把船造成铁的呢。”

“铁的！”两位听众一声惊叹，不由喷出笑来。

“铁的，是铁的。大概您不懂流体静力学的知识吧？根据这个科学我想造一条七千吨的铁船。”

“可三位一体号也不过四千吨！”一位军官指出说，“那样，当时就觉得太大了。可是，现在要推动您这个庞然大物就需要一套那么神大的帆索，都没有人力能够在上面操纵它，这您不懂吗？”

“这算得了什么事！……噫，水兵先生！哪个告诉您我会这么笨，竟用风力来推动这种船只呢？您不了解我。您

要是知道我现在有个想法……不过我不愿意告诉您们，因为您们不会理解我的意思。”

话音刚落，扑通一声，堂何塞·玛丽亚摔了个四脚朝天。但就是这时，他也绝不闭上嘴巴。又一位军官走了，只剩下一位，这一位只好搭讪下去了。

“晃得好凶啊！”老人又说。“直觉得我们要撞到岸边粉碎似的。……那么我说到，推动我发明的那个庞然巨物是用……敢断定你就猜不到！……是用水蒸气。这就要一部特别的机器，让气体在两个汽缸内交替压缩、膨胀，推动叶轮……那么……”

那位军官再不愿听下去了。他虽然因为是被抢救回来，在船上既无位置又无工作，但还是去帮自己的同伴，他们由于风暴越来越猛，正在忙得不亦乐乎。结果，老马莱斯皮纳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跟我在一起了。于是，我以为这下他该认定我是不宜作交谈的人而住嘴了。然而，我的厄运之神却乐意叫他对我过分器重，他便跟我这样扯起淡来：

“我想讲的东西，您都很明白吗？七千吨、蒸汽、两个叶轮……那么……”

“是的，老爷，我全明白了。”我这样回答是看他是否就此打住，因为我没有心思听他的；船在剧烈摇晃，预示巨险，也令人没有情绪去谈论扩大海军的问题。

“看得出您了解我，懂得我的发明，”他直往下说，“您终将知道，我设想的这条船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它一艘船用四、五发炮弹就能打掉三十艘英国船。”

“可是，这些英国船的大炮不是也要打坏那条船吗？”我讲话怯生生的，而向他摆出这个道理，与其说是因为对问题感兴趣，不如说是出于礼貌。

“嗨！小先生，您的意见非常正确，说明你是了解和赏识伟大的发明的。为了避免敌军炮火，我给我的船加上厚钢板，就是说给它披上一层铁甲，就象古代战士身穿的铠甲一样。用这种办法可以进攻，敌方炮弹打到它船身上所起的作用，只不过象小孩子撒过来的小面球。我想出的这个法子，妙极了。您想想，要是我们国家有两三条这样的船，那么英国舰队连同所有它的纳尔逊之流、柯林伍德之流都该滚到哪儿了呢？”

“可如果这儿能够造这种船，”知道我的论证是有力的，我就说得带劲了，“那英国人也会造这种船。这样，战斗力的对比是一样的。”

堂何塞·玛丽亚一听这个理由，便如痴如呆，一时茫然失措，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但他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才气，无需多久又给他提供了新的构思，于是，他恼火地答辩道：

“好大胆的小子，谁给您说过我会公开我的秘密呢？造这种船是极其隐秘的，绝对不走漏风声的。我们假设发生一场新的战争，英国人向我们挑衅，我们就对他们说：‘唔，行，我们马上准备好，我们一定应战。’普通的舰只出海了，战斗开始了。这也许你就注意到：作战海域出现两三只这种铁甲怪物，吐着黑烟，不管啥风，东行西驶，横冲直撞。用

它们锋利的船头撞得敌舰碎木横飞，用两三发炮……您可以想想，一切都在一刻钟内结束了。”

我不愿再提出反驳，因为想着我们正面临巨大危险，心里再容不下这种不符合如此紧急关头的想法。自此，我没有再想起这条假想的巨舰，一直等到过了三十年，我得知蒸汽运用于航海，尤其是过了半个世纪，看到我们的英雄三桅战舰努曼西亚号彻底实现了特拉法尔加的吹牛大王的怪诞计划的时候。

半个世纪以后，我记起堂何塞·玛丽亚·马莱斯皮纳，并且说：“一个疯子或一个吹牛大王的狂想，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成为美妙的现实，这真叫人难以置信。”

自从发觉这种巧合以后，我就绝不谴责乌托邦了，一切爱说大话的人我都觉得是天才人物了。

我离开堂何塞·玛丽亚去看看情况。一脚踏出房舱，便知道霹雳号处境危险。强劲的南风不仅阻止它进加的斯，而且把它推向海岸，到那里一定会搁浅，撞碎在岩石上。我们离开的那艘圣安娜号，任它的处境曾有多坏，也坏不过我们的处境。我心焦地观察军官们和水兵们的脸，看是否能找到一张表示有希望的面孔，可是不幸，张张脸上都显得神情沮丧。看天空，见它骇人丑陋；看大海，见它异常狂怒。只能仰望上帝，可是上帝打二十一日以后对我们发的慈悲是那么的少！……

霹雳号直向北漂去。依我身旁的水兵指点，我们经过巨鲨滩、请滚开滩、胡安·博拉滩，经过粗塔，最后还经过加

的斯堡^①。用尽帆索操作都不能驶入港内。这条老船，象匹受惊的战马，不听驾驭；风和浪，咆哮汹涌，自南向北奔袭，把船席卷而去，任凭什么航海本领，也不能把它挡住。

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越过港湾。在我们的右方，罗塔港、坎托尔角、梅卡角、雷格拉和奇皮翁纳^②一个个很快地被抛到了后面。无疑霹雳号直奔瓜达尔基维尔^③河口，不可避免地会在它附近的海岸碰得粉碎。不用说，帆是全部收缩了，而且收帆也不足以对付如此猛烈的风暴，就把全部中桅也下了；最后，以免船冲入浪底，认为有必要也把桅杆砍掉了。在巨大的风暴中，船只必需把体积缩小：从挺拔的圣栎要变成低微的小草；由于它的桅杆不能够象树枝那样弯折，所以必须忍痛把它们砍断，为保命而缺肢体了。

船的损失已不可免。砍去主桅和后桅以后，就是把船放弃了，所以唯一的希望是能够把它弯在海岸附近，为此，加固锚链，备好了锚。向已经靠近的海滩发了两炮求援。因为清楚地望见岸上有火堆，我们高兴起来，相信会有人来搭救了。很多人都认为有条西班牙船或者英国船在那里搁了浅，而我们看到的篝火就是遇难船员点着的。我们焦急的心情每时每刻都在增长。至于我呢，得说，已自信临近灾

① 这些都是加的斯港以南的地名。

② 这些都是加的斯港以北的地名。

③ 瓜达尔基维尔：西班牙河流，发源于哈恩省卡索尔拉山脉，穿越科尔多瓦省和塞维利亚省后，从加的斯省西北部的桑卢卡尔流入大西洋，全长六百八十公里。

难性的结局。船上发生的事，不去注意了，在我惶惶的心绪之余，只能想到死亡，死亡我断定是在劫难逃的了。船一撞碎，谁能逾越从岸上到它之间的水域呢？风暴中最可怕的所在，就是靠近海岸的地段：浊浪滚滚冲击岸边，仿佛在啃掘它，要把大片大片沙土带回万丈深渊。浪峰的冲力和浪谷的拉力都是那样的猛烈，是任何人力所不能克服的。

经过绞断心肠的几小时，最后，霹雳号的龙骨触到了一个沙滩上，船搁浅了。船浑身和余桅索索地一阵抖动：好象奋力排除拦路的障碍，而障碍却相当大，船就左右摇曳，船尾下沉，发出一声慑人心魄的哀鸣之后，一动也不动了。

一切完结。已经不可能想到其他，只能想到脱险，穿过面前的水域到岸上去。乘船上的小艇过去，似乎不大可能；但抱着陆上派人来援救的希望，因为很明显，一艘刚遇难的船的人员正在那里露营，而且加的斯海军当局应该派出应付这种情况的某一艘单桅战舰不可能离得很远……霹雳号又开炮，十万火急地期望援救。如果不马上来救援，我们大家就都与船同归于尽了。这只不幸的破废船，它底部搁浅时裂开了，由于自身的震动，正面临散碎的危险。无需多久，它某些肋骨上的钉子绷脱，我们就只能攀住船的乱板碎木，任由波浪推打了。

陆上的人不能营救我们，但上帝愿让一艘从奇皮翁纳开出的单桅听到了告警的炮声。它从船头靠近我们，并保持相当的距离。从远远望见它的主帆时起，我们就看到自己准能得救了。霹雳号舰长下令，在这样危险的时候转船

要不慌不忙地进行。

当我觉得是换船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跑到当时与我切身有关的那两个人：马莱斯皮纳少爷和马西亚尔的身边。他俩都负了伤。尽管后者不严重，但见那位炮兵军官情况相当糟，他对自己周围的人说：

“不要动我，让我死在这里吧！”

马西亚尔被抬上舱面，躺在甲板上，这样虚弱和萎靡，面色使我确实害怕。我走近时，他抬起眼睛，握住我的手，语调感人地说：

“加夫列利略，你别离开我。”

“上岸啦！大家上岸啦！”我大声说，极力使他振作起来。可他神情惆怅地摇摇头，仿佛是一种不幸的预兆。

我极力想扶他起来，但他刚一用力，身子又瘫了下去，末了他说：

“我不行了！”

他绑伤口的绷带脱落了，在那忙乱的情况下，找不到人给他再系上。我尽可能给他包扎好，一面以充满希望的话语相慰。甚至我尽量以笑来挖苦他那副样子，看他是否因此而打起精神来。但这位可怜的老人连嘴唇也不翕动一下，而是面容阴郁地斜耷拉着脑袋，无论对我的取笑，还是对我的慰藉，都无动于衷。

我忙着此事，没注意已经开始上小船了。堂何塞·玛丽亚·马莱斯皮纳和他的儿子差不多是属于第一批下艇的人。一开始，我想依主人的叮嘱跟他们去，但这位负伤的、

被丢下的水兵的形象把我留住了。马莱斯皮纳是不需要我的，而几乎被当成死人的马西亚尔却用他那冰冷的手握住我的手，对我说：

“加夫列尔，你别离开我！”

小艇傍靠困难，虽然如此，一当伤员过了艇，其他人上艇却容易了。因为水兵们抓住绳子滑下艇或纵身跃下去，许多水兵还跳入水中，游到小艇。这两种脱险办法采用哪一种好，这象一道可怕的难题穿过我的脑际。没时间可拖延了，因为霹雳号正在崩塌：几乎整个船尾下沉，横梁和半朽肋骨的崩裂声预示着这个巨物迅即不复为一只船了。大家急速地向小艇扑去；那单桅船熟练地驾驶以禁受住波浪，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把人接上船去。那些小艇一会儿就空着回来，但很快又满载了。

看到“半拉人”被丢下没人管，我就气急败坏、哭哭啼啼地去对一些水兵说情，求他们运送马西亚尔脱险。可是他们自救还来不及呢。绝望之余，我亲自去背他，但体单力薄，几乎抬不起他那双瘫软的胳膊。跑遍整层甲板要找个别慈善心肠的人，有几个眼看就要答应我的请求，可是危险却又使他们脱离了如此良好的心愿。为了理解这种无人道的残酷性，就必须亲身经历如此凶险的境遇：什么感情，什么善心，在整个儿控制着人的自卫本能面前，都化为乌有，因为它有时使人并无异于一匹野兽。

“唉！这些坏蛋不肯救你，马西亚尔。”我极度痛苦地说道。

“随便他们，”他答道，“船上、陆上都一个样。你走吧，快，小鬼！他们会把你撂下的。”

也不知什么念头最绞我的心：留在船上无可奈何地死去呢，还是孤零零地丢下这位不幸的人而离开。终于，生命本能的呼声比其他任何力量都要强，我向船舷迈了几步，又退回来拥抱可怜的老人，然后拔步向最后几个水手的下艇点狂奔过去。他们是四个人。我跑到时，见他们已经跳下海里并正向小艇游近。小艇距离约有十到十二巴拉光景。

“还有我呢？”眼看他们把我甩下，苦涩地大叫，“我也去，我也去啊！”

我用尽全身气力喊叫，可他们没听见或者就不想理我。尽管夜色黑糊糊的，但还是看见那只小船；看到他们上小船，虽然不大能看清楚。我准备扎进水里去追随同样的命运；可就在我心中作出这一决定的一刹那，我的眼睛看不到小船和水兵了；在我面前只有一片黑森森的水面。

一切解救的办法都没了。环视四周，只见拍击残船的波涛汹涌。天空没有一颗星星，岸上没有一丝灯光。单桅船也无影无踪了。我气得直跺脚，在我脚下，霹雳号船体正在一段段地破裂，只有船头那一部分还是联结和完整的，舱面堆满了破烂。我简直是呆在一块不成样子的、随时有崩裂危险的木筏上了。

陷入这般境地，我便向马西亚尔跑过去，说：

“他们把我扔下了，把我们扔下了！”

老人用他那只手极其困难地支起身子，抬起头，以慌乱的目光向漆黑的周围一扫。

“看不见！”他喊道，“什么也看不见！不见小船，不见陆地，不见亮光，不见海岸。他们也不会回来啦。”

话音刚落，劈啪一声，在我们脚下，自船头最下层甲板的深处发出了巨响，那里已经完全淹没了。艏甲板猛烈向一边倾侧，必须用力抓住绞车的底座才免于落下水去。我们脚下的甲板在浮动，这霹雳号最后的残骸即将被浪涛吞没。可是，希望的火花是永远不熄灭的，所以，我仍然认为这种情况有可能延续到天亮而不会恶化下去。而且使我感到安慰的，是看见前桅还竖立着。船体一沉没，就爬上去，我打定了这个主意，便举目向这棵骄杨望去：那上面飘荡着断索、破帆，象个怒不可遏而蓬头散发的巨人在硬挺着，一面祈求上苍大发慈悲。

马西亚尔躺倒在甲板上，然后说：

“已无指望了，加夫列利略。他们不愿回来，就是愿意回来，大浪也不容许。既然上帝愿意这样，咱们俩就一定会死在这里。对我来说，毫无关系，我是个老头子，一点也不管用了。可是你……你是个小孩子，而且……”

说到这里，他的话音由于激动和嗓哑，都变得含糊不清了。过了一会儿，我清楚地听到他说这样的话：

“你没有罪过，因为你是个小孩子，可是我……虽说一个人这样死掉的时候……咱们说……这样，象狗、象猫那样，可就不需要来个神父给他‘了结’，只要一个人自己是

跟上帝一条心的，就绰绰有余了。这个你没听说过？”

我不知道当时我回答了什么，我想是什么也没说，而是如万箭攒心，嚎啕大哭起来。

“鼓起勇气来，加夫列利略！”他继续说，“男子汉就得像个男子汉。现在是看出谁有良心，谁没良心的时候了。你没罪过，可我有罪过。据说人死的时候，要是找不到神父来忏悔，就应该向碰到的第一个人说出内心的愧疚。那么现在我要对你说，加夫列利略，我要向你忏悔，我要向你坦白我的罪过，你要想到，上帝在你后面听着，并且会赦我的罪过。”

我悄然无语，一来因为恐惧，二来因为刚听了那一片庄严的话语。我把老人搂紧，他接着这样说：

“可是我要说，我一向都是天主教的、教宦(皇)的、罗马公教的基督徒^①。我过去一向是，现在仍然是虔诚敬仰加尔默罗会的圣母，这会儿正在求她来救我。我也要说明，如果我二十年没有忏悔，没有领圣体圣餐，那可不是我的原故，而是由于那该死的服役，而且任何人总会把这种事一个一个礼拜日地往下推。可是，如今我悔不当初，我要说，要声明，要多多发誓：我热爱天主，又热爱圣母，又热爱一切圣徒；凡是我冒犯的，都惩罚我吧！可要是说今年我没有忏

① 基督教主要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西班牙以天主教为国教。这里所谓“天主教的、教皇的、罗马公教的基督徒”意指正统的天主教徒。“教宦”(postólico)是发音之误，即“教皇”(apostólico)。

悔，没有领圣体圣餐，那都是由于那些该死的‘大外套’的‘那个’（原故），我本来‘阿算’（打算）复活节领圣体圣餐的，可‘大外套’让我出海了。我从来没拿过人家一根针尖，也从来没说过谎话，除非讲那么句把来开开玩笑。三十年前我用棍子打老婆，现在我后悔，虽然我想，那打得是完全应该，因为她比那些‘沙鸡’还要坏，而那个性子比蝎子还要暴躁。我丝毫没有违反过军事条例。我不憎恨任何人，只恨那些‘大外套’，我真想能见到他们被剥成肉泥。但既然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我现在就宽恕他们，也‘一式一样’宽恕法国佬，尽管他们带来了这场战祸。再不说了，我觉得自己正在满帆风地去啦。我爱天主，所以心安理得。加夫列利略，你搂紧我，搂紧一点。你没有罪过，所以就要跟圣洁的天使们‘美’去了。宁愿你这年龄夭折，也不要活在这个‘疯狗’世界……那么你就鼓起勇气吧，小鬼，这就要结束了。水在涌，霹雳号永远完了。淹死是很愉快的，不要害怕……抱紧我！不一会儿我们就解除痛苦了，我向上帝忏悔我小小的罪孽，而你象过节一样兴高采烈，在长空飞舞，那儿繁星铺上晶莹的毯子，那儿幸福好象永远不会完结，因为它万古长春，正如人家所说的那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连绵不断，乃至无穷……”

他再说不出话来。我用力抱住“半拉人”的身躯。一个巨浪猛击过来，震撼船头，顿时感到海水拍打在我的背上，我合上眼睛，想着上帝，就在这一瞬间，完全失去了知觉，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了。

十六

不知何时，我又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生命的存在。我觉得极度寒冷，也只有这刺骨的寒冷才使我知道自己还活着，因为对发生过的事情，我脑子里一点印象都没有了，而且也不明白我新的处境。随着神志逐渐清醒和迷糊状态的消失，我便发现自己平躺在沙滩上。有几个人在我的周围，关切地观察着。我首先听到的是：

“可怜的小家伙！……醒过来了。”

我慢慢地恢复生气，同时也恢复对事情的记忆。我想起了马西亚尔，大概当时开口说出第一句话，就是打听他的。谁都不能回答。在围住我的人中，认出了霹雳号的几个水手；我向他们打听“半拉人”的下落，大家一致认为他遇难了。然后，想知道我是怎么遇救的，但他们也没有给我提供情况。

我不知道大家给我喝了点儿什么；把我弄到附近一间屋里。在那里，既挨近火又有位老太照料，我恢复了健康，但体力一下还恢复不过来。这时，大家才对我说，当时另一艘单桅出海打捞霹雳号和一只同样遇难的法国船的尸体，发现我和马西亚尔在一起，所以能够使我脱了险。那位临终的难友则与世长辞了。我还获悉，从沉船渡海上岸时，有几个人不幸遇难了。

想知道马莱斯皮纳怎么样，可是没人告诉我关于他们

父子俩的情况。打听圣安娜号，说是已经幸运地抵达加的斯了。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决定立即启程去会我的主人。我是在瓜达尔基维尔河右岸的海岸边上，距离加的斯相当远。要尽早走完那么远的路，就得马上出发。但为了恢复体力，我又等了两天，最后，由一个同路的水兵陪着，向桑卢卡尔进发了。记得那是二十七日早晨，我们过了河，然后就沿着海岸继续徒步前进。陪我的那位水兵是个直性子，人又乐天，所以在我那种精神状态下，一路都愉快得不能再愉快了，当时我为马西亚尔的死，为在船上亲眼看到的最后情景，还在萎靡不振呢。我们沿路交谈这次战斗以及随之而来的遇难事件。

“‘半拉人’是个好水兵。”同路的伙伴说，“可是六十多岁这把年纪，谁硬要他出海的呢？他送了命，活该！”

“他是个勇敢的水兵，”我说，“他那么喜欢打仗，一身的毛病都没有动摇他来舰队的决心。”

“可是我要离开舰队，”水兵又说。“我再不想打海仗啦。国王发饷太少。再说，要是你打瘸了腿或成了全残废，他们就会跟你说：‘晚安，再见啦！’、‘我是不是见过你呢，可记不起来了！’国王对待效力他的人那么坏，简直不可思议。您还想怎么样？二十一日参战的大部分舰长很久都没有领到月饷。去年加的斯有位舰长，都不知怎么养活自己，怎么养活子女，就到旅馆当差去了。尽管他极力掩饰自己的狼狈相，还是让他的朋友们发现了，最后是这些朋友使他摆脱这么低微的状态。这种事，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没有。而英国

人赢我们，国王他们还大惊小怪呢！我就不说装备吧，那些军火库都是空空的。不管你怎么向马德里要钱，他们一个子儿也不给。的确，国王所有的金银财宝，都用来给宫廷的老爷们发薪俸啦。他们当中收入最多的就是那个‘和平亲王’，他担任国务大臣、首相、海陆军大元帅和近卫军队长的月薪，共达四万大杜罗^①……说过了，我不愿意为国王效劳。回家跟老婆和孩子过日子去，因为我的服役期已经满了，过几天他们就会批准。”

“小老兄，既然您轮到在几乎没参战的霹雳号，那就不能发牢骚嘞。”

“我不是在霹雳号。我是在巴亚马号，它无疑属于那些打得比较好，打得比较久的船只。”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巴亚马号被俘了，它的舰长也牺牲了。”

“是这样。”他答道，“我现在每当想起迪奥尼西奥·阿尔卡拉·加利亚诺、这位全海军最勇敢的准将时，还想痛哭一场呢。确实，他脾气大，不容许出一点点小差错，可是他这种非常严厉的作风，倒使得我们更喜欢他了。因为一个严厉的舰长，如果严厉而又公正，就会令人肃然起敬，末了赢得人们的爱戴。还可以说，当今世界上没有比迪奥尼西奥·阿尔卡拉·加利亚诺更加慷慨、豪爽的人了。他招待朋友的时候，从来不小肚鸡肠的。有一次在哈瓦那，他在自

^① 西班牙银币，一杜罗相当五个比塞塔。

己船上举行宴会就花掉一万杜罗。”

“我还听说，他是航海方面的行家。”

“航海方面吗？他比梅林，比一切神学家还要渊博^①。他还绘制了数也数不清的地图、发现了在天涯海角的不知什么大陆！这样的人才，竟给派去打仗，象见习水手那样死掉！……我来给您讲讲巴亚马号上发生的情况吧。战斗一开始，迪奥尼西奥·阿尔卡拉·加利亚诺就知道我们输定了，因为那个该死的大转弯……本来我们是在后备队，却落到了队尾。纳尔逊绝不是傻瓜，他看到我们的队形就说：‘如果我两点分割，两面合击，那连一只也跑不掉。’果然这个坏家伙就这么干了。由于我们队列这么长，所以‘首不顾尾’^②。他用摆成楔子形的两个强大纵队把我们分个儿击溃。这楔子形，据说是摩尔人的首领亚历山大大帝^③采用的兵法；现在据说拿破仑也在使用。事实上，我们是被包围、被分割，一条一条被收拾的，那样，我们就不可能互相救应，而且一条船就得对付三四条船了。

“那么您瞧，巴亚马号也是首先投入战火的。阿尔卡拉·加利亚诺中午检阅了全体官兵，检查了各个炮位，给我

① 梅林：欧洲中世纪关于亚瑟王传说中的预言家和幻术家。西班牙语说“比梅林还要渊博”意即“非常博学”。

② 纳尔逊的话。——原注

③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马其顿国王(公元前336—前323)腓力二世之子。即位后，镇压希腊各城邦的反马其顿运动，大举侵略东方。在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的领域内，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三二三年亚历山大病死后，帝国迅即瓦解。

们做了动员。他在动员中指着国旗说：‘先生们，诸位都要把这面旗当作是钉死的！’我们早就知道指挥我们的是哪种人，所以，这种话并没有使我们感到奇怪。然后，他对管旗的海上警卫堂阿隆索·布特龙说：‘你注意保卫它！没有一个加利亚诺会投降，也没有一个布特龙会屈服。’”

“遗憾的是，”我说，“这些人物，既然没有被委任指挥舰队，也没有得到一个配得上他们优秀品质的统帅。”

“真是遗憾哪！您瞧发生了什么事吧。开始接火了，您既然在三位一体号，准会知道那是够瞧的。三条船从左右飞过来的炮弹，把我们打得千疮百孔。从一开始，伤员就象苍蝇一样密密麻麻地倒下一大片；舰长他自己的腿上也受了严重挫伤，接着，一块木片崩在头上，给他造成很大的伤痛。但您以为，这一下他就吓坏了，忙着敷膏上药了吗？没有的事！他仍然在后甲板上若无其事，尽管他最亲爱的人纷纷在他身旁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阿尔卡拉·加利亚诺指挥操作，指挥炮兵，就好象我们正在广场前面欢呼敬礼一样。一颗微不足道的子弹嗖地打掉他的望远镜，这使他微微一笑。我现在还好象正在看着他。伤口流出的血，染红他的制服和双手，而他则只当作海浪溅起的咸水珠，不加理会。由于他性格有点莽撞，脾气又很急躁，所以大喊大叫，那么怒气冲冲地发号施令，以致我们要不是因为义务而服从，也会因为害怕而遵命了……然而，所有的一切终于猝然结束了，一颗不大不小的炮弹炸掉他的头，他当场就牺牲了。这回热情完了，虽然还在战斗。我们敬爱的舰长一倒

下,就被覆盖住不让大家看到,可谁也不会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情。经过一场由国旗的尊严支持着的拼死搏斗以后,巴亚马号向英国人投降了。英国人一定要把它拖到直布罗陀,如果它在被拖到之前不象我猜想那样沉掉的话。”

结束这段叙述,又讲完自己如何从巴亚马号到圣安娜号以后,我的战友重重叹了一口气,就久久不作声了。但由于路途遥远而枯燥,我想重新再谈起话来,开始讲我见到的事,最后讲到与小马莱斯皮纳转乘霹雳号。

“啊!”他说,“是不是二十三日晚运到单桅,又从单桅运上岸的一位年轻炮兵军官?”

“就是他,”我说,“对了,还没有人告诉我他的下落呢。”

“可他是在第二只救生艇遇难的人当中的,艇没能够到岸。健康的人里,有几个脱了险,其中有这位炮兵军官先生的父亲。但受伤的都淹死了,不难理解,这些不幸者不能游到岸边去。”

一听到小马莱斯皮纳的噩耗,我顿时愣住了;悲伤正等着我倾慕的和不幸的小女主人的这种悬念,充满了我的胸际,淹没了我所有的宿怨。

“多可怕的灾难啊!”我叹息道,“那么就得上我把这么悲惨的消息带给他伤心的家属喽?可是先生,您敢肯定您说的话吗?”

“我亲眼看到他的父亲痛苦呻吟,那样撕心裂肺地苦诉这件不幸的细节。据他说,他救了艇上所有的人,而且肯定说,如果他想只是救自己的儿子,那是可以不顾其他一切人

的性命来达到目的的。尽管这样，他还是宁可救多数人，虽然为多数人牺牲他儿子的性命，他就是这样做了。看来，他是一位非常善良、非常能干、非常勇敢的人。”

这席话使我那么伤心，我不再谈下去了。马西亚尔死去；马莱斯皮纳死去！我要带给主人家何等可怕的消息！一时我几乎下决心不回加的斯，让偶然的机会或众人的传说把这么悲戚的消息传到有那么多忐忑不安之心的家中去吧。然而，我必须面见堂阿隆索，去禀告我的表现。

我们终于到了罗塔，并由罗塔乘船抵达加的斯。诸位读者，你们不能想象居民们听到舰队惨败的消息时多么激动！出事的消息渐渐传来，尽管很多水兵、船员还下落不明，但大部分船只的命运已经清楚。街头巷尾随时随刻，当哪个刚回来的人讲述所知的死难者、提及永不归者的姓名时，都出现天地同悲的情景。码头上挤满了人，他们辨认着伤号，希望找到父亲、兄弟、孩子或丈夫。我目击疯狂喜悦的场景，以及悲痛欲绝的哀情。希望成了泡影，猜疑在大多场合被证实，在这场伤心的对命运的赌博中，赢的人比输的人要少得多。圣玛丽亚海岸^①上出现的尸首给千家万户驱散疑云，还有万户千家仍然盼望在被解到直布罗陀的俘虏中找到亲人。

为向加的斯人民表示敬意，我应该说，从来没有哪个城市居民那么努力地救护伤员，并且不分本国的，敌国的，在

^① 系指加的斯以北圣玛丽亚港的海岸。

博爱的宽阔旗帜下，一视同仁。柯林伍德都在他的回忆录中写明了我同胞的这种高尚气质。也许是罹祸的规模使一切的怨恨都消释了。认为只有灾难才使人成为兄弟，岂不可悲吗？

在加的斯，我可以在整体上了解到战斗的行动了。虽然我是参加了战斗，但只了解一些个别的情况，因为战线之长，运动之复杂以及舰只遭遇之不同，使人不可能了解战斗的全貌。据那儿的人对我讲，除三位一体号外，沉没的船只还有由堂安东尼奥·帕雷哈指挥、九十二门炮的阿耳戈英雄号和由堂费利佩·卡希加尔指挥、八十门炮的圣奥古斯丁号。随同格拉维纳的阿斯图里亚斯太子号回到加的斯的有：八十门的蒙塔涅斯号（舰长阿尔塞多及大副卡斯塔尼奥斯阵亡）；由堂米格尔·加斯东指挥、七十六门的圣胡斯托号；由堂何塞·克维多指挥、七十四门的圣莱安德罗号；由堂路易斯·弗洛雷斯指挥、七十四门的圣方济各号；由马克多内利指挥、一百门的霹雳号。二十三日，这些战舰中出海去营救在望船只的是：蒙塔涅斯号、圣胡斯托号、圣方济各号和霹雳号。但后两艘在海岸沉没。遭同样命运的还有阿古莫萨指挥、七十四门的君主号以及八十门的海神号——它的英雄舰长堂卡耶塔诺·巴尔德斯，于“十四日”战事已名声显赫，这次险遭不幸。被俘的舰只有：巴亚马号（到达直布罗陀以前即已告毁）；圣伊尔德丰索号（七十四门炮，舰长是巴尔加斯，被带到英国）以及内波穆塞诺号（在直布罗陀停泊多年，被留作纪念或作神圣遗物）。圣安娜号在我们

离开的当晚幸运地回到加的斯。英国人也丢了几艘战斗力强的舰艇；他们分享舰队司令纳尔逊的荣耀归天的将官，也不乏其人。

至于法国人，自不必说，他们的损失与我们的一样大。除了四艘舰只跟迪马诺尔没有投入战斗就退却（这是帝国海军身上长期不能抹去的耻辱）以外，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的盟军表现英勇。维尔纳夫企望有朝一日人们忘掉他的过失，勇猛战斗到底，被俘解直布罗陀。其余很多将领落入英国人的手，一些献出生命。他们的船只遭到我们一样的命运；一些跟格拉维纳撤了；一些被俘了；许多则覆没在海边。阿希尔号战斗中炸毁，我在上面已讲过。

然而，我们的盟军——骄傲的法兰西，虽遭如此惨祸，但对这次战争的结果，并没有象西班牙付出那么高昂的代价。如果说它失掉海军最精锐的部分，那么它在陆战上同时却取得重大胜利。拿破仑用很短时间就把大军从拉芒什海峡①沿岸调运到中欧，实行他对奥地利庞大的作战计划。十月二十日，特拉法尔加战斗的前一日，拿破仑在乌尔姆②阵地检阅奥军部队，并接受该部队将领的投降。两个月以后，同年十二月二日，在奥斯特里茨③战场赢得拿破仑王朝最辉煌的战果。

① 现称英吉利海峡。

② 联邦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城市名。法军在此击溃奥军，直捣奥京，并于十一月攻下维也纳。

③ 奥斯特里茨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摩拉维亚地区的斯拉夫科镇的旧称。一八〇五年十二月拿破仑在这里大败俄国和奥地利帝国联军。

这一系列胜利冲淡了法兰西在特拉法尔加的失利。拿破仑亲自下令各报不予报道特拉法尔加事件。当他知道他的英国死敌胜利的消息，只是耸耸肩膀说：“我不能无所不在。”

十七

我想拖延去见主人的时间。可由于我又饿又冷、无处容身，最后还是去了。在走近堂娜弗洛拉的家时，我的心跳得那么厉害，每迈一步都要停下来喘气。去报小马莱斯皮纳的丧所产生的巨大的痛苦是以那样难忍的沉重压抑我的心灵，倘若我就是这件不幸事件的罪责者，那也不会更加难熬。终于到了，进屋了。我在院子的出现，引起极大的震动。听到楼上走廊一阵很响的脚步声，我还来不及开口，就被紧紧地抱住了。很快就认出堂娜弗洛拉的脸蛋，这天抹的脂粉还多过祭坛的装饰屏，它由于我的出现在这位尊贵老太心中激起的喜悦都大大地变了形。什么小白脸、小心肝、小天使等等一大串美名儿毫不吝啬地送过来，也没有使我脸上露出一丝的笑容。我一上楼，大家都动了起来。听到主人说道：“这不就是他么！谢天谢地！”我进大厅，堂娜弗朗西斯卡就向我迎过来，急死人地问：

“可堂拉斐尔呢？堂拉斐尔怎么啦？”

我好一阵心慌意乱，无所适从，话音堵在喉咙口，没有勇气吐出那个不幸的消息来。他们一再提出这个问题，这时，看到我的小主人从隔壁屋子走出，她面色苍白，双眸惊

惧，整副表情都显出为苦痛所占有。她射来的目光，使我失声大哭起来，所以我不用说一句话，罗西塔就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便晕倒了。堂阿隆索夫妇连忙救护，把自己的悲痛藏在心底。堂娜弗洛拉脸上蒙上一层愁云，把我喊到一边，要看我是不是完整无缺地回来，对我说：

“这样说来，这位小少爷是死掉罗？我早就想到了，也跟帕卡说来着，可她呀，没完没了地祷告，以为能够救他呢。既然万事都随天意……可你好好的，没出事，该有多么高兴哪！你一点也没有吃亏吧？”

屋里笼罩着悲戚哀伤的气氛，是不可能用言语来形容的。整整一刻钟内，只听到大恸、大叫和抽抽搭搭，因为马莱斯皮纳的家属也在那里。可上帝让事情产生多么奇特的收尾啊！从通知这个消息起过了（我说过）一刻钟，一个响亮的尖嗓门刺入我的耳际。这是堂何塞·玛丽亚·马莱斯皮纳的声音，他在院子里嚷嚷，叫他的老伴，叫堂阿隆索和小主人。最令我纳罕的是，这位大骗子的嗓音好象跟平日一样高兴，我觉得在发生了那不幸的事以后，这是非常不合适的。我们赶忙迎上去，当见到他象过节一样喜上眉梢时，我立即傻了眼。

“可是堂拉斐尔！……”主人讶然对他说。

“安然无恙，”堂何塞·玛丽亚接过话头，“就是说，无恙是假，脱险倒是真。因为他的伤已经不必担心了。那个笨蛋大夫认为他就要死。可我完全清楚他死不了。那些小的外科医生都得瞧我的！是我把他医好了，先生们，我，我，用

一种崭新的、异常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治疗方法。”

这番话突然从根本上改变了情况，使主人们个个目瞪口呆；随后，是一阵大喜替代了原先的沉痛；最后，他们在极度兴奋之余，想到这个谎报，便对我严加质问，为我给他们造成这场非同小可的虚惊而大加训斥。我辩解说，人家是象我所说的那样告诉我的。于是堂何塞·玛丽亚大为光火，骂我是“小滑头”、“骗人精”、“淘气鬼”。

果然，堂拉斐尔还活着，并脱离了危险。但他留在桑卢卡尔的熟人家里，同时他父亲来加的斯找家人前去护理。读者大概不清楚造成我那样好心报丧的错误缘起。但我敢打赌，所有读到这里的人都会猜测是老马莱斯皮纳惊人的谎言把这个假噩耗传到我的耳边。恰恰就是这样。据我后来陪送那一家人到桑卢卡尔时所知，堂何塞·玛丽亚杜撰了一部关于他自己的英雄主义和本领高强的小说，在许多小圈子里讲述他儿子的死这件奇闻逸事，臆造的详情细节那么激动人心，以至一连几日这位伪造的主人公因自我牺牲和大无畏的精神受到大家的称颂。他说，艇沉了，是救他儿子还是救大家，他必须作出抉择。为了更加仗义，更加仁爱，他决定拯救大家。他把这个神话传说渲染得如此淋漓尽致、如此趣味无穷、同时又如此逼真可信，使很多人都深信不疑了。然而，这个骗术很快就被识破，谎言没持续多久，尽管还来得及传到我的耳朵，逼使我把它传到家里去。我对老马莱斯皮纳讲话的真实性虽然一向十分怀疑，但怎么也想不到他在这样严肃的事情上居然也撒起谎来。

这种强烈的激动过去以后，我主人便陷入深深的忧郁，几乎一言不发。仿佛最后的幻想破灭，他的灵魂就已经向人间付清了一切帐目，正在准备走完末尾的一段路程了。马西亚尔的永诀，就是夺去了唯一能与他象孩子似地共度晚年的朋友，再没有人跟他玩小船了，他便在深切的忧思中憔悴下去。堂娜弗朗西斯卡甚至连看到他那样颓唐的精神状态，还一味折磨他，我到的那一天就听到她对他说：

“你们干得好漂亮哪……你看呢？你还不满足吗？去哇，上舰队去哇！我有理还是没有理？唉！要是大家都听我的……你现在可学会了吧？你看到上帝是怎么惩罚你的咯？”

“女人家，让我安静一点吧！”主人痛苦地回她一句。

“那么现在我们没有舰队，没有水兵了，如果继续跟法国佬联合下去，那我们甚至连行动的自由也没有了……但愿这些老爷们不要忘恩负义。出洋相的，是那个维尔纳夫老爷。不，还有格拉维纳，如果他象丘鲁卡和阿尔卡拉·加利亚诺他们俩那样也反对出海，那就可能避免这场叫人心碎的灾难。”

“女人家……这你懂什么？你别来折磨我了！”我的主人很不高兴地说。

“我怎么不懂？比你懂。唔，对，我还要说一遍。格拉维纳也许很高尚很勇敢，可眼下的……干的好事！”

“他做了他该做的事。如果我们被看作胆小鬼，你认为好吗？”

“不是胆小，倒是谨慎。对！我说的，我再说一遍：西班牙舰队是不该顺从维尔纳夫先生的怪癖和利己主义开出加的斯去的。这里的人讲，格拉维纳本来跟他的同僚一样也不主张出海，但是维尔纳夫为作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壮举跟他的主子和解就决定出海了，所以他极力伤我们人的自尊心。看来格拉维纳提出的理由中有一条就是天气不好。他看着房舱里的气压表说：‘你们没看见气压表在预报坏天气吗？你们没见降得怎么低？’维尔纳夫当即生硬地说：‘这儿降低的是勇气。’听到这句侮辱话，格拉维纳倏地站了起来，气昏了，当场就拿这个法国佬在菲尼斯特雷角的胆怯行径来出他的丑。带刺的话你来我往，相当激烈。最后，我们的舰队司令大声喊道：‘明天就出海！’可我认为格拉维纳不该理睬法国佬的狂言，哎，不。最重要的问题是谨慎行事，尤其是他一向知道联合舰队没条件和英国舰队打。”

这个意见，当时我觉得有失民族尊严，但后来我却觉得挺有道理。堂娜弗朗西斯卡言之有理，格拉维纳不该迁就维尔纳夫的出海要求。我这样说，也许会使人民在那值得纪念的时刻加在这位西班牙舰队司令头上的桂冠减色吧。

我不否定格拉维纳的功绩，但我认为在这次战斗以后以及在他去世^①的日子里对他的赞颂，是过分夸大了。一切表明，格拉维纳是一位真正的君子，一位勇敢的水兵。但

① 一八〇六年三月因伤治无效身故。——原注

或许因为过于文质彬彬，缺乏战争持久经验所形成的果断，也缺乏象海军那样困难的专业所应具有的良好素质，这种素质只有坚持不懈地学习海军专业知识才能达到。格拉维纳是分舰队一位好司令，如此而已。具有预见、沉着、百折不挠的坚定等统率大军的组织品格，只是堂科斯梅·达米安·丘鲁卡和堂迪奥尼西奥·阿尔卡拉·加利亚诺他们俩才具备。

我的堂阿隆索老爷反驳了老伴的最后几句话。当她出了屋，我便发觉这位可怜的老人象我们分别的那天夜里在圣安娜号房舱那样虔敬地祷告。打那天起西斯涅加老爷就一个心眼儿地祈祷，以祈祷来度过他的余生，直至上了“永不返航之舟”。

他在自己女儿与堂拉斐尔婚后很久才过世，婚礼是在大海战之后两个月举行的。这次大海战西班牙人管它叫二十一日战斗；而英国人，鉴于该战发生在特拉法尔加岬角，称之为“特拉法尔加之战”。我的小女主人在贝赫尔一个虽是冬天的晴朗的早上结了婚，并随即动身到梅迪纳—西多尼亚去，那里已经准备好了住房。在婚礼前的一些日子里，我亲眼看到她的幸福；然而她却没有察觉控制着我内心的沉痛，而且即使察觉这种沉痛，也不会了解它的原因。她在我眼前愈来愈高不可攀，而我面对她的美貌和她的阶级的双重优势，愈来愈觉得自己地位低贱。当我习惯于这令人赞叹的优美集成品，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属于我的想法的时候，我也就心安理得了。因为这种逆来顺受的心境，是摒弃

一切企望的，是一种死亡似的安慰，故而便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了。

在他们结了婚并动身去梅迪纳—西多尼亚的当天，堂娜弗朗西斯卡吩咐我也到那里去伺候这对新婚夫妻。我是晚上去的，在踽踽独行的旅程中，不断与自己的思想感情作斗争，接受这对新人家里的差事或永远拒绝，在这两者之间犹豫不定。翌晨抵达。我走近那房子，进了那花园，脚踏上那门前的第一级台阶，就站定了，因为整个人都陷入了迟疑不决的状态中，需要停下来好好权衡一下。这种姿态大概持续半个多小时。

房屋里笼罩着一片沉寂的气氛。头天结婚的新人，无疑正沉浸在他们宁静的还未被痛苦侵扰的爱情的第一个梦乡。我不禁想起她和我青梅竹马的遥远时代。那时，对于我，罗西塔是盖世无双的；对于她，我如果不是无双的，至少也是有所喜爱，而且一小时不见就会想念的。这么短的时间，变化多大啊！

我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洋溢着新婚燕尔的气息，却又象是对我的孤独进行一次凌辱。虽值冬季，但觉满园花木扶疏，门前遮荫的葡萄架霍然藤繁叶茂，要盖护出来慢步的新夫妇。日丽风和，轻拂着这个安乐窝——搭窝的第一批稻草还是我为他们传递情书而亲自帮着拾掇起来的呢。我觉得冻伤的玫瑰树上姹紫嫣红，恍惚棵棵橙树全是香花美果，无数的百鸟飞来啄食，共享这盛大的喜宴。我的思绪，我的幻觉只是在四下的沉寂被那清脆的嗓音——在我心中回

荡，使我嗦嗦发抖——打破时，才告中断。那个愉快的嗓音使我产生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觉，一种不知是怕是羞的感觉；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一个猛然的决定使我离开门口，我飞步跑出花园，活象一个怕被发现的小偷。

我主意拿定了。立即离开梅迪纳—西多尼亚，决定既不在这个家，也不在贝赫尔的家当差了。我稍稍考虑一下，决定到加的斯，然后由那里去马德里。我是这样做了，同时战胜了堂娜弗洛拉的百般讨好，她妄图用她爱的残花结成链条把我捆住。自那天以后，我经历了多少值得一讲的事情啊！命运已经把我带到特拉法尔加，后来又把我带到其他一些或荣或辱的场所，但它们都是值得回溯的。你们想知道我的全部生活吗？那么请候片刻，我将在另一本书有所奉告。

一八七三年一至二月于马德里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特拉法尔加

作者 = (西班牙) 加尔多斯著邓宗煦译

页数 = 1 7 7

S S 号 = 1 0 3 3 8 3 4 7

出版日期 = 1 9 8 5 年 0 7 月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